

余光中集

第三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余光中集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诗歌 诗歌 诗歌 散文 散文 散文 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 集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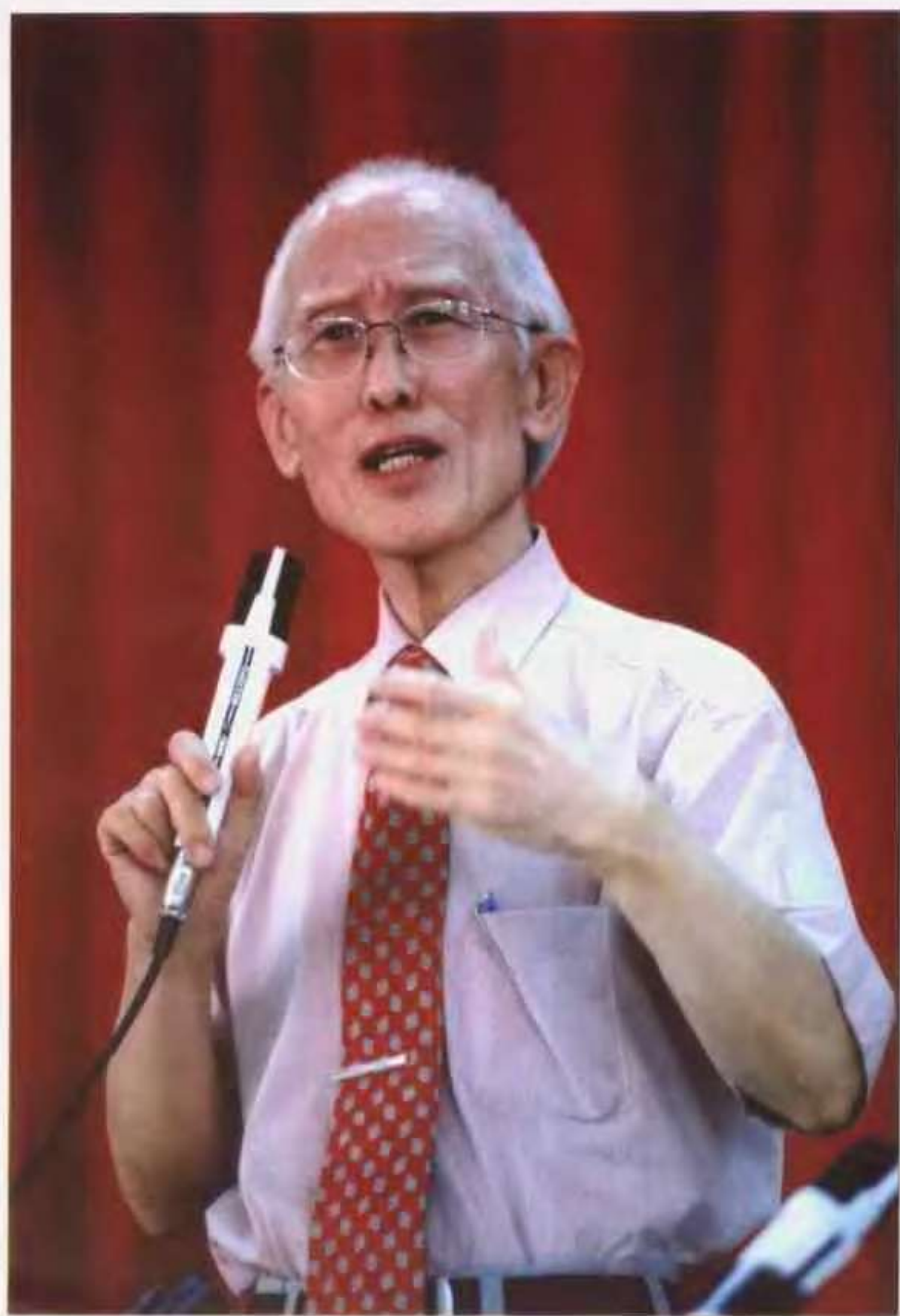
余光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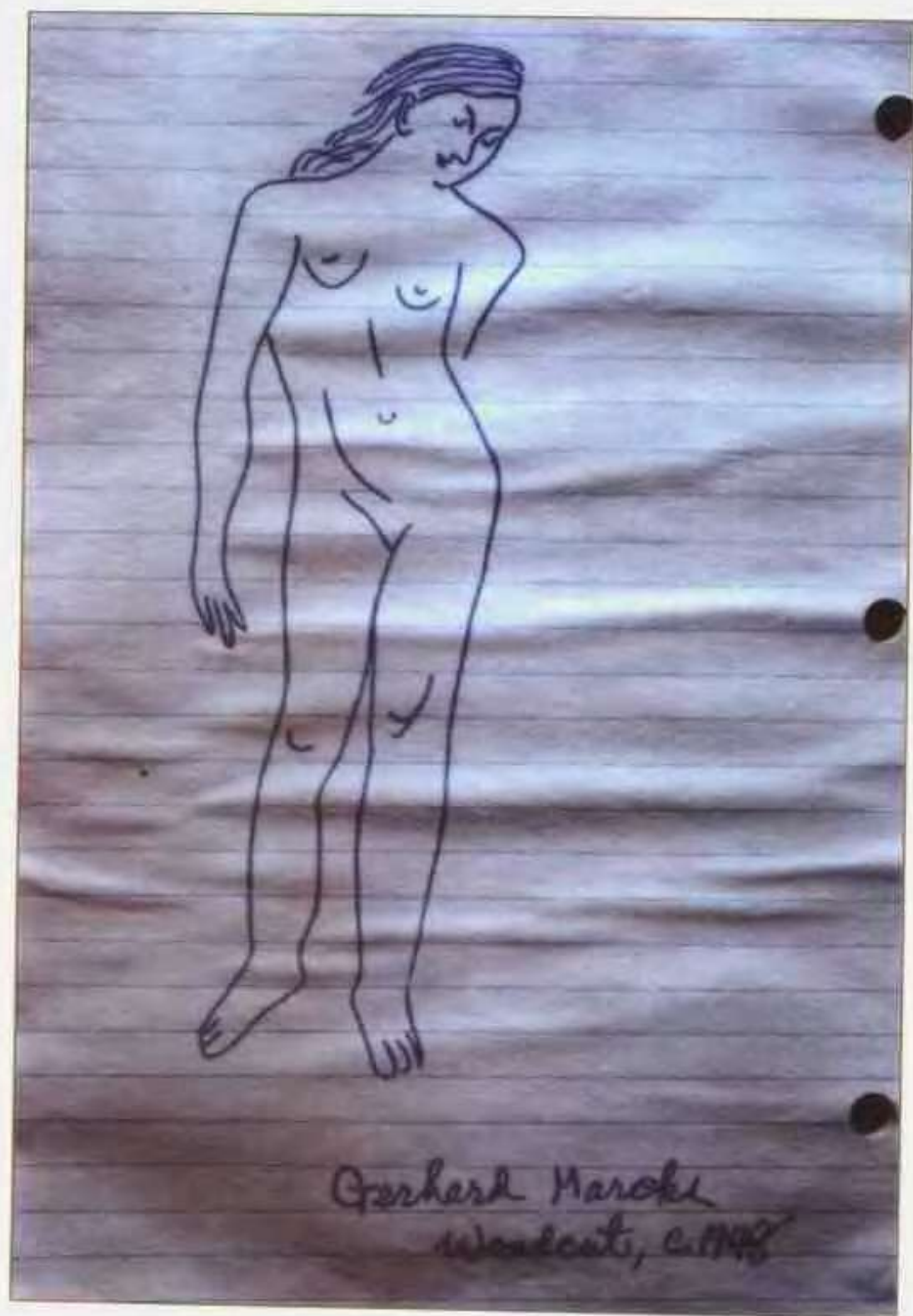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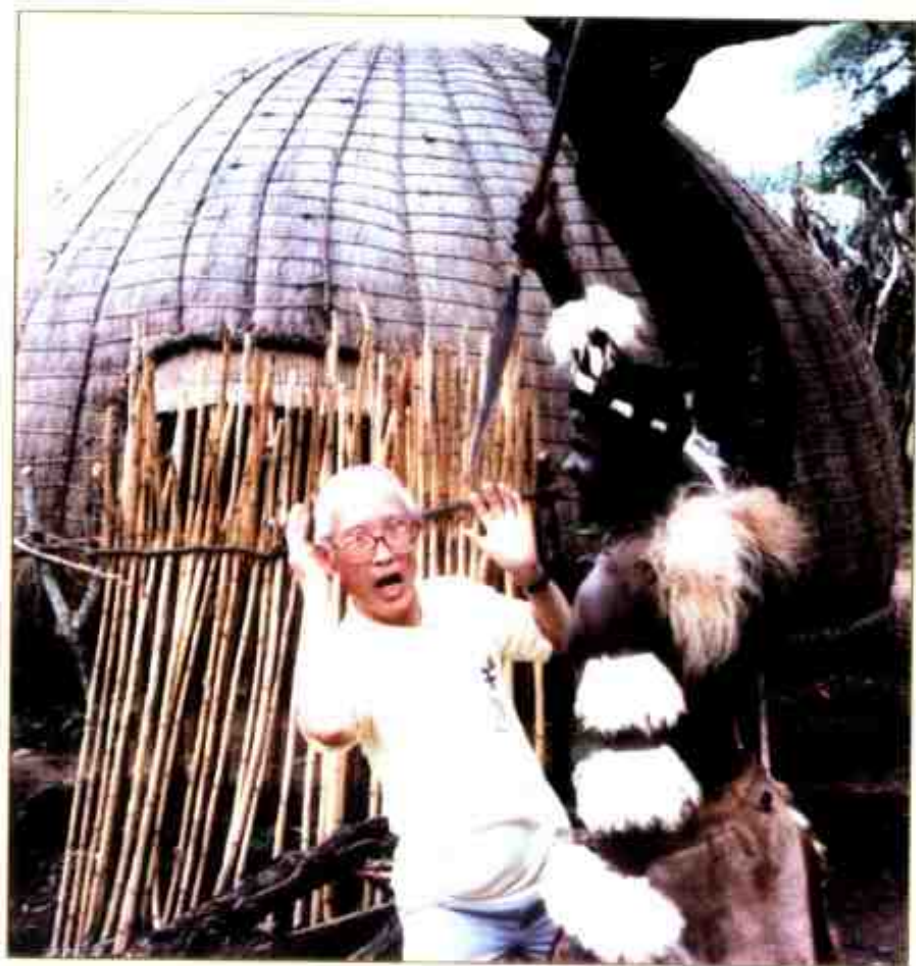
五十年前，我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北出版。半世紀來，我在台灣出版的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與譯書，加上詩選與文選，也恰滿五十年。若論創作時間，我的第一首詩入沙潭投稿，也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八年。

NAH68/03





1958年留美时期，临摹德国画家
马尔克司元木刻



1991年，南非祖鲁族战士挥长戈刺来



1976年8月，纽约 中夏志清，右何怀硕



1978年，与许倬云、刘国松摄于香港



1995年，为厦大学生签名

第三卷目录

紫荆赋

十载归来赋紫荆·····	(3)
——自序	
飞过海峡·····	(7)
夜色如网·····	(9)
七字经·····	(10)
最薄的一片暮色·····	(11)
一枚松果·····	(13)
你仍在岛上·····	(14)
——怀念德进	
夸父·····	(16)
敬礼,木棉树·····	(17)
鱼市场记·····	(19)
插图·····	(22)
小木屐·····	(23)
——木屐怀古组曲之一	
踢踢踏·····	(24)

——木屐怀古组曲之二

旧木屐	(26)
-----------	------

——木屐怀古组曲之三

长青树	(29)
长跑选手	(31)
你是那云	(32)
土地公的独白	(34)
橄榄核舟	(36)

——故宫博物院所见

飞碟之夜	(38)
------------	------

——罗青画展所见

孤松	(40)
----------	------

——赠答管管

黄昏	(42)
梅花岭	(43)

——遥祭史可法

山中暑意七品	(45)
进出	(50)
六把雨伞	(52)
松下有人	(57)
松下无人	(58)
毋忘我	(59)

——吊苏恩佩

黄河	(61)
昭君	(65)
甘地之死	(66)

甘地朝海	(68)
甘地纺纱	(71)
松涛	(73)
过狮子山隧道	(75)
山中一日	(77)
远方来信	(79)
哀鸽	(81)

——库页岛上空招魂

初春	(82)
不忍开灯的缘故	(83)
雾失沙田	(84)
布谷	(86)
蛛网	(88)
别门前群松	(89)
心血来潮	(91)
火车怀古	(93)
堤上行	(95)

——赠罗门之一

漂水花	(96)
-----------	------

——赠罗门之二

紫荆赋	(97)
东京新宿驿	(99)
两个日本学童	(101)
伞中游记	(104)
所谓永恒	(106)
国际会议席上	(107)

捉放蜗牛	(109)
东京上空的心情	(111)
十年看山	(113)
老来无情	(115)
别香港	(117)

梦与地理

问烛	(121)
纸船	(123)
海劫	(124)
水平线	(126)

——寄香港故人

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127)
拜托, 拜托	(130)
一把旧钥匙	(131)
香港结	(133)
飞瀑	(135)
石器时代	(136)
望海	(138)
梦与地理	(139)
欢呼哈雷	(141)

——*Hail Halley, Hallelujah Halley.*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144)
控诉一支烟囱	(145)
重回沙田	(147)
中国结	(149)

挖土机	(150)
垦丁的一夜	(152)
古风三首	(155)
——送国彬远行并赠锡华、维梁	
珍珠项链	(158)
泳者	(160)
昙花	(162)
雨声说些什么	(163)
水晶球	(165)
放心吧,钦差大臣	(167)
——焚寄林则徐	
对灯	(169)
高雄港的汽笛	(171)
停电夜	(173)
天问	(175)
大度山怀人	(177)
垦丁十九首	(179)
许愿	(189)
透视	(191)
武陵道上见雪山	(194)
爬山的次日	(195)
——献给大尖山	
一双旧鞋	(197)
叫醒太阳	(199)
梦与膀胱	(201)
蜀人赠扇记	(202)

——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

【附录】

读〈蜀人赠扇记〉·····	流沙河(205)
中元月·····	(208)
铜辟邪·····	(210)
无须警告我夜有多深·····	(212)
壁虎·····	(214)
鹰·····	(216)
连环·····	(218)
——仿卞之琳诗意	
冰上舞者·····	(219)
——东德选手薇特	
冰上卡门·····	(221)
——卡塔丽娜·薇特	
还乡·····	(222)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中国结·····	(225)
向日葵·····	(227)
秦俑·····	(229)
——临潼出土战士陶俑	
听容天圻弹古琴·····	(232)
后记·····	(233)

安石榴

第一辑

埔里甘蔗·····	(241)
-----------	-------

初嚼槟榔	(243)
安石榴	(245)
削苹果	(247)
莲雾	(248)
南瓜记	(250)
荔枝	(253)
水蜜桃	(255)
葡萄柚	(257)
芒果	(259)

第二辑

秘密	(261)
高处	(262)
台南的母亲	(264)
漂水花	(266)
耳顺之年	(268)
送二呆去澎湖	(270)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	(272)
龙坑遇雨	(275)
惠荪林场	(277)
雨,落在高雄的港上	(278)
跳水者	(280)
纽约的视觉	(282)

——题徐清波摄影册

百潭寺之囚	(285)
-------------	-------

——全斗焕

宜兴茶壶	(287)
------------	-------

——谢柯灵先生

冬至	(289)
送别魏端	(290)
后半夜	(291)
兰屿六景	(293)
带笑的脸孔	(297)

——应李泰祥之邀为缺陷的孩子所写

夜饮普洱	(298)
多伦多的心情	(300)

——寄赠国彬

金陵子弟	(304)
------------	-------

——寄赠绍班

镜中天地	(306)
------------	-------

——题我存摄影十题

腕表	(312)
星光夜	(314)

——梵谷百年祭之一

荷兰吊桥	(316)
------------	-------

——梵谷百年祭之二

向日葵	(318)
-----------	-------

——梵谷百年祭之三

深宵不寐	(320)
欧菲莉	(322)
谢楚戈赠屏风	(324)
面纱如雾	(326)

——长女珊珊的婚礼上

在渐暗的窗口	(328)
造山运动	(330)
警告红尾伯劳	(332)

第三辑

在我们这时代	(333)
雪的感觉	(336)
相思树下	(338)
独坐	(340)
后记	(341)

五行无阻

东飞记	(347)
洛城看剑记	(349)

——赠张错

初夏的一日	(352)
木兰树下	(354)
闻锡华失足	(356)
海是邻居	(358)
雨霖铃	(361)
纸船	(362)
人鱼	(363)
三生石	(364)

【附录】	(368)
------------	-------

五行无阻	(369)
西子湾的黄昏	(371)
母与子	(372)

玉山七颂	(374)
小毛驴	(379)
——兼赠文飞	
登长城	(381)
——慕田峪段	
访故宫	(383)
风筝怨	(386)
周年祭	(388)
——在父亲灵前	
圣奥黛丽颂	(390)
——吊奥黛丽·赫本	
嘉陵江水	(392)
——遥寄晓莹	
桐油灯	(395)
撑竿跳	(397)
抱孙	(399)
海外看电视	(401)
读唇术	(403)
私语	(405)
未来	(408)
缪斯	(409)
火金姑	(410)
在多风的夜晚	(412)
裁梦刀	(414)
同臭	(416)
残荷	(417)

——题杨征摄影

白孔雀	(418)
-----------	-------

——观杨丽萍舞

老来	(420)
非安眠曲	(421)
停电	(423)
无缘无故	(425)
老树自剖	(426)
后记	(427)

高楼对海

喉核	(435)
----------	-------

——高尔夫情意结之一

麦克风,耳边风	(436)
---------------	-------

——高尔夫情意结之二

十八洞以外	(438)
-------------	-------

——高尔夫情意结之三

厦门的女儿	(439)
-------------	-------

——谢舒婷

浪子回头	(442)
木星冲	(445)
抱孙女	(447)
为孙女祈祷	(451)
食客之歌	(453)
劝一位愤怒的朋友	(455)
深呼吸	(456)

——政治病毒一患者的悲歌

灿烂在呼唤..... (460)

——写在夏菁七十岁生日

母难日(三题)..... (463)

登高..... (466)

——重九日自澳洲返台

悲来日..... (468)

——百年多是几多时

秋后赖账..... (470)

夜读曹操..... (472)

隔一座中央山脉..... (474)

——空投陈黎

【附录】

与永恒对垒..... 陈黎(476)

——和余光中老师

与海为邻..... (478)

高雄港上..... (481)

祷问三祖..... (483)

苗栗明德水库..... (485)

不朽的旱烟筒..... (486)

吊济慈故居..... (489)

飞越西岸..... (491)

时装模特儿..... (493)

雪山(二题)..... (495)

——观王庆华摄影

成都行..... (497)

别金铨	(500)
问风	(502)
飞行的向日葵	(503)
——致海尔·鲍普彗星	
水乡宛然	(506)
——观吴冠中画展	
只为了一首歌	(508)
——长春赴沈阳途中	
重九送梅新	(509)
无论	(511)
残荷	(512)
——题杨征摄影	
水仙	(513)
高楼对海	(514)
听高德弹贝多芬	(516)
—— <i>Glenn Gould: The Emperor Concerto</i>	
七十自喻	(518)
老来多梦	(519)
苍茫时刻	(522)
一张椅子	(523)
共灯	(525)
风声	(527)
月色有异	(529)
银咒	(530)
我的缪斯	(531)
仙枕	(532)

春雨绵绵	(534)
给星光一点机会	(536)
雕花水晶	(537)
绝色	(538)
因你一笑	(540)
圣彼得堡	(541)
——俄国行之一	
俄罗斯木偶	(543)
——俄国行之二	
金色喷泉	(545)
——咏香槟	
后记	(546)

紫 荆 賦

十载归来赋紫荆

——自序

去年九月,我辞去中文大学十一年的教职,回台定居。这本《紫荆赋》是我在香港时代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本来一回台湾就该付印,却因迁居之余,生活未定,心情不安,加以新职繁忙,竟而一直耽搁到现在。已经是清明过了,谷雨欲来。在我寿山新居的坡下,沿着弯弯的山径有树一排,春来盛开浅绯的繁花,远看像一片粉红的迷雾,动人浪漫的柔情,本地人叫它做羊蹄甲。近看,才发现五瓣的花朵其实比羊蹄甲更红一层,正是洋紫荆。清明以后,那一排花树也都已落红满地,而以她为名的这本《紫荆赋》还未出书,对此花不免有点歉歉,对她所象征的香港,那一片面临变局的青山碧海,我十一年往昔之所托所依,更加惘然。

高雄市有一条花街:街,是民权路和九如四路,花,则是羊蹄甲。春来的时候,快车驶过,安全岛上轻笼着一片流霞,像是迎接春神的美丽仪队。这羊蹄甲在本地的俗称,正是“香港樱花”,但是花朵呈洋红色,瓣缘也不像羊蹄甲的那么卷曲,我认为实在也就是洋紫荆。按羊蹄甲全名为宫粉羊蹄甲,西名为 *Bauhinia variegata*;洋紫荆西名为 *Bauhinia blakeana*,足见本是同科之花。羊蹄甲在英文里俗称“驼蹄树”(Camel's Foot Tree),洋紫荆则俗

称“香港兰树”(Hong Kong Orchid Tree)。我在香港十一年,一直有感于港人把相思树叫做“台湾相思”;迁来高雄,又惊喜于当地把羊蹄甲叫做“香港樱花”。这么美的芳名,无意间似乎都为我而取,而无论是东望或西盼,这双重的思念都由我的寸心来负担。

十一年来,定居在香港,而不时回台北休假。开始只是每年暑假回来一次,后来频率上升,或为评审,或为颁奖,或为演讲,或为开会,竟而每年多达六七次,“台湾相思”也就不那么浓了。另一面呢,沙田山居日久,红尘与市声,和各种政治的噪音,到我门前,都化成一片无心的松涛。在松涛的净化之下,此心一片明澈,不再像四十多岁时那样自扰于“我是谁”的问题,而渐趋于“松下无人”的悠然自在。但是最后两年,在“九七”压力之下,松下又有人了,这个人已然是半个香港人,对于他,紫荆花的开谢不再仅仅是换季。等到接了中山大学之聘,离港有期,那心情,在惆怅之外更添上了凄惶。眼看自己的生命又面临转型期:台北已非十年前的台北,而高雄,对我还是个陌生的城市,至于香港,就我自己而言,至少已经是“大限”将至。

在这本《紫荆赋》里,仍然有六首诗以台湾为主题,其中又以〈木屐怀古组曲〉三篇最具代表性。这首诗惋惜台湾社会纯朴风气的消逝,并批评工业化后的趋势,也许遥遥开启了我近日所写〈拜托,拜托〉、〈控诉一支烟囱〉、〈石器时代〉、〈推土机〉等诗的新方向。〈踢踢踏〉一篇是我久已不写的分段格律诗,曾经李泰祥谱曲,并因此得到前年金鼎奖的歌词奖。

以香港为主题的诗最多,共为十六首。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大半是早期的,表现了沙田山居的恬静心怀。但是〈过狮子山隧道〉、〈别门前群松〉及〈紫荆赋〉以后的各首,就加速地喷吐出行

期日近的惜别之情。从〈东京上空的心情〉到〈别香港〉四首,最能表现当时激动而悲壮的感觉,简直等于病人的放血作用。离港前夕,戴天和蒋芸等文友发起并主办了一个惜别诗会,由我自诵作品十三首,除了一般听众之外,十年因缘结识的许多朋友也都到场。虽然地非灞桥,人未折柳,这样子的送别,对一位诗人来说,却是最有意义的方式,令人难忘。诵诗接近尾声,读到〈老来无情〉,却不禁五内震动,语音忽然哽阻,难以终篇。

这本集子里颇多组诗,倒是以前较少的现象。例如〈木屐〉,就写了三次,〈雨伞〉,也写了六种。他如〈暑意七品〉、〈松风六奏〉,都在此列。看电影《甘地传》,得诗三首。游日本,追述三事。罗门访港,与我存驾车带她去船湾淡水湖的长堤,又去盐灶下对着鹭洲漂水花,次日挥笔立就,赠她小诗两首。她感动之余,也回赠了一首。一赠一答,不但先后引起了陈宁贵与周粲两位先生的评析,更激起非马先生就此主题另写新作的豪兴。我觉得,组诗的好处,在于同一主题可以作面面观,而相关的题材也可以逐一探讨,对于开发题材,不失为一途径。

一位诗人过了中年,很容易陷人江郎才尽的困境。所谓江郎才尽,或许有两种情形:一是技穷,一是材尽。技穷,就是技巧一再重复,变不出新法。材尽,就是题材一再重复,翻不出新意。技穷,就是对文字不再敏感。材尽,就是对生命不再敏感。改变生活的环境,往往可以开发新的题材。自从去年九月定居西子湾以来,自觉新的题材不断向我挑战,要测验我路遥的马力。我相信,在西子湾住上三五年后,南台湾的风土与景物当可一一入我的诗来,下一本诗集的面貌当与这本《紫荆赋》大有不同,但其中必然仍有我怀念香港的作品。

以前在吐露港上,常东望而念台湾。现在从西子湾头,倒过

来，常西顾而怀香港。从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红砖楼上西顾，我办公室的一排长窗正对着香港，说不出那一片水蓝的汪洋究竟是阻隔了还是连接了我的今昔。生命里注定有海。而不论在彼岸或在此岸，紫荆花，总能印证我眷眷的心情。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西子湾

飞 过 海 峡

七级大海风之上这巨鹏载我
谪仙一般地泠然向南
——飞，顺着你长绿之岛
顺着白浪滚滚的花边
不知道何处是桃园，何处
是苗栗和新竹的县界，只知道
那骚动的弧线是你的西岸
在迎战海峡的浪涛，风所驱遣
更远，是青紫的中央山脉
矗现在氤氲的云气上
蟠不尽的峰峰岭岭那便是
刚强而雄峻你的脊椎
三十年暴风雨的重压下
一寸也不曾弯过，闪过
新生的太阳轰轰烈烈
就从你肩后升起，把灿烂的金曦
射向全中国，澎湖一过
胯下的巨鹏便向西直飞

——出海峡，别了，永恒之岛
但今夜的远梦依依
正如有一天，身后的魂魄
将回来绕你飞旋，大风又大浪
像水平线上
什么也拦不住的一只
超级海鸥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夜色如网

你知道夜色迷离是怎样来袭的吗？

从海上？一盏渔火接一盏渔火？

从陆上？一柱路灯接一柱路灯？

从风上？一只归鸟接一只归鸟？

恢恢的天网疏而不漏

撒网的手向无中生有

你知道是怎样放怎样收的吗？

看坡下斜斜的一行马尾松

须发蓬茸，背光的姿态

愈来愈暧昧，也愈朦胧

面海的那扇长窗

正要说暮色来了

忽然一变色

说，夜色来了

说，灰茫茫的天网无所遗漏

正细孔密洞在收口

无论你在天涯的什么半岛

地角的什么楼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一日

七 字 经

你窗台上迤邐的七颗星

脉脉倒影在镜面上的

是谁临睡前

念念有词的七字经？

据说托梦很灵呢

那是从李商隐的七绝

有意拈来的七字诀

天长海阔都挡它不了

轻念，喃喃如祈祷

重念，咄咄如施咒

而无论是冷咒或是热祷

无论念得温柔不温柔

星光参差都依次地颤抖

你听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从初夜转到欲曙天

绕着你梦的边缘

那耿耿不昧的七颗星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最薄的一片暮色

山和海和天和落日一齐屏住的
是我此刻也屏住的呼吸
这浑然的时辰，浑然不觉
造化大球正向东翻滚
昼，怎么转成了夜的？接缝处
怎么找不到一丝皱痕？
暮色苍茫已经埋伏在
黑虬虬那一排松林外了
光谱在天壁上迷幻地旋转
炼金，锻赤，一把霞火烧成了紫灰
只剩下淡淡的青色在慢慢地褪
这便是阴阳轮回的仪式么？
是谁安排这华贵的典礼，黄昏
给所有在下面谛仰的眼神？
安静的时辰，这是，安慰的时辰
低头，一切的叛徒
回头，一切的浪子
一切无助的无神论者啊，五体都投地

这是一切都撤防的时辰
我的心是一座无雉堞的边城
四门和八道敞向古今
就最薄的那一片暮色传来
不动声色
也轻易将它占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一枚松果

一枚松果落在我头上
猝然一惊，又一喜
这轻轻的一拍，是有意或无意？
仰看那古松，肃静无风
青针千丛密绣着夏空
不像是谁在跟我游戏
拾起松果仔细地端详
鳞甲层层不像是暗器
小小的松果未必有意
冥冥的造化未必无心
用一记巧合将我拍醒
天机半吐快到我唇上
忽然，再惊于一声鹧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

你仍在岛上

——怀念德进

最后,你还是远游去了
当时洪流正卷过
三十年梦里你的故乡
你眼里的回光
像一滴扬子江水

你是否真的回归
回到美髯居士
下笔烟云的巴山蜀水?
海峡风高,三峡路遥
你走时又那样憔悴

不是乐不思蜀的浪子
但你画中的风景
不相信你已经不在岛上
却说不清你徘徊
在那一条田埂

只觉得暮色来时
每一片水田漠漠
都宛然有你的倒影
谁要喊你的名字
南部那一带的青山隐隐

都会有回声

后记：去年六月，有幸参加德进最后一次的生辰酒宴，和他互相拥抱，并承他签赠画册。致祝词的最后四句，我说：“席德进日，画展三家，酒开七席，席卷天下。”他听了很是高兴。那时已经料到，这一握手，便成永诀。德进是四川人，但他的风景画里不是四川，是台湾。他实在是一位台湾画家，精神长在岛上的青山。他临终时，长江正犯洪水，洪峰扫四川而出湖北，他眼中的那滴泪水，是故国洪水所溢吗？

一九八二年谷雨于沙田

夸 父

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尽大泽与长河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去探千瓣之光的蕊心？
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
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
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敬礼，木棉树

这才是美丽的选择
不骂对手，不斩鸡头
要比就比各自的本色
红仙丹与马樱丹
黄槐与木兰

把路人引诱过来的
不是红苞，是红葩
你最生动的竞选演说
是一路烧过去
满树的火花

千万拜美的信徒
选你豪放的形象
来激发南方的大港
接受我们的注目礼吧
堂堂的英雄树

后记：四月廿二日台湾报载，高雄市选市花，木棉以一万六千多票压倒群芳而当选。落选的花伴包括玉叶金花（一万三千多票），木兰（一万三千多票），马樱丹（一万一千多票），红仙丹（一万多票），黄槐（八千八百多票）。这真是一次干干净净的竞选，没有意气，没有迷信，更没有贿赂，令人高兴。木棉素有英雄木的美名，不但高大雄伟，合于“高雄”的标准，而且其为形状，树干立场正直，树枝姿态朗爽，花葩颜色鲜明，肝胆照人，从树顶到树根，没有一寸不可以公开。这种民选的市花才能真正地为民代表，值得民意代表奉为典范。本诗第七行的“红苞”，是“红包”的谐音。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于沙田

再记：木棉已于今年三月正式成为高雄市花。

一九八六年夏于西子湾

鱼 市 场 记

永远,不能够忘记
鱼贩子的刀砧板上
——赫然你身首异处
剖开的半条身子朝上
另一半已经卖走
只剩下,吓,一片赤心
还在间歇地跳抖

我的心也猛地一抽
感应你无头的绝望
远来的江湖客啊
你再也回不了故乡
已经剖腹又断肠
痛心你的恨事
血淋淋无可隐藏

想从前你比我更自由
琉璃的岁月悠悠

青荇和翠藻的深处
一摆尾，一摇鳍
尽是相忘的朋友
谁知道遥的波浪里
到处布下了危机？

从阴险的鱼网
到委屈的篓筐
从酷刑的砧板
到讲价的秤盘
最后是妻子的厨房里
一匙黄酒，几片葱姜
来打扮你的悲剧

该安慰你，或向你赔罪？
我不会下钩或撒网
也不会手起刀落
无情的贩鱼郎那样
只是一上了餐桌
也会欣然动筷子
做无辜的同党

天真的吴郭鱼
误落人间的地狱
只翘起几根空鱼刺
指着圣人的推理——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鱼,安知鱼之苦?

子在濠上,鱼在俎上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插 图

石阶下面那一排相思树
冬来如眠，春来如寤
一场带烟的布谷雨里
密叶纤纤牵起了翡翠天
繁花点点撒乱了黄金地
虚幻像爱情童话的插图
不许局外的脚步闯入
而我，一位逾龄的读者
竟然天天踏进又踏出
那着魔的禁区，只黏回一些
鹅黄的落蕊在我鞋底
算春天留下的一点点脚注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

小 木 屐
——木屐怀古组曲之一

看着我的女儿
高跟鞋一串清脆的音韵
向门外的男伴
敲叩而去的背影
就想起从前
两根小辫子翘着
一双小木屐
拖着不成调腔的节奏
向我张开的两臂
孤注一掷地
投奔而来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踢 踢 踏

——木屐怀古组曲之二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让我把童年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乐器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童年的夏天在叫我
去追赶别的小把戏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跺了蹬

蹬了跺

给我一双小木拖

童年的夏天真热闹

成群的木拖满地拖

从日起

到日落

跺了蹬蹬

蹬了跺跺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魔幻的节奏带领我

走回童话的小天地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

旧 木 屐

——木屐怀古组曲之三

假如我有一双旧木屐
被童话偷藏在门背后
到紧要关头
却忘记带走的那双
就让我今晚穿上吧
后跟铿铿地敲打
古亭区这一带歪歪的巷子
从前的台北,走回去
——踢了拖,拖了踢
走出夜市的虚荣城
一层层迷惘的霓虹灯
电视机,电玩机,扩音机
电话和电铃不规则的突袭
走出东洋和西洋的广告
歌厅,马杀鸡,补习学校
满耳的噪音,满腔的废气
走出狰狞的社会版,越读越悲观
贩婴,拐童,撕票的惨案

竞选的滔滔大话
座谈的喋喋清谈
拖着一双旧木屐,走出去
就让两边的围墙和篱笆
伸出扶桑和九重葛
一路接我回家去
——听,时光隧道的寂静
空巷里木屐的回声
按摩女的短笛
脚踏车的轻铃
听下午的一场大雷雨过后
在洗刷得干干净净
还没有蔓生天线的星空下
叫得多放肆的,啊,野蛙
所有的鞋子都赶路向前走
只有你,踢了拖又拖了踢
木头的回声走回头
传说的门背后早已空空
童话一走把一切都带走
厦门街头再也听不见木屐
一路敲过去像敲打着木鱼
——削面而来,撞肘而去
日本的野狼群厉嗥过处
只见新开的鞋店,一排排
关不住意大利风的皮鞋和马靴
一双双蠢蠢欲动

只等着把我们,纷纷 推向未来

后记:春来沙田,坡上路旁,“台湾相思”的茂密翠叶之间,灿发金黄的一球球花蕊,美得不近情理,特别令人怀古,怀乡。我所怀者是台湾,尤其是“家巷”所托的古亭区。此地拈出木屐的形象,来象征三十年前的古台湾,而且认为今日的高跟鞋和马靴虽然神气,却不能补偿木屐的天真。第二首〈踢踢踏〉多以三字的节奏组成,尤以长句之结尾为然,可以谱成现代民歌,木屐用来做时光倒溯的工具,这意念,童话作者不妨留意。不知道林怀民能不能为我们的小观众编一个异于荷兰木鞋舞的纯中国木屐舞?我热切地等待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于沙田

长 青 树

楼愈长是愈高,树愈锯是愈少
在远方的这么一座城里
犹有青意的两株老树
交荫着一条窄长的巷子
且低低地垂着
不胜负荷的满树回忆
 一株,叫父亲
 一株,叫岳母
苍柯伸在今日海峡的风里
盘错的树根却扎进
光绪年代多苔的故土
树皮裂成公开的纪录
白霜,黑雨,再也记不清几度
 纵纹,叫清末
 横纹,叫民初
我们是一年一归的候鸟
窝在风雨不摇的老树
念家的日子,更像是

飘浮在外空的破纸鸢
 袅袅一线
永系在厦门街的长青树上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

长 跑 选 手

全世界的风都在你鼻尖上呼啸
一破了音速
就抛下一切的叫声,笑声
闪避不及的未来
一头撞在
你猛烈起伏的古铜色胸肌
最难破的,自己的纪录,你破了
地平线绷胸而断
被裁判低估
被观众又素来冷落
你背上那号码
近看黯然
愈奔愈远愈发光
在森罗的众星之间
终于就位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

你 是 那 云

你是那云
任何风筝都追不上的
时昼,时阴
任何地平线都系不长的
你是那云

你是那浪
任何鱼网都网不到的
时来,时往
任何水平线都系不牢的
你是那浪

我是那风
似乎拥有了云霞的
时静,时动
似乎拥有了浪花的
我是那风

云飘,浪逝
看风景就不再生动
只剩下空空洞洞的风
无始,无终
说云的前身,浪的故事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

土地公的独白

几块顽石，一钵剩灰
左墙剥落于风雨
右壁埋没于青苔
虽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哪
过路人等好歹叫我一声神
庙前尽管不算很热闹
也有几茎芦苇在站岗
入夜，更有青蛙来捧场
——并不缺你这一炷假香
说是烧给我的呢，只怕
是烧给众乡亲看的吧？
以前你，西风压东风
不也进过香给沙特
那金鱼眼的老头儿，而且跪过
什么卡妙，什么齐齐来嗑果的吗？
热灶冷了，冷灶热了
——这一向你，在咖啡杯里
忽然照出了新的形象

牛仔裤换了功夫装
倒赶在众香客的后面
来照顾我这糟老头子
且守着这热门的小庙门
不喜欢别人来亲近
这些廉价的供品哪,也亏你
一炷又一炷地拿来哄我
你看,香头要熄不熄的
一圈又一圈的白烟
别把我给呛坏了吧
你这位土得好时髦的什么
呃,戴墨镜的香客

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

橄 榄 核 舟

——故宫博物院所见

不相信一寸半长的橄榄细核
谁的妙手神雕又鬼刻
无中生有能把你挖空
剔成如此精致的小船
轻脆，易碎，像半透明的蝉蜕
北宋的江山魔指只一点
怎么就缩小了，缩小了，缩成
水晶柜里，不可思议的比例
在夸张的放大镜下，即使
也小得好诡异，令人目迷
舱里的主客或坐，或卧
恍惚的侧影谁是东坡
一捋长髯在千古的崩涛声里
飘然迎风？就算我敢
在世间的岸上隔水呼喊
(惊动厅上所有的观众)
舷边那须翁真的会回头？
一柄桂桨要追上三国的舳舻

击空明，溯流光，无论怎样
那夜的月色是永不褪色的了
——前身是橄榄有幸留仁
九百年后回味犹清甘
看时光如水荡着这仙船
在浪淘不尽的〈赤壁赋〉里
随大江东去又东去，而并未逝去
多少的豪杰如沙，都淘尽了
只剩下镜底这一撮小舟
船头对着夏口，船尾隐约
(只要你凝神静听)
还袅袅不绝地曳着当晚
那一缕箫声

后记：苏轼赤壁之游，流传千古，时在北宋元丰五年，合公元一〇八二年，距今正为九个世纪，值得追念。橄榄核舟为清人陈祖章所镌，舟长不及二寸，有篷有窗，中有八人，情态各异，在放大镜下亦光影迷离，难以细辨。舟底并刻〈赤壁赋〉全文，鬼技神工，令人惊诧难信。七月初回台，在故宫博物院俯玩此物，已作是篇，暂不发表，留待今日（九月三日合阴历恰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只为对九百年前那一个诗情哲理的水月之夜，表示无限的神往。东坡爱石成癖，〈雪浪石〉等作咏案头山水，皆有奇想，盖亦有柳子厚玩造化于衽席之意。以小喻大，将假作真，本东坡赤子之心，今以核舟戏之，料髯公不嗤也。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于厦门街

飞 碟 之 夜

——罗青画展所见

幽浮群大举入侵的那一夜
一半的王孙正围在牌桌上
另一半守在电视机旁
楚留香之后还赶午夜场
乐游原上有谁的眼睛在仰望？
连钦天监也在辋川别业作客
大暑后就没有值过夜了
那时的长安，你嗅嗅看
有多严重的空气污染
街灯之上如网的霓虹灯
——恰巧李白那夜在山顶
酒杯里蓦然异样的倒影
非月，非星，在稠靛色的夜里
青幽幽一盘盘的怪光，倏来倏去
未名稀金属的无轴飞轮
像决堤的银汉，上千上万
从潼关的方向滚滚地旋来
一盘盘可疑的巨唱碟，有胡笳隐隐

这一惊，酒意早醒了七分

第二天，谣言已经传遍

“又是喝多了吧，那谪仙！”

众人笑着，把诗人送去京里

最贵的那家精神病院

——当晚

安禄山的飞碟队占领了长安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孤 松

——赠答管管

陡峭兀鹰也歇不下爪的绝壁
这一大盘翻腾的傲骨
比寄根的石胎更加顽固
偏偏要倒拔而生
每一阵云从谷底涌起
都有意簇拥去龙游
飒飒的每一阵风过处
蟠蛭待发的回探之姿
一层层的鳞甲都掀动
怎样的琴操召来怎样的狂飚
才奏出刚劲若此的情操？
海拔千仞，蛇鼠都摆脱了
噪山的群猴只有在崖下仰望
“某某到此一游”的刀刑
凭颤腿的游客怎能近身？
一粒松子落下去
——那淡远的清香
不知要等多少个世纪

才随九回的涧水
流传到世间？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黄 昏

倘若黄昏是一道寂寞的戍关
西门开向晚霞的艳丽
匆匆的鞍上客啊,为何
不见进关来,只见出关去?
而一出关去就中了埋伏
晚霞一翻全变了黑旗
再回头,西门已扃闭
——几度想问问堞上的边卒
只见蝙蝠在上下扑打着
噢,一座空城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梅 花 岭

——遥祭史可法

那一年梅花似雪全为你戴孝
烈士血溅过的国土
就种下你身外的衣冠
也迸得出发得出喷洒得出
这千树清香逆风的刚烈
城破时你火烫的头颅
赤裸裸昂向四面的刃锋
——第一刀,众将不让你自尽
第二刀,史德威不忍心
临去时你的大呼声里
哪一尊铁汉子涕泪不纵横?
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
城破了,国破了,一切,都破了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
只剩下青山自隐隐水自迢迢
后土的邈邈对皇天的高高
何处啊去收你瞋目的傲骨?
青史的惊魔掀到你这一页

凛然于刀瘢犹未合血渍犹未干
怅然于劫后渔樵的传说
说你乱兵里并未遇难
过了屠城最长的十夜
生还者争论当日谁见你
一头白马骑着,乌帽,青衣
远出天宁门而去的背影
从英山到霍山你的威灵
每一阵风来都随旗飘动
不绝的风吹不降的旌旗
不同的旌旗同一个方向
指着北京岌岌的城垛
飘啊,从梅花岭上到黄花岗上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日

山中暑意七品

空山松子

一粒松子落下来
没一点预告
该派谁去接它呢？
满地的松针或松根？
满坡的乱石或月色？
或是过路的风声？
说时迟
那时快
一粒松子落下来
被整座空山接住

黄昏越境

究竟，黄昏那偷渡客
是怎么越境的呢？
而黑衣帮的夜色
又怎么接应的呢？

怎么一个分神
满天的紫水晶，赤玛瑙，黄玉
就统统走了私呢？
最可疑的是朝西
那一排胡子松的背影
和起起伏伏不定
再也数不清的山脊
我守着晚霞的逃逸
几乎没移过眼睛
锐利像缉私的边警
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点破绽

一 灯 就 位

夜色密密麻麻围住的
不过是一层层的山影
山影深深邃邃围住的
不过是这么一盏灯
不过是一盏灯罢了
又不见星光来接应
这重围怎能就突破
至少，今夜还不行

就这样吧

让夜之巨灵去占领
黑暗的每一个角落
只留下这一盏孤灯
把夜的心脏占领

深 山 听 夜

山深夜永
万籁都浑然一梦
有什么比澈底的静
更加耐听的呢？
再长，再忙的历史
也总有这么一刻
是无须争辩的吧？
可是那风呢，你说
风吗？那是时间在过境
引起的一点点，偶尔
一点点回音

夜 深 似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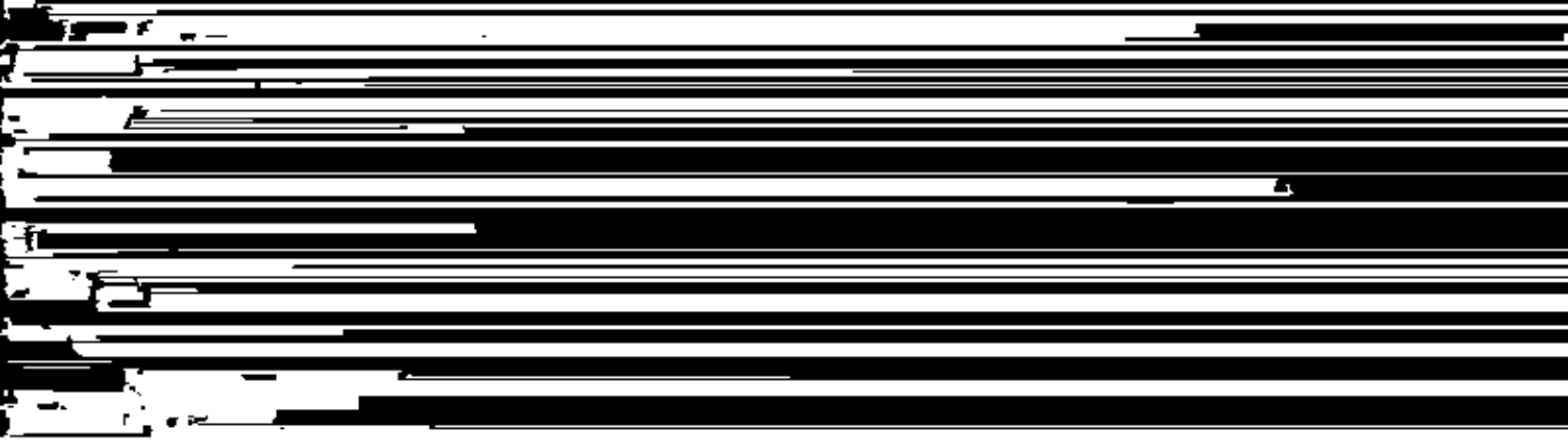
夜深似井
尽我的绳长探下去
怎么还听不到水声？
蠢蠢的星子群
沿着苔壁爬上来
好慢啊
只怕还不到半路
井口就一声叫
天亮了

夜 开 北 门

所谓夜,不过是边陲的城堡
夜读人是孤戍的堡主
一弯灯光流过来
便成美丽的护城河了
倚着雉堞的花边
堡主是寂寞而多思的
孤高的堡门有两扇
闭着的南门向现代
敞着的北门向古代
一过对岸
驿道就蜿蜒入了荒烟

不 寐 之 犬

往往,末班车过后
天地之大也不过剩下
一里半里路外
远屋的犬吠,三声两声
只有灯能体会
这时辰,灯下的白头人
也是一头无寐之犬
但守的是另一种夜
吠的,是另一种黑影
只要远一点听
——譬如在一百年外



进 出

冷冰冰三尺的武士刀
在南京人的身上自由地进出
所有的血都看见
所有的窟窿和血
热腾腾五百磅的烧夷弹
在重庆人的家里自由地进出
所有的血都看见
所有的断肢和血
从鸭绿江口到珠江口
从山海关头到汕头
太阳旗领着军靴和马蹄
和战车的履带公然地进出
整幅大陆是一张大罪状
斑斑印满残暴的脚迹
所有的血都不曾忘记
所有呼痛和呼救的血
四十年前所有的伤口
一夜都痛醒了过来,向东怒吼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家
戚继光的国,俞大猷的家
海盗们仔细听着
从今天起
只准出,不准进!”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六 把 雨 伞

遗 忘 伞

向日葵反面的形象
黑黝黝的背日葵啊
见证人类的健忘
雨里盛开
雨后枯萎
一朵接一朵被遗弃
怎样也记不起来
在什么人家的门外
身世如谜
究竟谁是
头也不回的主人？

音 乐 伞

裁一片小黑云去抵挡
顶上千叠的黑云
雨伞，是谁顿悟所发明？

那样纯净的几何美
用直线和曲线连成
浅弧的两端伸出檐牙
雨便从十二个檐角滴下
一串串断断续续的飞铃
你掌中握着的正是
一件天然的乐器
雨夫人即兴的手指
间歇地敲敲又打打
——重时多壮烈
轻时多潇洒

记 忆 伞

雨天长，灰云厚
三十六根伞骨只一收
就收进一把记忆里去了
不知在哪扇门背后
只要我还能够
找到小时候那一把
就能把四川的四月天撑开
春雨就从伞边滴下来
蛙声就从水田里
布谷鸟声就从远山
都带着冷飕飕的湿意
来绕着伞柄打转
喔，雨气好新鲜

亲 情 伞

最难忘记是江南
孩时的一阵大雷雨
下面是漫漫的水乡
上面是闪闪的迅电
和天地一咤的重雷
我瑟缩的肩膀，是谁
一手抱过来护卫
一手更挺着油纸伞
负担雨势和风声

多少江湖又多少海
一生已渡过大半
惊雷与骇电早惯了
只是台风的夜晚
却遥念母亲的孤坟
是怎样的雨势和风声
轮到该我送伞去
却不见油纸伞
更不见那孩子

友 情 伞

暴风雨里
一位朋友撑伞来接我
一手扶我的脚跟

一手把坚定的伞柄
举成了一面大盾牌
抵挡猖狂的雨箭
后来才发现
逆风那一面他的衣衫
几乎湿透于骤雨
喔，所谓知己
不就是一把伞么？
——晴天收起
雨天才为你
豁然开放

伞 盟

如果夜是一场青雨淋淋
幸而我还有一盏台灯
一把精致的小雨伞
撑开一盖暖黄的光晕
如果死亡是一场黑雨凄凄
幸而我还有一段爱情
一把古典的小雨伞
撑开一圈柔红的气氛
而无论是用什么做成
用绯色的氛围或橙色的光晕
愿你与我做共伞的人
伴我涉过湿冷的雨地
如果夜是青雨淋淋

如果死亡是黑雨淒淒
如果我立在雨地上
等你撐傘來迎接，等你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

松下有人

松下才坐了半下午
自觉万般已忘机
一声长啸吐出去
却被对山的石壁
隐隐反弹了过来
——可惊这回声啊，听
就是一百年后
世人耳中的我么？
何以又像是预言
竟传到自己的耳边？
料古松在笑了：
既然一心要面壁
就应该背对着虚空
连同身后的虚名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

松下无人

在长松阴下坐禅学罗汉
来来去去的鸟声
似有意似无意
是空山派来的探子吗
探我的修炼有多深？
那细碎的啁啾啾啾
一声声都落到了心上
一声声，都落到了心上吗
还是都沉到了谷底
一百息后血脉更清畅
那些巧舌的分心术
左耳进，右耳出
啾啾要停已无处
一群雀飞噪而来
穿我的透明飞噪而去
争报对面的山色说
——松下无人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

毋 忘 我

——吊苏恩佩

教死亡莫狂妄的人
竟也被死亡劫去
连你,都成了俘虏
从此归属了阴府
教死亡怎么不狂妄?
但死亡有什么好狂妄?
你被他劫去的躯体
早已交给了病床
但留给我们的,却是
永远珍贵的回想
盈盈轻吐的语音
清扬宛转的形象
正是,啊,可怜的死亡
无缘一见的神采
一束毋忘我的柔蓝
献在你寂寂的坟上
不是给死亡,给你
冥冥的一束友谊

寄托楚楚的哀伤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附注：苏恩佩，女作家，曾任香港“突破”杂志主编，所著散文集《死亡，别狂傲》，以英国诗人多恩的十四行名诗首句为书名。

黄 河

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
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
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母乳
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也最苦
苍天黄土的大风沙里
你袒露胸脯成北方的平原
一代又一代，喂我辛苦的祖先
和祖先的远祖，商，周，秦，汉
全靠你一手摇动的摇篮
摇出了哭声，伴着一首
喉音多深沉的浑黄歌调
大禹驯得了你吗？一过虎口和龙门
就由你做主了，矫健的腰身
低低的泥岸怎挽你得住？
最早的记忆，一切传说与民谣
无非你浊潮翻滚的回声
水上的倒影，还记得有多少旗号
顺风扬起，逆风又倒下？

岸上的怨妇,波上的征夫
络绎待渡的贾客,迁客,和侠客
二十六次的改道,一千多遍的泛涝
没顶的游魂恨发飘飘
浮沉无主的那许多孩子,你的
那许多槎筏和骡马,都已经忘掉?
——最老,最年轻的,你这母亲
岸,仍是远古的野岸,无树又无山
河却是新来的河水,远从塞外
鸟稀星密,从青海的高台
巴颜喀喇的山根地脉,昆仑的石胎
从冰河冻锁的原始神话里
新出山来的一股清泉
为何源头的纯净一到中原
雪水就变了淤滞的泥沙?
羌笛和胡笳唤得住高处的牛羊
唤不住低处蛟龙的鳞甲
谁能向苍茫的渤海叫回黄河
见证古来的天灾,人祸?
依然是日朝西落,水朝东流
一丸酩酊日究竟能照顾
多少个渡口?想问问过路的鲤鱼
这就是刺客南来,宫人北去
一渡就回不了头的河水?
那带剑的燕客,抱琵琶的汉姬
都何处去了?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么？无数的今朝
又去了何处？只剩下照片里
这船夫弯腰独摇着单桨
空舱对着更空的穹苍
一捆柴木斜靠在船舷
自从有河就有这样的河汉
不知道河水从天上奔来还是从青海
只知道他生来与黄河同在
河到哪里人就到哪里
水灾又旱灾画满脸的皱纹
一道道，汇入了深邃的眼睛
风干的脸色亲着龟裂的土色
土黄的水色远连着天色
一痕地平线牵着水平线
那浩浩的浑水算不上美
却令人凝望得口渴，唇干
从河源到海口，奔放八千里的长流
为何一滴，仅仅是一滴黄浆
沾也沾不到我的唇上？
怔对水禾田壮阔的镜头
一刹那剧烈地感受
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
半辈子断奶的痛楚

后记：一九八三年五月初，水禾田在香港艺术中心，展出他去年在黄河上下游所摄的照片约六十帧，观之壮人心目，动人遐想。更参阅黄国彬

的游记《华山夏水》，写成上诗。壶口作虎口，俾与龙门相对。故国河川，神游若至，聊解远渴而已。

五月七日记于沙田

昭 君

一出塞无奈就天高地邈
一把慷慨的琵琶
凭她纤纤的手指
拨拨刮刮
能弹压几千里的飞沙？
羊群细啮的黄昏
马前掠过了多少雁阵？
鞍上那宫人一路回首
为何蹄印尽处
不见了长安的蜃楼？
卫大将军与霍嫖姚
高盔厚甲都承受不了
那样沉重的边恨与乡愁
却要这一对蛾眉弯弯
在风暴将到的向晚
哦，独自去承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

甘 地 之 死

绝食和禁欲之后
那一排瘦瘦的肋骨
已经是无可再瘦
却避不了尖啸而来
三颗更瘦的弹头
释迦和基督之后
最热的一腔鲜血
从三个弹孔里溅出
那样高贵的殷红
刺客,你应该满足
西姐琴的迷幻
吠陀经的喃喃
临去的老巴普啊
一切从印度来的
要还给哀伤的印度
檀香木烧得化的
还给印度的天空
骨灰罐装得下的

还给印度的河水
连印度也装不下的
沛然而大的灵魂
就还给整个人类
解下腰围和头巾
恢复原始的赤裸
一行赤裸的脚印
从此踏回了永恒
只留下一双旧木拖
证明最后的圣人
真的在世上走过
而忙于街斗的群童
谁也不肯先住手
不肯转头去听一听
那椎骨唐突的老头
在无框的眼镜背后
究竟,有什么叮咛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甘 地 朝 海

从萨巴尔玛地到丹地
一程最咸的长征
只为了两百哩外
南方那诱惑的海啊
牵一线弯弯的蓝弧
巴普的白腰布下
露出膝盖骨和踝骨
凡他的赤踵到处
村人在他的趾前
铺满树叶和花瓣
泼洒清凉的井水
镇一镇久旱的灰尘
或者编一串金盞草
挂在他胸口做项链
他领着朝海的队伍
记者,贱民,和信徒
扶着竹杖,挥着棕伞
顶着烈日的毒焰

一天十二哩路途
日落后,他主持晚祷
诵一节玛哈帕腊达
印证采盐的意义
然后在灯下悠悠地摇
一架怀古的纺机
然后记他的日记

三礼拜后那队伍
来到了丹地的沙滩
潮水向他们欢呼
那样慷慨的深蓝
“美丽的印度洋啊
是印度的大盐罐子
吃不尽的盐田,盐井
当彼德还不曾分鱼
当耶稣还不曾分饼
当北海还没有英国
而英国还没有伦敦
在神话年轻的时候
眼前这一片蓝汪汪
早喂过阿久纳武士
和猛鞭战马的御者
怎么远来的伦敦客
卖盐给武士的子孙?”
说罢,他越过沙滩

他浸入海水的温暖
先把身子净一净
才虔诚地弯下腰去
掬一捧印度洋在掌心
像捧着海洋的礼品
金鬣抖擞的大太阳
垂舌舔他的手掌
舔尽他掌中的水气
看哪，他捧着的正是
一撮新生的晶体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甘 地 纺 纱

季候风过后的下午
在深不可及的内陆
一架古老的纺纱机
咿呀咿呀地唱着
一首单调的童谣
在铁轨不到的内陆
在一条土路的尽头
在泥敷的竹屋子里
咿呀咿呀地摇着
一种温柔的节奏
那推动机柄的瘦手
一圈又一圈不罢休
一络又一络的轻絮
像倦了的孩子,纷纷
偎满在他的怀里
在炎热无风的傍晚
那咿呀咿呀的调子
用催眠一样的拍子

在摇着一支战歌
盘腿而坐的那老头
瘦而有力的那只手
正摇动他的笨武器
去抵抗曼彻斯特
所有的马达和汽笛
而这最天真的战歌
手肘和纺车的私语
近处的蚊子和壁虎
远处的蝎子和响尾蛇
几乎是整个内陆
都出神地静听

后记：看电影《甘地》，深受感动，又去翻阅了几种甘地的传记。（已经出版的《甘地传》，在四百种以上。）印度学者梅达所著《甘地与使徒》（*Mahatma Gandhi and His Apostles*）第一章叙述圣雄晚年，在印度内陆的塞瓦格兰修隐所（Sevagram Ashram），每天纺纱，可得四百二十码。该地闷热，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但季候风一来，便成泽国。因为甘地严禁杀生，所以一任虫蛇自由来去，村民不敢加害。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沙田

松 涛

夏长昼永，山深如古钟
要多少寂静才注得满呢
这样浑圆的一大口空洞？
这一带山间有一位隐士
他来时长袖翩翩地飘摆
把廊外一排排高肃的古松
不经意轻轻地抚弄
弄响了千弦的翡翠琴
清香的高频率共振
颤不尽过敏的一丛丛松针
——隐隐旋出低啸
起伏像摇撼远岸的海涛
那样天籁的耳福
无端端空山的即兴曲
总是乘兴而起，兴尽而休
那飞拂而去的仙袂与道髯
谁能够挽留得住？
此刻那高兴的隐者，你听

一路挑挑,拨拨
似乎又转到对山坳去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

过狮子山隧道

不过是一枚小镍币罢了
就算用拇指和食指
紧紧地把它捏住
也不能保证明天
不会变得更单薄
但至少今天还可以
一手递出了车窗
向镇关的狮子买路
镍币那上面,你看
也有匹俨然的狮子
控球又戴冕的雄姿
已不像一百多年前
在石头城外一声吼
那样令人发抖了
而另外的一面,十四年后
金冠束发的高贵侧影
要换成怎样的脸型?
依旧是半别着脸呢还是

转头来正视着人民？
时光隧道的幽秘
伸过去，伸过去
——向一九九七
迎面面来的默默车灯啊
那一头，是什么景色？

后记：每次开车从沙田进城，都要经过狮子山隧道的税关，缴港币一元。顾名思义，狮子山远望如狮，形势雄伟。其一元硬币一面铸有戴冕捧球的狮子，另一面则为伊丽莎白二世的侧面像。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于沙田

山 中 一 日

山中一日，世上当真是千年了吗？
手里这一把小蒲扇
不经意才摇了几摇
世上就倒了几个内阁
闹了几次革命，劫了好几架机吗？
听说同性恋快要合法
疱疹比结构主义更流行
还有几种厉害的怪病
就越加不想下山去了
不如且坐在老树根上
呼吸松果满地的清香
和一整个暑假的悠长
宋诗呢摊开在膝头
不读的时候比读的时候
更出神，一只青甲虫摇须
降落在书页上，正逐字逐句
像认真的新批评学者
在细读王安石的一首拗诗

手臂上痒痒是两只蚂蚁
先后路过,整个下午
蝉声断断续续地锯着空山
左派和右派什么也没说
也没有挂号信来催稿
电话和四个女儿都安安静静
只有当直升机那疯了的蜻蜓
侵犯麻鹰巡守的领空
桨翼低捣惊愕的屋顶
或是六节的火车,又新又白
像漂亮的电动玩具
远在谷口伶俐地来去
才一下想起一九九七
过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松下的我
还是最后的一位隐士
手里的小蒲扇子
仍这么悠悠地摇着
山重水远的暑期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远 方 来 信

你的越洋信飘然到时
我手里正端着一杯
澈澈透明的冰水
这一带青山盘盘的走势
落在水面空空的倒影
便随你的笑容和手势
海天一仰
都入了玉壶冰心

你说：“你还是饮水求仙
在山里做最后的隐士吗？
能向一水的两岸
来来去去都踏响足音
才不愧潇洒的行人
一部《战国策》多少个食客
什么是你的纵横妙策
江湖上有许多风声”

江湖上有许多风声吗？
为何吹到我耳里
只化成这一片
泠泠松涛的忘机？
一整部《战国策》的嚣嚣
苏秦哭，张仪笑
都被护山的一排排松树
拂成古穆的琴操

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

哀 鸽

——库页岛上空招魂

那样高洁的云里怎么会放出
八头眼神沉鸢的猎鹰
把一只过境的鸽子
一路追追赶赶
啄成筋骨都不剩的一顿
炸乳鸽的快餐？
翻遍鞑靼海峡的波涛
再也收不回一片血毛
伤心全世界的羽类
向远方的阴云嚶嚶地哭
而一个礼拜也不出
便把那样冷漠的天空
戴着假面具一般的天色
统统让给
那些嗜血的钩鼻子鹰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

初 春

古中国蠢蠢的胎动
一直传到这南方
神经末端的小半岛了吗？
一阵毛细雨过后
泥土被新芽咬得发痒
斜向北岸的长坡路上
随手拣一块顽石
抛向漠漠的天和海
怕都会化成呢喃的燕子
一路从小时候的檐下
飞寻而来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不忍开灯的缘故

高斋临海，读老杜暮年的诗篇
不觉暮色正涉水而来
苍茫，已侵入字里和行间
一抬头吐露港上的暮色
已接上瞿塘渡头的晚景
浅浅的一盏竹叶青
炙暖此时向北的心情
想雉堞陡峭，凭眺的远客
砧杵声里，已经五旬过半了
正如此际我惊心的年龄
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
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
后顾成都，前望荆楚
亦如我悬宕于潮来的海峡
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
凛对千古的风霜，而这便是
当薄薄的灰色渐稠渐密
在变色的暮色里我迟迟
不忍一下子就开灯的缘故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雾 失 沙 田

一觉醒来竟成了飘逸的仙人
海气冉冉掖我以飞升
左肋白氤氲,右肘白腾腾
昨日的老世界何在?
太阳何在?吐露港何在?
八仙岭的苍苍,马鞍山的黛黛
尔等都何在?对海的长堤
堤外大大小小的列屿
——错落在波间像半局的棋
远近的鸥鹭,高低的鹰隼
尔等都各各何在?
我立在高处点名,像山神
却万籁沉沉,谁,都不应

那么大的沙田,凭空一只小香炉
就藏得住吗?正自惊疑
从浮动的茫茫白里
从山神的辖区外传来

轻轻巧巧地敲着细轨
一列电气化的火车
在下方,隐,隐,路过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

布 谷

阴天的笛手,用叠句迭迭地吹奏
嘀咕嘀咕嘀咕
苦苦呼来了清明
和满山满谷的雨雾
那低回的咏叹调里
总是江南秧田的水意
当蝶伞还不见出门
蛙鼓还没有动静
你便从神农的古黄历里
一路按节气飞来
躲在野烟最低迷的一角
一声声苦催我归去
不如归去吗,你是说,不如归去?
归哪里去呢,笛手,我问你
小时候的田埂阡阡连陌陌
暮色里早已深深地陷落
不能够从远处伸来
来接我回家去了

扫墓的路上不见牧童
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
你是水墨画也画不出来的
细雨背后的那种乡愁
放下怀古的历书
我望着对面的荒山上
礼拜天还在犁地的两匹
悍然牛吼的挖土机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

蛛 网

暮色是一只诡异的蜘蛛
蹑水而来袭
复足暗暗地起落
平静的海面却不见踪迹
也不知要向何处登陆
只知道一回顾
你我都已被擒
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里去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别 门 前 群 松

一扇门推开了天长水远
几片岛浮在半空
山神怕风太猖狂潮水太响
在门前布阵一般地布下
法相庄严的十几尊罗汉
镇守在路口为我把关
青针的锋芒针对着风景
枝柯交戟成森森的队形
窥夜的魑魍，不许褻近

风来时僧袖轻轻地飘摆
雨来时洗出苍然的本色
雾来时露出腾跃的本能
用整座空山烘成的白幻
来反托回蛟的笔势，翻鳞的墨沉
棱角峥嵘的龙形
呼应五岳的蟠蟠与蜿蜒
把岭南和岭北嘘成一气

门前看，突兀的庐山

相看都是不驯的龙裔
松涛低啸应我的高吟
护窗尽是重叠的甲影
屈指十年，警觉下山的期限
来时螺盘髻转的山路
要接我回去下面的人烟
上面这一片天长地久
留给门外的众尊者去镇守
我走后，风向会大变

北下的风沙会吹倒芦苇
吹散逐波的闲鸥野鹭
不信众尊者百炼的筋骨
守不住堂堂武士的阵形
会轻易向风势折腰
念我的时候若在夜半
就向我常坐的树根
弹落一粒、两粒松子做暗号
待我去梦里捡拾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心 血 来 潮

心血来潮,摇撼着远方的岛吗?
岛上的岩岸真会觉得
今晚的潮水特别的高吗?
一排又一排,溅着白沫
浪头昂得马头般高
是为了此刻我心血来潮吗?
潮水呼啸着,捣打着两岸
一道海峡,打南岸和北岸
正如此刻我心血来潮
奔向母爱的大陆和童贞的岛
这渺渺的心情,鼓浪又翻涛
至少有一只海鸥该知道
这一生,就被美丽的海峡
这无情的一把水蓝刀
永远切成两半了吗?
前一半在北汊,后一半在南岸?
千古的海水啊拍不醒的顽石
要拍到几时才肯点头呢?

看海鸥回翔的姿态
是谁,不肯放弃的灵魂?
我死后,哪一只又是我
是我辛苦的灵魂所依附?
徘徊在潮去潮来的海峡
追不尽生生死死的浪花
开开落落在顽石的绝壁
那样的无情,唉,又壮丽
就像此刻我心血来潮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

火 车 怀 古

为浩浩的水蓝滚一道浪白的花边
是我山脚下弯弯的沙岸
九广铁路就在那下面
随着那花边悠悠地旋转
这美丽的双弦一呼一应
外弦是海的脉搏,早潮又晚潮
此起彼落由风来弹奏
内弦是香港紧张的节拍
依照这海城忐忑的律动
用铁轮在钢轨上来回地敲打
频震的颤音,一路搥捶去边境
这一把敲打乐器,迢递有几里?
也大叩大铿吗,小叩小鸣?
现在是电气化的新车,邐邐六节
拨出灵巧的滑音,溜过弦上
精确而潇洒的轻音乐
干干净净,像电脑所谱成
我却更怀念古老的车头

火性子那一尊黑彪彪的悍兽
总是气冲冲犁着地来，锄着地去
硕硕的阴影压歪了大半个月台
吐不尽满腔满膛的浓烟
旧世界的旷野我怀念
它奔时铁蹄重重地踹踏
铮钹的筋骨错磨有声
加速成金属刚烈的拍子
把铿锵拍成慷慨的调子
风来时更扬起狂放的长发
黑飘飘一直拂到腰际
最难忘是出站的时候
车上和站上依依的挥手
要不是它仰天长啸那一声悲怆
一出离情怎会到高潮？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堤 上 行

——赠罗门之一

一道白堤界分了水蓝的世界
里面是淡水湖，外面是海
淡的是香港四月的雨水
咸的是中国悠悠的海波
衬着远去的渡船
为你照一张堤上的立姿
带回岛上给蓉子
告诉她：右颊的湖光
是三十年的友情淡而永
左颊的海色
是五千年的乡情咸而浓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漂 水 花

——赠罗门之二

在清浅的水边俯寻石片
你说,这一块最扁
那撮小胡子下面
绽开了得意的微笑
忽然一弯腰
把它削向水上的童年
害得闪也闪不及的海
连跳了六、七、八跳
你拍手大叫
摇晃未定的风景里
一只白鹭贴水
拍翅而去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紫 荆 赋

甜沁沁的清明雨里
把春天一路接上山来的
是这段斜斜的坡径
左面的碧烟是相思树成林
叶细如针,织一张惘然之网
要网住水灰色的天涯吗?
右面是紫荆暖红的红雾
似乎是还没有燃旺的春天
要轰轰烈烈还等木棉

多事的港城把相思树
无端端叫做了台湾相思
那样撩人的名字,撩起
那岛上牵藤纠葛的心事
而同样撩人的紫荆啊
却被我冷落了,这港城之花
远看似桃树,近看似兰葩
流霞满树害行人看得迷路

更加是隔雨的楚楚

一弹就破一吹就散的红雾

十三年的风雨经得住吗？

看路边婷婷的多姿

妩媚着已经有限的

这港城无限好的日子

而在未来的诀别

在隔海回望的岛上，那时

紫荆花啊紫荆花

你雾里的红颜就成了我的

——香港相思

附注：紫荆是香港的市花，十三年的风雨，指现在到一九九七的所谓过渡时期。相思树，在香港叫做台湾相思。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于沙田

东京新宿驿

乌鸦在青松影里乱啼
天色从古神宫的檐角下暗起
人海的晚潮正撼着东京
一回头不见了，右肘的旅伴
那吴音轻倩的江南女子
只见密密麻麻
脸孔的泡沫，头颅的浪花
高低的潮头滚滚卷来
可惊在暮色里冲打
地下铁出口的海峡

不见了，身边的旅伴
从远方她一路陪着我
从记忆起雾的一个首站
三十年，是多少个月台？
有的灯火灿烂，有的凄凉
也记不很全了，只记得
有她的侧影在车窗

荒灯野站也觉得温婉
三十年一回头只成一驿
但愿一同上车,也一同到站
再回头她又出现在右肘
三分钟的失踪,仅仅
害我寻遍了千站的岁月
惊悟肘边的旅伴
是那样可贵的一粒珍珠
在人海乱处不可再遗落
“你在想什么啊?”她笑说
“没什么,”我悄悄握住她的手
仰面看汉字的站牌
“新宿驿,令人怀古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注:神宫,指明治神宫。新宿为东京的一区,新宿驿即新宿车站之意。

两个日本学童

在上野公园里被我拦下来的
那两个日本小学生
像正在放学的途中
也像其他的学童一样，不懂
我叽哩咕噜些什么，只懂我手里
是路线交错的地铁地图
而那边黛青的松影下
我的同伴正举起了相机
瞄准着他们：两张泛红的小脸
对望了一眼，半带着迷惑
半带着怯生生的傻笑
让我揽着他们的肩膀
衬着东京薄阴阴的天色，咔嚓
一同摄进这五吋的照片

这灰发的游客来自何方
永远，他们也不会知道
或许在晚餐桌上，这件事

会带点好奇地告诉家人
不要几天也就淡忘了
或许,在两个孩子这年龄
我见过他们的舅公或祖父
——拿的是行军,不是观光,的地图
举的是卡宾枪,不是相机
开动时也不止咔嚓的一响
戴的是尖顶帽,穿的是土黄的军装
大拇趾分叉的黑色胶鞋
踏破了我读的《本国地理》
飘的是太阳旗遮暗了太阳
在我童年无童话的天上
飞的是炸弹,不是风筝

或许,我见过他们的祖父
或许,是他们的近邻,远亲
那时我正像他们这年纪
除了那一片火光与旗影
凄厉的警报扭歪了街巷
怎记得某一张狰狞的脸形?
此刻我拥的是他们的子孙
乌亮的黑发柔包着圆颅
一高一矮,白衣和短裤
滚白边的深蓝色书包,绣着
六角形的校徽,四字横排的氏名
微微摆动地背在腰际

红颊被鱼旗风吹得更透红
蒸出隐隐可闻的汗气
小肩头瘦瘦地窝在我掌里

当一群鸽子飞落在草地上
喉音暧昧地在腹语,当一对天鹅
白影倒曳于粼粼的碧波
划着昭和太平的岁月
这两个学童,眉眼灵秀
像东京橱窗里对着人笑的
和服娃娃一样的小童啊
你们这两代祖孙,我怎能
怎能够联想在一起?
隔着四十年前的梦魇,我怎能
从这灰发的观光客
找回那惊悸的小难民?
正要举手揉一揉眼睛
那边的 Minolta 镁光一闪
“再来一张,不要动!”

附注:日本学童制服,全国一律。书包上横排六字,为首“氏名”二字。
鱼旗风,指日本风俗以阳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街头遍悬鱼形纸旗,随风飘摆。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伞 中 游 记

从日本回来的那个晚上
家人迫不及待地围住我开拆
——剥完了一层又一层
那些色调雅致的包装纸
上面断断续续地印着
半悟半猜的一些汉字
像唐碑宋帖，躲在不行不草的
怪体之间，在眨眼暗示

终于露出了几只竹杯
以节为底，还有只陶瓶
方口而长颈，浅青晶莹的瓶身
线条随机地走着裂纹
说是清水烧的名陶，江戸风味
还有能剧的假面，黑齿，细眼
一脸诡味的似笑非笑
还有把京扇子闪着占金

还有浮世绘薄薄的册页
落笔素净，敷色单纯
安藤广重或北斋的妙品
几个妇人浴后在拭身
涧水声中樵夫在过桥
——一面传观着这些，一面争问
子弹车快成什么样子？
天妇罗好吃呢还是寿司？

没人注意的一把小伞
从箱底我取了出来
悄悄地挂在门背后
悄悄地，深恐惊动
还有点湿意的黑绸褶里
那一城霏霏的京都春雨
雨中的禅寺，如许幽深
总有一弯碎石的小径

穿过竹丛或松阴，绕过古井
隐隐约约地没人，那导游说
《源氏物语》的第几帖里
——而我却总是怀疑
因为窸窣的翠竹背后
有什么人，是白居易吗？
在咳嗽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所谓永恒

所谓永恒
岂非是怕鬼的夜行人
用来壮胆的一句口令
在吹熄火把的黑风里
向前路的过客
或后路的来人
间或远远打一声招呼
暗传一个动人的传说
说是有一座不夜城
昙花绽蕊迸放的千灯
边界一过赫然就在望
从不可逼视的中央广场
迎面激射而来的
那路,原来是一道光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国际会议席上

如果从太阳的诞辰到现在
是日正当中的晌午
人类历史的开始
不过从十一点五十九分
五十九分的五十九秒
而满堂的学者和作者
从黑发到白发,从黑须到棕须
却喃喃祷一些发光的美名
说它们与太阳同寿
莎士比亚,雨果,李太白,川端康成
用英文,用法文,用中文与日文

坐在大厅的一角,戴着耳机
忍受着各种腔调的翻译
多么疲倦啊,我想起
十一点五十八分的远古
那时没有任何名字,横写或直书
只有风在空间来去

无名氏的风过处
所有的树都点头
所有的浪都挥手
仲尼未生，释迦未悟
基督未赤脚在地上行走
天上的星象如初夏的新萤
自由自在地飞着，一一，尚未命名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捉 放 蜗 牛

一阵大雷雨呼啸过后
盆栽的茨菇秋海棠叶底
蠕蠕地盘踞着一匹
螺纹回旋的灰色小蜗牛
正沿着多节的老茎开始
得寸,进尺,他孤诣的长征
这潜移暗袭的小侵略者
对开得正盛的这盆秋海棠
有跟我截然相反的打算
——我的,是唯美,是快餐秀色
他的,是出猎,是苦寻粮食
穿孔的阔叶斜披着翡翠
一串串的红葩低垂着珊瑚
我的盆景是他的仓库
他并不跟我辩论,只默默
任重而道远地兀自向上攀
攀,攀,滑腻腻的一对触角探
探,探,把怪眼伸入半空

像一对潜望镜在刺探
上面的军情，一触到我的指尖
机警地就退进了圆壳
我把他轻轻地从茎上拔起
半带着厌憎，半带好奇
这一团盲目的欲望，我握着
——该怎么处置他呢，这小小俘虏？
这冥顽的装甲兵，一捏，就碎了
要是一脚，就解决得更快
而究竟，他犯的是什么罪名？
企图吃我的盆景未遂？
或逃得太慢，生得太不美？
(不像那群吱吱的飞贼)
我是谁，凭什么来演上帝？
我自己呢，又掌握在谁的手里？
他又凭什么标准来判断
 我小小的企图
应该幻灭或应该满足？
苦笑着，我把这一壳小顽固
放回他未竟的长途
一时也没有想起
问秋海棠同不同意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

东京上空的心情

一丸斜日在东京湾的波上
多少新町和旧桥在雾里
这是最难防御的时辰
客心是一条水平线
牵着那样长的海和天
驾驶员说：“东京的时间
是下午六点三十二分了”
我的腕表才五点过半
靠窗的旅伴收回了阔眺
“时间变了”她说：“该拨下表了”
她戴的，只是那样精细
再也旋不开娇小的转齿
“我还是留住香港的下午吧”她说
“把你的，拨成东京的黄昏”

我漫应着，回顾来时的方向
西南的天脚下还逗着霞光
不忍就此一拨，拨乱了
日日夜夜在我的腕上

倒数着香港珍贵的时间
——只为了千里的波程外
珠江口上同样的落日
正落向那一湾湾的青山碧海
水翼船带来的暮色里
满港的桅樯愈稠愈密
白鸥斜处，红磡正对着北角
两岸的水市对着山楼

七四七正侧翼下降
天旋地转的嚣叫声里
听不见腕上分秒的叮咛
只知道那一对互追的细针
岁月伸出的一对触角
仍敲着六百万人的朝朝暮暮
米旗未下红旗未挂的心情
边境到中环加速的节奏
钢轨从牛年敲叩到何年？
金属的节拍啊敲到天荒地老
坚贞的金属会否疲劳？
五十年不变吗？我不敢预言
只知道此刻在我的腕上
血，仍在奔着，跳着，滚滚地流着
而在最贴近血的要害
仍奔着，跳着，香港的时间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十年看山

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
是这些青山的背后
那么无穷无尽的后上
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做大陆
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
英雄落难叫它做江湖
看山十年，恨这些青山挡在门前
把那片朝北的梦土遮住
只为了小时候，一点顽固的回忆
看山十年，竟然青山都不曾入眼
却让紫荆花开了，唉，又谢了
十年过去，这门外的群峰
在诀别的前夕，猛一抬头
忽然青青都涌到了眼里，猛一回头
早已青青绵亘在心里
每当有人问起了行期
青青山色便哽塞在喉际
他日在对海，只怕这一片苍青

更将历历入我的梦来
——凌波的八仙，覆地的大帽
镇关的狮子，昂首的飞鹅
将缩成一堆多妩媚的盆景
再一回头，十年的缘分
都化了盆中的寸水寸山
顿悟那才是失去的梦土
十年一觉的酣甜，有青山守护
门前这一列，唉，无言的青山
把嚣嚣的口号挡在外面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

老 来 无 情

老来无情，料不到行期日近
告别香港竟如此地艰辛
一草一木为何都不胜其眷眷？
四面的水貌与山容
十年为邻已把我宠惯
惯于那样的潏潏与空濛
那样的青睐惯于顾我
顾我，护我，脉脉地厮守着我
这四面的山形与水态
到某月某日，真放得开
放我一飞就出去了吗，头也不回？
每当我危立在飞鹅山顶
俯瞰一架架越洋的巨机
在壮烈的尖啸声里
一扬头便纵上了悠悠的云路
不敢想某月某日，其中的一架
注定要武断地挟我飞去
飞去了我，却留下了飞鹅

火急的轮胎一离地
便从此结束了吗，我的沙田时期？
只留下这一座飞不去的飞鹅
傲然探首在天地之外
企着一场千古的等待
等某年某月某日，我回来作客
回到我今日为家的沙田
千丝万缕难断的因缘
回到这山长水久的故居
来做匆匆过境的新客
——却忘了一生，唉，能有几个十年
生死之间也无非作客
脚下那片红尘滚滚
班机起起落落，地车去去来来
也无非是过眼的罍粟花开
一切过客都匆匆地走过
再磨也不破的此山叫飞鹅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别 香 港

如果离别是一把快刀
青锋一闪而过
就将我剖了吧，剖
剖成两段呼痛的断藕
一段，叫从此
一段，叫从前
断不了的一条丝在中间
就牵成渺渺的水平线
一头牵着你的山
一头牵着我的眼
一头牵着你的楼
一头牵着我的愁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梦 与 地 理

问 烛

偶然,在停电的晚上
一截白蜡烛有心伴我
去探久已失落的世界
看它殷勤带路的姿势
和眷眷照顾着我的清光
是那样熟悉而可亲
——不免令人怀疑
它就是小时候巴山夜雨
陪我念书到梦的边缘
才黯然化烟而去的那枝
每一截蜡烛有一段故事
用蕊心细细地诉给火听
桌上的这一截真的就是
四十年前相望的那枝?
真的就是吗,烛啊,我问你
一阵风过你轻轻地摇头
有意无意地像在说否
有意无意地又像在说是

——就算你真是从前的那截
在恍然之间被我认出
又怎能指望，在摇幻的光中
你也认得出这就是我
认出眼前，咳，这陌生的白发
就是当日乌丝的少年？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纸 船

我在长江头
你在长江尾
摺一只白色的小纸船
投给长江水
我投船时发正黑
你拾船时头已白
人恨船来晚
发恨水流快
你拾船时头已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

海 劫

搁浅在床头的小茶几上
是一枚乖巧的贝壳
有艳丽的霞晕为它纹身
——那是昨天黄昏
在海峡的长廊观看落日
那一幕壮烈的告别典礼
我从潮湿的沙上拾起
像童年那样子放在耳边
想听听海神最近的消息
关于珊瑚哪,珍珠哪,和人鱼

海啸从枕底滚滚地旋来
鼓起了满床的水气
一阵腥臊令人要晕船
而从嚣张的浪声里,隐隐
是什么愈来愈近啊,你听
是海盗船刚过吗还是巡逻艇?
怎么这一片喊声和哭声?

是谁，在快沉的难民船上
还抱着断桅和破舵像抱着
联合国呢或是海神？
霍地坐起，我满身冷汗
一下子扭亮的台灯照出
顿然静寂的房间
只一枚海劫后的小贝壳
搁浅在床头几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水 平 线

——寄香港故人

轻描淡写，最难捉摸的一弧浅蓝
蛊惑我四楼朝西的长窗
欺负我黄昏眺海的远目
日落和霞烧都在此截止
再重的货柜船都在此失踪
一层层翻滚的潮水，溅着白沫
像骚然的回忆，起起落落
都是你鼓动而来的吗？
有人叫你做水平线，有人叫天涯
天和海，由你来分开，还是缝拢？
——多诡秘的一条拉链啊
要是能找到你的链头
我就能拉开空间的面具
看遥遥的对海，那些街道，那些灯
那些迷楼上，我日夕思念的朋友啊
向东开来的一排排窗子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

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刚才在店里你应该少喝几杯的
进口的威士忌不比鲁酒
太烈了,要怪那汪伦
摆什么阔呢,尽叫胡姬
一遍又一遍向杯里乱斟
你该听医生的劝告,别听汪伦
肝硬化,昨天报上不是说
已升级为第七号杀手了么?
刚杀了一位武侠名家
你一直说要求仙,求侠
是昆仑太远了,就近向你的酒瓶
去寻找邈邈侠和糊涂仙吗?
——啊呀要小心,好险哪
超这种货柜车可不是儿戏
慢一点吧,慢一点,我求求你
这几年交通意外的统计
不下于安史之乱的伤亡
这跑天下呀究竟不是天马

跑高速公路也不是行空
速限哪,我的谪仙,是九十公里
你怎么开到一百四了?
别再做游仙诗了,还不如
去看张史匹堡的片子
——咦,你听,好像是不祥的警笛
追上来了,就靠在路旁吧
跟我换一个位子,快,千万不能让
交警抓到你醉眼驾驶
血管里一大半流着酒精
诗人的形象已经够坏了
批评家和警察同样不留情
身分证上,是可疑的“无业”
别再提什么谪不谪仙
何况你的驾照上星期
早因为酒债给店里扣留了
高力士和议员们全得罪光了
贺知章又不在,看谁来保你?
——六千块吗?算了,我先垫
等〈行路难〉和〈蜀道难〉的官司
都打赢之后,版税到手
再还我好了:也真是不公平
出版法哪像交通规则
天天这样严重地执行?
要不是王维一早去参加
辋川污染的座谈会

我们原该
搭他的老爷车回屏东去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拜托, 拜托

无辜的鸡头不要再斩了

拜托, 拜托

阴间的菩萨不要再跪了

拜托, 拜托

江湖的毒誓不要再发了

拜托, 拜托

对头跟对手不要再骂了

拜托, 拜托

美丽的谎话不要再吹了

拜托, 拜托

不美丽的脏话不要再叫了

拜托, 拜托

鞭炮跟喇叭不要再吵了

拜托, 拜托

拜托, 拜托

管你是几号都不选你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把旧钥匙

无意间在上衣的口袋里掏出
咦，这么一把旧钥匙
那是临别香港的下午
乱忙之际带上了飞机
——那催命的下午啊逼人的大限
如痴如病，在虚实之间
我走进森严的海关像陷进
活生生一场瞠目的梦魇
把挥别的手臂，眷顾的眼神
狠狠，都抛弃在关口

狠狠，都抛弃在背后
在云下，雨下，在无情的海峡
在蓝得空无远得虚幻的一边
只剩下这把多情的钥匙
十年的记忆串成匙链
一路跟来这陌生的港城
怎知我现在进进出出

另一角海天的朝朝暮暮
带的是另一把钥匙了
开的,是另一扇门

钥牙参差,链孔圆浑
这可亲可靠的触觉
当初也这样握在指间
喀喇喇只一转,就开了那门
就开了那整个世界,十年悠悠
重重叠叠的指纹,你可作证
喀喇喇只轻轻地一转
就转动了阴阳,日轮又月轮
直到那扇门永远关上
在大限逼人的下午

而此刻,无论我怎样地紧握
曾经灵验的这把魔杖
还能像从前那样
轻轻一转就启开
哎,紫荆花正艳的自由港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香 港 结

十年打一个香港结
用长长的海岸做丝线
左盘右转
编成了萦回的港湾
用地铁连成一串
那样潇洒的活结
以为到时候
只消轻轻地一抽
从头到尾
就解了一切的绸缪

而今已到了那时候
无论当初打结的人
怎样地抽手
怎样地抽身
怎样侧侧又转转
那死结啊再抽也不散
而无论是哪根线头

从西贡到长洲
总是越抽越紧
隐隐,都牵到心头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飞 瀑

不是失足更不是自尽
一路从上游奔腾而来
是来赴悬崖的挑战
飞吧,轰动千山的一纵
把生命扬在半空
乘着最透彻的一刻
已往和未来断然一割
把危机化成了生机
这壮烈的交割典礼
这一去,就是下游了
那一堆狰狞的乱石
全在那下面等我
要把我撞伤,撞碎
撞成飞沫和漩涡
却拦不住我
向一个出海口
奔腾而去的决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石 器 时 代

每当我呆呆地立在窗口
对着一只摊开的纤手
拿不出那块宿命的石头
——用神秘的篆体
 刻下我的名字
 证明我就是我
 那宿命的顽石
就觉得好奇怪啊
仿佛还是在石器时代
一件笨拙的四方暗器
每天出门要带在袋里
当面亲手的签字还不够
一定要等到顽石点头
窗内的女人才肯罢手
死后要一块石头来认鬼
活着要一块石头来认人
为什么几千年后
还挣不脱石头的符咒

问你啊,袋里的石头
什么时候你才肯放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后记:出国多年,初回台湾,事事要动用私章,感到十分不便。篆刻可以是一种艺术,但是在日常生活上要证明一个人的身分,宁信顽石而不信巧腕,却是落后的办法,应加淘汰。

望 海

比岸边的黑石更远,更远的
是石外的晚潮
比翻白的晚潮更远,更远的
是堤上的灯塔
比孤立的灯塔更远,更远的
是堤外的货船
比出港的货船更远,更远的
是船上的汽笛
比沉沉的汽笛更远,更远的
是海上的长风
比浩浩的长风更远,更远的
是天边的阴云
比黯黯的阴云更远,更远的
是楼上的眼睛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梦 与 地 理

轮廓像一匹侧踞的海兽
岬头那座怪岩的背后
如果我一直向前走
就是错落的澎湖了吗？
再过来，挡在那块小石矶后
该是厦门呢，还是汕头？
——都不过是到台北的距离
如果，这四方红楼的文学院
面海的排窗是西南偏西
那一艘舷影迷幻的货船
是正对着呢，还是斜对着香港？
而那么壮烈的霞光啊
早已成灰的越南，再烧一次吗？
疑惑的望远镜来回逡巡
——双筒的圆镜，七点五倍
那是向一位同事借来
准备今晚寻哈雷彗星
大地多碍而太空无阻

对这些梦与地理之间的
问题
镜中千叠的远浪尽处
一根水平线若有若无
是海全部的答复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欢呼哈雷

——Hail Halley, Hallelujah Halley.

星际的远客，太空的浪子
一回头人间已经是七十六年后
半壁青穹是怎样的风景？
光年是长亭或是短亭？
银发飞扬，白髻飘飘
曳着独行侠终古的寂寞
犯次妃，冲紫微，横渡淡淡的天河
古册里出没无常的行踪
乱了星宿井然的秩序
惊动帝王与孩童，带来噩梦
战争，革命，瘟疫，与横死
钦天监不知该怎样解释
市井的童谣，江湖的俚调也不能
要等哈雷，你忘年的知己
用一条抛物线的细细
向洪荒深处的星族光谱
去追踪你飘泊的身世如谜
从此你有了一个俗名
再回头来寻你人世的知音

挥舞那样峇赫的信号
来为他作证,却晚了十六年
先知,唉,总是踽踽的早客
等不及迎接自己的预言
像一枝回力镖你斜刺里飞来
逆着所有行星的航道
所有的望远镜都在瞄准
整个剧场在兴奋地等待
主角从夜的最暗处登台
今年最轰动的天外来宾
看镜中,你触目的侧影
潇洒的长发梳了又刷
迎着大火球刮来的飓风
太阳广场的坦坦荡荡
绕着一个空旷的 U 形
你正在大转弯,准备回程
一九八四,当代的预言刚过
又见你远从古代的传说
拖来扫帚的阴影,真可怜
惶恐的人类无告又无助
还承受得了多少的威胁呢?
地上的人祸怎能推诿给天灾?
你真的是扫帚,就挥帚吧
扫去我们心头的凶兆
独来独往的壮士,是你
七十六年成一劫,你度了几劫?

是什么天谴冥冥在逐你
放你到冥王星荒冷的边境？
回望太阳像一只病萤
不甘长做黑狱的死犯
你总是突围而出，来投奔太阳
灿烂的巡礼，来膜拜火光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让我，也举镜向你致敬吧
亿万镜头，今夜，都向你举起
六寸的短镜筒，一头
是悠悠无极的天象，一头
是匆匆有情的人间，究竟
这一头有几个人能够等你
下一个轮回翩然来归？
至少我已经不能够，我的白发
纵有三千丈怎跟你比长？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
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方
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
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

一九八五年耶诞于西子湾

后记：回力镖(boomerang)，一译回飞棒，乃澳洲土人行猎的武器，用弯曲的坚木制成，作英文字母L形，扔出后能循长椭圆形飞回原处。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让春天从高雄登陆
让海峡用每一阵潮水
让潮水用每一阵浪花
向长长的堤岸呼喊
太阳回来了，从南回归线
春天回来了，从南中国海
让春天从高雄登陆
这轰动南部的消息
让木棉花的火把
用越野赛跑的速度
一路向北方传达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

后记：高雄市政府、中山大学、台湾新闻报合办的“木棉花文艺季”在四月间热烈地展开。我为“文艺季”写了这首主题歌。

控诉一支烟囱

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
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
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
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
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
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
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
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
有时，还装出戒烟的样子
却躲在，哼，夜色的暗处
向我噩梦的窗口，偷偷地吞吐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风在哮喘，树在咳嗽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朦朦的眼瞳
正绝望地仰向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

重 回 沙 田

重回沙田

像一个人迷的读者,意犹未尽
追进了一部小说的续集
——一部长篇小说,似完而未断
高潮已过,余音不绝
苍老的迷信里常说的缘分
原来都应该,唉,应该任它
在某种低回的调子里
慢慢地,任它淡出了
又回来寻找些什么呢?
旧愁似海,前缘如丝
所有的角色,或嗔或笑
或恨或痴,或静静地过着日子
都各有各的归宿了,究竟
要回头寻找些什么呢?

该带走的,去年的夏季
在一场惊惶的雨里早带走了

带不走的,永远已经留下
永远萦绕着这片烟水
高时依云,低时随波
倦时就憩在以前的阳台
无限其眷眷的一望水镜上
依然是八仙待渡,马鞍出尘
长堤外,依然是成谜的那艘白艇
倒影栩栩如回忆的幻景
而我要追踪的那个故事呢
像所有的故事回顾时那样
总是,唉,展开时令人兴奋
收拢时令人低回,而续集呢
五色的补天石总缺了一块

最后是一列火车赶路向北去
低柔的黄昏带来
橘色的雾灯一排排,在对海
不变的是那故事的插图
仍留在那一页
正是我走前所揭开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

中 国 结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苦笑
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
你的红丝线不够长
怎能把我的童年
遥远的童年啊缭绕
也太细了，太细
那样深厚的记忆
你怎么能缚得牢？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摇头
说不出是什么东西
哽在喉头跟心头
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
我要的只是放松
却不知该怎么下手
线太多，太乱了
该怎么去寻找线头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挖 土 机

嗜土的样子就像嗜血
那一排无可理喻的怪牙
只要一口咬定
就缺了一大块风景
泥沙就从牙缝里泻下
扎扎的马达声里
不到一个月,就把整个山坡
吃剩了瘦瘦的半条背脊
到底要嚼碎多少牧歌
你才肯罢手呢,怪牙?
无论我跑得多远
无论我跑得多快
只怕再也逃不过
来势如坦克你的履带
一小时几码的速度
在我的脚跟后一路追来
谁要是敢向你索讨
失踪的蝴蝶,蜜蜂和鸟

和几亩不能复活的春天
那一排狰狞的怪齿
就伸长着颈子昂头吼叫
“凡我到处,谁都挡不住
一整排蠢蠢欲动的楼屋
一整条不耐烦的公路
都在我背后挤我推我
催我的履带带动未来
不相干的,通通都给我让开
别阻碍崭新世界的队伍
你要的风景吗,还你!”
一阵骨碌碌之后
又吐出一大口泥沙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

垦丁的一夜

飞车南下
赴一个远客的百年之约
古玉色的月夜，半昧不明
那长发飘风的回头浪子
可遇而不可求，终于是不遇
云天渺渺，星斗稀稀
错过了今夕，后会只怕是无期

摩托车队乱发着脾气
在公路上不耐烦地逡巡
汽车沿着涛声一路排过去
摊贩灯的夜市仍架着几管
单筒的望远镜怔怔地向南
等不明的飞行物带来
第三类接触的惊叹

牧童和钦天监也曾经
像我们这样彻夜不眠吗？

只为了守望那可怕的扫把
赫然,从传说里出现?
“彗星是接不到了,”一个同伴说
“为什么不去迎接太阳呢?
现在才刚过五点”

“去啊,去看日出,去迎接明天!”
高高低低的一行人
两支手电筒指指点点
一路摸黑深入了龙坑
毛乌乌地,两侧,都是林投树吗?
为什么老在我脑后探手
要勾谁的呢,我的头吗?

夜是一张薄薄的油纸
轻灵巧妙的鸟舌
究竟用几口剪刀的音乐
剪开一角惺忪的黎明?
而远处,肺活量惊人的鼾声
从稠密的树影后摇撼而来
是谁的呼吸呢? 是海?

劈脸鞭过来那么长的水平线
太平洋鼓动满海的潮水
轮番来捣打黑珊瑚的岩岸
漩涡和飞沫的器音

震动怪石遍体的层鳞
棱角的锋芒唐突着晓色
龙骨盘错着蛟筋

不再让天色犹豫
侧影峥嵘的虬头角上
血色饱满的一丸红珠
已喷吐而出——这便是那浪子
冲星闯月从七十六年外
一路赶回来朝拜的太阳吗？
看他堂堂飞腾的姿态

那不可压抑的气派向上
那宇宙年轮的赫赫红心
为每一场破晓的典礼盖印
那金光慑人的神箭手
——正是我们和哈雷
和一切举向火霞的眼睛
共同崇拜的父亲形象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

古 风 三 首

——送国彬远行并赠锡华、维梁

天 马 行

泼刺刺曾经是天马的四蹄
左右争先,前后呼应
踏出十年的云飞风起
轰动吐露港上
所有的浪头滚滚都回头
至今驰骤已到了尾声
零落是渡海而去的蹄印
只空空的马鞍留下
留下空空的马鞍
还在等神奇的四蹄
划然一声仰天的长啸
把散了的风云从海外
——,都叫回家来

海 角

新炊的黄粱还没有熟透

海角一梦已做了十年
这满镜的水光怎么挡得住
门前那一条高速公路
日夜嚎吼地奔向未来？
只剩下相思成林牵着绿烟
和一径紫荆挂着红雾
海角一散便各自天涯
音讯都托付云程与水路
纵紫荆作锦，相思为针
黄粱惊梦的破处
有谁能织补？

送故人远行

昔日初逢，我刚刚四十过半
今朝相送，你竟已步入中年
紫荆花，年年发
一回头黑发变白发
此去加拿大满地是江湖
千里的皓白你一人独钓
送你作伴一只精工表
戴在你腕上吧，香港的时间
愈来愈珍贵香港的分秒
滴滴答答地铁的节奏
未来在冰天雪地的岁月
就凭这轮回细细的叮咛：
紫荆花，年年发

初逢在树下
相送在树下
但愿他日重逢
仍在花树下

后记：诗人黄国彬辞去香港大学英文系讲师教席，将于九月中旬远迁加拿大，沙田文友，再减一人。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应诗风社之请去香港演讲，初见国彬，当时我已四十五岁，他还是二十七岁的青年。沙田山居十年，谈诗论文，往来最频密的，是梁锡华、黄维梁、黄国彬。这一段可贵的因缘，我戏称之为“黄梁”。于今回顾，十年只如一瞬，但憾其短。去年九月，锡华与我同时离开中文大学，锡华应岭南学院之聘任该校文学院院长，我则回高雄任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香港本岛，对沙田而言，也算是“渡海”了。天马四蹄，竟有三蹄渡海而去，零落甚矣。“马鞍”，影射凌傲沙田的双峰马鞍山。紫荆不用说，是香港的市花。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记于沙田旅次

珍珠项链

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
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
以为再也拾不拢来的了
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蓝磁的盘子
带笑地托来我面前,问道
十八寸的这一条,合不合意?
就这么,三十年的岁月成串了
一年还不到一寸,好贵的时光啊
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
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
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阴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终的这条项链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凭这贯穿日月
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结婚三十周年纪念

泳 者

就让我一纵而入吧，波动的海
纵入你回荡的水域
一个匍拜的泳者，我不过
以身许海，更无保留
只求你，至爱的水神，保佑
顺流平安地泅到对岸
但今晚的海流这般起伏
究竟要带我，一个可怜的渡者
到哪里去呢？最诱人的危险
是海藻在漩涡的边上盘旋
耳畔似传来人鱼的吟歌
若我是船夫怕也要晕船
何况此刻无舵又无桨
汗湿的胸膛喘息着无助
你真的要溺毙我吗，你的信徒？
这险峡与珊瑚的暗礁
当真不让人活着泅渡？
不断涌来的一阵阵潮水啊

我快要力尽了,快要
请把这海滩的赤体
送到平静的沙滩上去吧
——轻,轻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昙 花

任谁的眼睛都不许来偷窥
子夜,你私密的秘密
要等最远的星光都别过头去
才肯把复瓣的雪肌
一层又一层向内开启
直到迷情的高潮
才向我,哦,单单向我
吐露你惊怯的蕊心
一簇明艳微湿着金粉
皎不可犯的奇迹啊,可惜
不到日出就早已关闭
而一夕仙凡的因缘
真也值得千岁的苦等
和事后,永久的回味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雨声说些什么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
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
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
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
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
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
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
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
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
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
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
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
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
怎么还没有停啊：
从传说落到了现在

从霏霏落到了泚泚
从檐漏落到了江海
问你啊，蠢蠢的青苔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水晶球

无论是隔着时光或是窗玻璃
温柔的雨啊怀念的雨
一串串再数也不完的念珠
向我滴滴点点地倾诉
重重叠叠那许多阴天
少年的回忆叠着童年
多少院落斜撑着檐角
鳞鳞的灰瓦上积压着灰云
青苔蠕蠕，从清明爬到端午
才从阶边抵达水缸边
多少只蜗牛从瓜架下，爬吧
一夜的磷印还不到墙头
一夜的喧蛙全加起来
到天亮也不过是口空井
而一夜路过的油纸伞呢？
全都靠回谁家的门后？
——而无论说的是什么
那故事总是沁着水痕

带着珠灰色低调的阴润
迷幻的雨啊飘忽的雨
捉不着,挽不住,看每一颗
在伞骨尖上正盈盈欲下坠
欲坠而犹悬,经不起一点点摇曳
圆滚滚的一颗水晶小球
童年啊从那头窥探未来
成年从这头又似乎能够
恍惚之间能回顾以往
——能回顾以往吗?
那许多反光的小水塘呢?
满地的小魔镜,刚踏碎了
立刻又合起,倒映着奔云
而放学途中那许多同伴呢?
怎么一转身都走散了呢?
问你啊,风里的水晶球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放心吧，钦差大臣

——焚寄林则徐

从前还是苍白的病夫
战战兢兢地关着窗子
暧昧的榻上斜靠着身子
用一根着了魔的棒子
向幽幽的鬼火
一明，一灭
召来沉沉下坠的梦乡

现在变了高雅的绅士
大大方方地坐着，走着
在街上，在车上，在会议席上
用一只小巧的银盒子
随手拨出的火花
一明，一灭
召来冉冉升腾的烟雾

有时更是潇洒的牧童
看他鞍上侧影的雄风

四蹄踏过空空的旷野
托他到风景的高处
像西部片里拔枪的神速
一支马背乐忽然
被他的快手抽出

从前还是走私的虾艇
偷渡珠江的夜色
现在是昂然的货柜船
乘着太平洋的涛声
放心吧，钦差大臣
还是公然的烟草交易
不是你的罂粟战争

烟云不过是龙嘘成的白气
这袅袅的一缕清香
岂能把龙子跟龙孙吓住？
医生说约翰乖，玛丽乖
不再玩这种芬芳的毒雾
放心吧，钦差大臣
且让给龙族来吞吐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

后记：马背乐乃一种洋烟牌名的谐音。

对 灯

值得活下去的晚年,无论多孤单
必须醒着的深夜,就像今晚
当浑然的涛声把不安的世界
轻轻摇成了一梦:港内的船
山下的街道,邻室的妻
岸上的鼾息应着水上的风声
可幸还留下这一盏灯
伴我细味空空的长夜
无论这一头白发的下面
还压着多少激怒与哀愁
这不肯放手的右手,当一切
都已经握不住了,尤其是岁月
还想乘筋骨未钝腕血未冷
向命运索取来此的意义
而你,灯啊,总是照顾在近旁
青睞脉脉三尺的温馨
凡我要告诉这世界的秘密
无论笔触多么地轻细

你都认为是紧要的耳语
不会淹没于鼾声，风声
更保证，当最后我也睡下
你仍会亮在此地，只为了
守在梦外，要把我的话
传给必须醒着的人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

高雄港的汽笛

偶或,越过海气阴寒的空间
远远地吹来一声汽笛
沉痛的音调因重负而压低
暗暗摇撼着整个港城
余音不断,牵动多少缆索与锚链
多少桅樯啊,和桅顶挑乱的众星
像夜景变成了一片横隔膜
在起伏的水面频震
就知道重吨的货柜轮,又一艘
吃水深深,在进港或是出港了
铁灰的舷影峭起如绝壁
下面追随着匍行的小艇

从他浑厚的男低音里
能想象肺活量有多骇人
孤独的灵魂该惯于远征
越不尽水蓝的荒漠啊,东经又西经
低纬之后又高纬,穿过暗礁,冰山,险峡

流放到灯塔,水禽,与人鱼的神话之外
去赴暴风雨之约,看天与海
为一条灰濛濛的水平线
闹翻了脸,在叛云与逆浪之间
一场接一场卷进了决战

听,汽笛又响了,回声隐隐
绕过灯塔,沿着防波堤吹来
若是在进港,船啊,你一定很倦了
只求躲避外面的风波
若是出海呢,气象台说
卫星图上的气压很低
此去向北,会撞上恶劣的天气

不过是一声汽笛罢了
竟然触动我腔膛的共鸣
想一艘船啊孤傲的灵魂
该属于港湾呢或是海洋?
该系于锚链或纵于波浪?
如果我,是这样的一艘货轮
吃水深深,曳着悲壮的汽笛
一道防波堤两个世界
进来的安全和出去的冒险
究竟,该怎么选择?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七日

停 电 夜

像对着生日蛋糕
要吹灭所有的红烛
过境的风神一口气
吹灭了这港城
远远近近的灯光

苦坐在黑暗里
才想起厨房的抽屉
根本找不到蜡烛了
哪怕是短短一截
来烘托古典的西窗

何况你回去了北方
只留下我在南部
独听着寿山的夜雨
落在山上和山下
落了满满一海峡

要是你在我身边
又何须灯光,烛光呢?
正好,像洪荒的伴侣
把一切都还给黑夜
只剩原始的触觉

你偏在台风的对面
不让我今晚做一个
唐末或史前的男人
电筒跟火柴都没有
只能在暗里坐困

只能坐困在暗里
一个守洞的野人
不知道用什么石器
不知道什么是火
等吧,等燧人氏诞生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九日

天 问

水上的霞光啊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啊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啊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啊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啊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大度山怀人

大度山的风
浩浩从海上吹来
仍像你当日
那样慷慨

大度山的树
从相思到细叶榕
却比你当日
更密更浓

大度山的路
无论左弯或右盘
仍像你当日
随着山转

其中有一条
送你迢迢去山外
一去已半生

不再回来

而我也只是
一宿重访的过客
山上的行人
有谁认得？

有谁认得呢？
除了天风吹野树
吹上山的路
下山的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七日与鍾玲同上大度山演讲，一夕远怀
杨牧而作。

垦丁十九首

大 尖 山

抬头,你永远在上面
回头,你永远在天边
垦丁是一切风景的结论
而你是垦丁的焦点
无论春天如何攀爬
也不能抵达你的半腰
天风和野云都为你改道
阳刚之美的一座石塔
所有仰望的眼光合力
将你供奉到天际

落 山 风

落山风来了,快抓紧你的斗笠
一群群过境的冬候鸟
带来七个月的风季
落山风来了,吹过山坡与河谷

吹过悬崖与绝壁,吹过
甘蔗和高粱田,吹过荒地
把一切草木都吹得低头
唯有大尖山独立在风口
把高贵的额头
对着天长与海久
昂成垦丁不朽的形象

金 色 时 辰

最可惜是这奇幻的时辰
光是斜光,影是侧影
一整幅不可能的绚烂
用旭日的细丝线
一针针密密地钩成
只要你能够找到线头
轻轻地抽,静静地收
就能够把这满海的赤金鳞
一网都打尽

南 湾 之 晡

所有的红拂草都守望在水边
朝一个方向挥动着风旗
所有的波浪都奔向天际
闪着银盔,翻着银蹄
壮阔的水平线上去列队
只等太阳一就位

就开始霞火烧天的典礼

讨 海 人

天一样长的霞火烧着橘色
是远方有人在喊你
在远方喊你的回声吗？
晚饭的时候了，讨海人
荒凉而颠簸的水路，何处
才是你顺风的回程？
一条小渔船的胸脯
要承受满海滚滚的浪头
向黑潮的深处去索讨
一网又一网的生鲜活跳
——若是网重而鱼多
满舱的丰收该庆贺，为你
若是网轻呢，唉，也该庆幸
又逃过了一劫，为鱼

银 梦 海 岸

今晚的海岸，该怎么说呢？
远方，是蓝幽幽的天色
近处，是黑阗阗的地形
只有中间闪动着一片
又像是水光又像是时光
从一个吹笛的银梦里
满满地流来

问 海

是骤生也是夭亡的典礼
刹那的惊叹,转瞬的繁华
风吹的一株水晶树
浪放的一千蓬烟花
为何偏向顽石上长呢?
为何偏向绝壁上开?
壮丽的高潮为什么
偏等死前的一霎才到来?
问你啊,无情的海

浪 淘 沙

风吹不尽的就留给浪去淘啊淘
淘成了这样的浪淘沙
哪一粒是你呢,究竟?
哪一粒是我,是他?
时间的指纹满满一身
留下一圈圈公开的年轮
哪一圈是来世呢,究竟
哪一圈又是前生?
美丽得催眠的千层花纹
留给悠悠忽忽的海风吧
去细细地翻认

风 吹 砂

山与海都不肯收留你
终年在风里徘徊
吹不尽啊飞扬的身世
冬天驱你上山去,夏天又下海
在荒凉的岸边,一遍遍
演你的轮回故事
风吹砂,多空旷的名字
比苍老的历史更加原始
带一把细白回去吧
一片小小的塞外
就让它横在
浅浅的青花瓷盘子里

贝 壳 砂

白净的沙滩是水陆的交易会
你来看,海神的摊位
多精巧的珊瑚与贝壳
不计岁月的琢磨,被风,被浪
被细致的沙粒慢揉又细搓
洗出人宠人爱的光泽
是从那位水精的宝盒
滚翻出来的这许多珍品
就这么大方,海啊,都送给了我们
而人呢,拿什么跟她交换?

除了一地的假期垃圾
破香烟盒子和空啤酒罐

保力溪砂嘴

八瑶山下清清的淡水
左转右回,一路下坡
哼着一首无愁的牧歌
来赴海峡咸咸的约会
已经望见那一片水蓝
听见海潮一阵阵在呼喊
却被砂洲的手臂拦住
说冬天到了,不准出海去
等吧,搁浅的小木船
等夏天把河谷灌得肥满
上游的雨水奔泻而来
把冬之禁令一下子冲开
唱一首自由之歌,把你们
一一,吐给大海

山 海 瀑

一声大喝,推开长空与高崖
以如此断然的姿态
奔放而充沛的清白
就从最高处,泻沫飞珠
在轰轰的呼啸里一纵而来
万壑千山都拦你不住

崖下的怪石也不能吓阻
谁都挡不了一条活水
向绝路寻找自己的生路
只因在山外把你等待的
不是别人,是海

银 叶 板 根

哪一棵老树会把自己的故事
说得这么露骨的呢?
不必寻根了,一切的传说
赤裸裸都罗列在眼前
半亩的龙骨鳞蚶,蛟筋杂错
蟠踞成一只飞不去的海妖
轻一点吧,嘘,轻一点
防他突然会醒来
千肢蠕蠢,把你绊一跤

风 剪 树

再强悍的风季也休想拔起
这半树青翠的生机
永不下降的一面半旗
一半的顽根撑在空际
另一半,更顽固的意志
紧紧踞住最后的岩石
和欺人的风势一较摔跤
拼着腰断,也不甘跪倒

就这么一身铮铮的傲骨
翘在咆哮呼喝的风口
都来吧,天上的狂飙

牧 神 午 寐

牧神在家吗?我轻轻问道
半天,都没有人回答
除了清凉的风声,脆利的禽语
似乎探不到森林的底细
牧神在家吗?又问了一遍
应我依然是一片静寂
至少,挖土机无礼的长臂
今天还不会就来叫门
背光的浓荫低垂着翠影
也没有扩音机和马达
来惊动你深沉的午寐
听哪,真的是没有

螭 蜥 菊

忽然一声喊,野孩子们纷纷
从石隙石缝里一下子拥来
黄发细颈的野孩子们
一转眼就爬满了沙滩
兴奋地又笑又唱又喊
青石的圆颅让他们乱爬
纵容他们幼稚的喧哗

不过是一群顽童过路
能闹得多久呢,最后总是
留下圆颅秃秃的青石族
在寂寂的晚潮声里继续
苦思一些
想必是比较沉重的问题

灰 面 蟹

高高的纬度啊长长的风
吹来一个远远的过客
两翼还带着塞外的风霜
和江湖传说的联想
无边的秋色拦你不住
云程迢迢是几千里路呢?
但愿迎你的是美味的蜥蜴
是蛇,是昆虫,不是猎者
是南方自由的晴空,只为你
带着温暖的记忆回去
“我到过一个,哦,可爱的岛屿”

大 白 斑 蝶

一朵花真的是一个天国吗?
要探多少个天国才满足呢?
多自由啊,唯美的使徒
这么翩翩地素妆而舞
这世界,你辛苦地爬来

就应该潇洒地飞去
乘春天还年轻，飞吧
飞回哲学家正甜的午梦
一路要提防，切莫闯进
昆虫学家采标本的袋网
让一根无情的针
穿肠成唯美的栩栩如生

青 蛙 石

在脚下喊你好几千年了，那海
怎么你还是蹲在岸边？
你如何跳来的呢，当初
正预备要跳去何处？
却突然就这么愣住了
像中了，咳，谁的法术
醒一醒吧，墨绿的巨灵
挣开青苔密密的罗网
趁今夜，南湾的月色正好
让我骑上你背脊，跳吧
把大海跳成小池塘
从一座仙岛到一座仙岛

后记：小品十九首自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陆续写成，均为题王庆华的摄影而作，并与张晓风、鍾玲、罗青、席慕蓉、林清玄、蒋勳等同类小品收入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的《垦丁国家公园诗文摄影集》。

许 愿

让所有的鸟都恢复自由
回到透明的天空
不再怕有毒的云雾
和野蛮的烟囱

让所有的鱼都恢复自由
回到纯净的河川
不再怕肮脏的下游
和发酵的河岸

让所有的光都恢复自由
回到热烈的眼睛
不再怕僵硬的面孔
和冷漠的表情

让所有的爱都恢复自由
回到充满的心胸
不再怕白昼的孤独

和夜晚的噩梦

让所有的手都恢复自由
回到欢迎的形状
不再握仇恨的拳头
握亲切的手掌

让所有的手都恢复自由
回到友谊的典礼
不再做打击的拳头
做拥抱的手臂

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于西子湾

后记：第二届木棉花文艺季，由高雄市政府与中山大学合办，将在春分开始，五四结束。本届节目颇多，其中四月四日的“许愿之夜”，在高雄市中正体育场前的许愿池畔举行。许愿池底有八卦图形，池中更有文王雕像，乃朱铭先生之作品。到时会有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池畔为我们的时代许愿，并朗诵诗歌，配以音乐、舞蹈。更有素净的陶瓶满盛爱河之水，把我们的关切注入许愿池中，成为“爱的关注”。我的这首〈许愿〉正是其中一滴。

透 视

那白衣的大夫把一张 X 光照片
蒙在照明板上,他指着
暧昧的一层层阴影说
“上面这两根,哪,一左一右
向两肩斜斜地扬起来的
(有一点像翅膀呢,我想)
是你的锁骨,再下来
一排排对称的是你的肋骨
一共十二对,把你的心脏和肺
箍桶一样地密密保卫
(有时候又有点像是狱窗)
面那些节外生枝的东西
隐隐约约在虚实之际
哪,就是你的支气管了
(外面的气候真这么深入?)
依我看,似乎没什么不正常
再下面这空穴,带点偏左
就是你的心了(怪不得

会有点偏心,偏,才是正常)
你的肺就在它的两旁
(像两条黑鱼一样地悬挂)
有两个斑点,都已经钙化
(就在左边的那条黑鱼
肚子的部位:另一种伤疤
连她抱我时也看不见)
——请放心吧,一切都正常
你的咳嗽没什么要紧

请放心吗?我的心就在
那一片虚明的空穴
横膈膜,请把它放下来
隔着那肋骨,密密的一排
怎么看不出它在跳动?
究竟,多少跳才是一分钟?
那磷光幽昧的世界
就是寄托我半生的家吗?
快乐与苦恼,磨人的爱
和恨,都在那一腔空虚
那一片淡淡的月色里吗?
而所谓灵魂呢又在哪里?
是躲在半灰不黑的影后
要等做梦的时辰,还是
要等到死后,才像倒挂的
蝙蝠,从洞壁滴水的深处

飞闪而出？

“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夫说

“问题……是没有了，”我说

于是护士一声叫

“下一位，三十八号！”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

武陵道上见雪山

峥嵘的白头，山径转处
怎么一抬头赫然在上头
惊骇的天启当胸一记
要怎样深呼吸
震颤的心脏才承受得住呢？
举起那样断然的冷肃
全靠超越众山的孤高
三千九百公尺的魁伟
苗栗是前胸，台中是后背
而昂着分水岭的白头
在一切烟雾与噪音
一切松针与鹰隼之上
与皓皓的昆仑，皎皎的天山
终古对望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

爬山的次日

——献给大尖山

爬山的次日，周身的热血依旧
由颅至踵畅快地奔流
一条滚滚不歇的河川
源头，是跳在高处的心脏
皮肤新烙着壮丽的太阳
可以骄人的油红颜色
像帽徽和肩章一样
堂堂地戴在额头和臂膀
爬山的次日，酸了脚筋
远方却投来甘甜的山影
征服者醺醺回味的快意
回味着昨日仰攻的战绩
面对严阵的绝壁，一半凌虚
一半踏实，向绝处去求生
脚趾试探石罅的破绽
蹬出一道侥幸的天梯
梯级断处，再向头顶
去攀附崖际的纠根乱藤
吊住暴露的石腱和山筋
天助自助者，奋力拉吧

失手,失足,都不准,只准提住
性命或体重,与地心拔河
一寸寸,拔,上天去,只为
那昂然的孤高在风上,云上
说,怎么现在才到呢,等你
早等了几千万年了,每次你路过
见你在山下的眼神,望我
少年的豪情犹在,就猜到
峻险的挑战你不甘不接受
顶尖之约你不会不来
最后的一级了,上来吧
这百里一扫的壮观,只许鹰看
是你挥汗而笑,当风而叫
终于夺得的无价之奖
青蛙石,牛角山,一切罗拜的石裔
都围在你脚下观礼
而从一切抬望的焦点
你重下山去,像一位谪仙
却已不再是曾经仰羨
曾经,在下面犹豫的那凡人
——只因爬山的次日
从一床圆满的酣睡里,你
带着新生的幸福醒来
心魂仍留在岌岌的绝顶
啸着狂风,追着野云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

一双旧鞋

陪我走过这一段世途
上山下山
上楼下楼
左转右弯
停停走走
而在最合脚的时候
却准备将你一抛
缘份已尽,不再回头
崎岖是你的,碎石与泥沙
沉重是你的,难走的路途
总是狠狠地将你践踏
有时要踢,有时要跨
最后一次捧你在手里
抚摸已经破旧的外型
依然带着我穿惯的体温
以后的路呢,你问
自然有新鞋来陪伴
——直到有一天

所有的路都到了终点
任何鞋子都不能送行
这一具破旧的躯体
又会怎样地被人抛弃
在怎样的一条路边？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于瑞航客机上

叫 醒 太 阳

叫醒太阳
叫醒男高音的太阳
叫醒满天的金光与霞火
叫醒寿山所有的鸟和树
新生的一天就要出发

叫醒海峡
叫醒女低音的海峡
叫醒海蓝与水平线
叫醒港上所有的货柜船
新生的一天就要出发

叫醒窗子
叫醒武岭和翠亨山庄
叫醒西子湾所有的梦
叫醒文艺营所有的眼睛
新生的一天就要出发

把太阳升向八月的天空
把旗升向八月的海风
新生的太阳,新生的旗
新生的希望,新生的笔
新生的一天就要出发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于西子湾

后记:一九八七年复兴文艺营从八月四日到八月十日在中山大学举办,参加者有各大专的学生一百四十人,由陈幸蕙、白灵、张大春、黄美序四位作家分别带领韩愈队、李白队、曹雪芹队、关汉卿队。这首诗是我特别为文艺营写的升旗歌。

梦 与 膀 胱

无论是绮梦而迷
或者是噩梦而吃
无论是梦见了熊
或是梦变了甲虫
或者是梦蜩而栩栩
当灵魂升向星际
或是在月光里仰泳
只要有四百西西
向膨胀的膀胱
施这么一点压力
就把你远召了回来
无论是天国之行
或者是地狱之旅
都在破晓前的惺忪里
随着水声淙淙
一泻而去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蜀人赠扇记

——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

十八根竹骨旋开成一把素扇
那清瘦的蜀人用浑圆的字体
为我录一阕〈临江仙〉，金人所填
辗转托海外的朋友代赠
说供我“聊拂残暑”，看落款
日期是寅年的立秋，而今
历书说，白露都开始降了
挥着扇子，问风，从何处吹来？
从西子湾头吗，还是东坡的故乡？
眺望海峡，中原何尝有一发？
当真，露，从今夜白起的吗？
而月，当真来处更分明？
原非蜀人，在抗战的年代
当太阳旗遮暗了中原的太阳
夷烧弹闪闪炸亮了重庆
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
挖过地瓜，捉过青蛙和萤火
一场骤雨过后，拣不完满地

银杏的白果，向温柔的桐油灯光
烤出香熟的哔哔剥剥
夏夜的黄葛树下，一把小蒲扇
轻轻摇撼满天的星斗
在我少年的盆地嘉陵江依旧
日夜在奔流，回声隐隐
犹如四声沉稳的川话
四十年后仍流在我齿唇
四十年后每一次听雨
滂沱落在屋后的寿山
那一片声浪仍像在巴山
君问归期，布谷都催过多少遍了
海峡寂寞仍未有归期，恰似
九百年前，隔着另一道海峡
另一位诗人望白了须发
想当日，苏家的游子出川
乘着混茫的大江东去
滚滚的浪头永远不回头
而我入川才十岁，出川已十八
同样的滔滔送我，穿过巴峡和巫峡
同样是再也回不了头，再回头
还有岸吗，是怎样的对岸？
挥着你手题的细竹素扇
在北回归线更向南，夏炎未残
说什么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对着货柜船远去的台海

深深念一个山国，没有海岸
敌机炸后的重庆
“文革”劫罢的成都
少年时我的天府
剑阁和巫峰锁住
问今日的蜀道啊行路有多难？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附录

读〈蜀人赠扇记〉

流沙河

余光中这一首〈蜀人赠扇记〉深深感动我。吟读此稿，听见自己嗓音颤抖，遂有一个异想跳出来问：“可以在海峡的这一边发表吗？”我说的是发表，不是转载。互相转载诗作，海峡两边的报刊早就在这样做了。互相发表诗作，这边的寄过去发表，那边的寄过来发表，愿以此诗开头，开个好头。

此诗的抄稿共四页，白底无格，繁体楷书横写，是经香港友人黄君维梁转寄来的，前天收到。附信一纸，文曰：“河兄：蒙赠折扇，挥摇之际，感慨不能自己。奉上这首〈蜀人赠扇记〉，不足言谢，聊表故国之思，旧游之情云耳。匆此即祝吟安。弟光中拜上。一九八七·九·十二”信文繁体楷书，却是直写，道劲端肃，精神迸射，堪称钢笔书法佳品。

此诗背景，请说一二，凑凑趣吧。那把安徽泾县制的素纸折扇，去年初秋托人送往香港，交黄维梁（他是海外“余学”专家），请他俟机代我转呈给余光中。余光中在台湾高雄市任职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今年五月赴欧出席在瑞士召

开的国际笔会，途经香港，终于收到此扇。扇面有我去年立秋日恭书的金人元好问的词〈临江仙·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词云：“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生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此词我心爱，常挂在口边。自家心爱的，乐与朋友共，谨遵传统，别无意思。不过涂鸦成癖，疥及白生生的纸扇，终究也是书生一累。想是同气相求，余光中不嫌弃，今年八月有信来说：“扇面书法饱满浑厚，严整之中有变化。时值溽暑，而清风在握，见者索阅，莫不称羨。”我真高兴，从侧门混进了书法界，捞到“海外知名”。更高兴的是，一个星期后，又收到这首〈蜀人赠扇记〉，多好的诗啊。抛砖引玉，非常“效益”。

就其主脉，一般而言，余光中的诗作，纳古典入现代，藏炫智入抒情，儒雅风流，有我中华文化独特的芬芳，深受鄙人偏爱。迄今研读七年，芹嗜仍然不改，新潮我肯定是跟不上了。拙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附诗一百，二十首是余光中的。拙著《隔海说诗》一书篇幅之半都在说他。去年又有拙编《余光中一百首》在安徽《诗歌报》连载。时兴讲学，登台滥竽，我讲的也总是余光中诗。隔海成了余迷，有啥办法。说“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吗？我不相信。

台岛众多诗人，二十年来，乡愁主题写得最多又最好的，非余光中莫属。“海峡寂寞仍来有归期”的状况不是正在发生变化吗？为促成此一变化之发生，岛上的乡愁诗，报章杂志触目可见，多得很呢，难道没有起作用吗？诗是文火，能炖烂死硬的老牛筋，当然，得慢慢来。

诗中提到的西子湾与寿山都在海峡那边的港城高雄，

可见此诗是在高雄中山大学校园写的。高雄地理位置“在北回归线更向南”，已入亚热带气候圈。夏天赖着不走，所以，海峡这边孟昶蜀宫，宫女“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了，海峡那边高雄校园，诗人还在挥扇，叹“夏炎未残”呢。手指屈痛了啊，秋风早点来吧。

余光中，南京人，少年时期流寓四川重庆，五十年代之初去台，有诗集十五种，一直任教大学。此诗落款特志今年九月九日。这天该是他的生日，满五十九。生日动乡愁，哪能快乐呢。我且隔海抛去一个迟到的祝福吧，光中兄。

中 元 月

水银的月光浸满我一床
是童年派来寻我的吗？
为了遗失的什么东西？
我却是怎么也想不起
只见暧昧的幽光里，一截手臂
是我的吗，沉落在水底
有待考证的一段古迹
清辉如此珍贵，要是就酣睡
岂非辜负了婵娟，犯了雅罪？
猛然我朝外一个翻身
和满月撞了个照面
避也避不及的隐私啊
一下子撞破了几件？
更可惊的，看哪，是月光
竟透我而过，不留影子
我听见童年在外面叫我
树影婆娑，我推窗而应
一阵风将我挟起

飘飘然向着那一镜鬼月
一路吹了过去

一九八七年九月八日

铜 辟 邪

小而愈重，蹲而愈猛
非虎非狮，亦麟亦龙
六朝的巧匠曾经雕你
腻不留手，用细致的白玉
时光沁你，成点点赭斑
可以远拜，不可以近玩
眼前的这尊纹路古拙
说是汉代的铜器，传到现今
供你在高斋，凛然的神兽
这满架的典籍仰赖你镇守
看你四蹄踞地，昂头而突膺
齿牙森森，瞋目而怒的形象
使虫不敢爬，蝇不敢飞
蟑螂之辈不敢来徘徊
阴影在窗外不敢探首
幢幢和蠢蠢都忍住咳嗽
向深邃的夜色你张开巨口
那威猛的哮声在阴阳的边界

吼了又吼，虽然我不闻
却断定大小的妖魅
在背后偷窥或暗中作祟
谁，一听到不悚然吃惊？
否则，四周会如此地肃静？
今晚的一梦至少该安稳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无须警告我夜有多深

无须警告我夜有多深
已经该打四鼓或三更
——如果还有戍楼在守夜
也无须警告我，说这世界
在夜的阴影里仍然向东转
星河与灯海都挽留不住
转向怎样的一个明天
阴阳的大磨，压吧，向前
至少此刻归我所独有
这安静又安全的一刻
让我和自己从容地对谈
在世界的梦呓和鼾息之上
且听自己迫切的齿音
轻触此刻澈澈的清醒
无须警告我岁月已无多
而命运日渐逼迫的步声
迟早会来抓我去归案
叫门的急叩爆发之前

我必须坚持风格与尊严
把这篇自白书及时定稿
无须警告我夜有多深
山下那一港暧昧的风涛
走私的默剧正当高潮
要盗走夜宝盒里秘密的珍珠
而在另一种真幻的边境
一灯如月依依地照人
我也正在忙碌地私运
值得带过界来的瑰宝
虽然私枭和诗人都不羡慕
对方用梦换来的收获，正如
我不怕缉私队，他不怕历史
无须警告我夜有多深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

壁 虎

独行的灰衣客，履险如夷
走壁的轻功是你传授的吗？
贴游的步法，倒挂的绝技
什么是惧高症呢，你问
什么是陡峭，什么是倾斜？
仰面矗起的长夜
任你窜去又纵来
细尾倏忽在半空摇摆
蚊蝇和蜘蛛都难逃
你长舌一吐，猝到的飞镖
多少深夜感谢你伴随
一抬头总见你在上面相窥
是为谁守宫呢，不眠的禁卫？
这苦练的书房并非
艺术之宫或象牙之塔
跟你一样我也是猎户
也惯于独征，却尚未练成
一扑就成擒的神技，像你

你的坦途是我的险路
却不妨寂寞相对的主客
结为垂直相交的伴侣
虽然你属虎而我属龙
你捕蝇而虎啸，我获句而龙吟
龙吟虎啸未必要斗争
此刻，你攀伏在窗玻璃外
背着一夜的星斗，五脏都透明
小小的生命坦然裸裎
在炯炯的灯下，全无戒心
让我为你写一篇小传
若是你会意，就应我一声吧！
——唧唧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鹰

一展翅便惊动呼喝的狂飙
从背后一阵阵追到
错愕的云来不及闪躲
天空已斜了过来
旋成一盘又一盘漩涡
大地在翼下也旋着
一只翻滚的小陀螺

别怕我这么飞啊会飞出这世界
那下面还是我的窝
迟早会召我回去
也别怕我会霸住这长空
一个超然的游侠
对这无穷尽的苍青
只想试探，无意占领

只想试探这两翼的耐力
把下面那青白的大球

能抛到多远，多小
带着噩梦与喧嚣
从峰顶到云巅，让我攀援
让我的眼棱冒着风霜
历练出炯炯的远见

让我攀升，突破最后一层云
毕竟，我遗传了大鹏的雄心
半途绝不能放弃
要追问祖先无畏的远征
当初究竟是飞达
怎样的高度才变成
讹传至今的惊险神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连 环

——仿卞之琳诗意

你站在桥头看落日，
落日却回顾，
回顾着远楼，
有人在楼头正念你。

你站在桥头看明月，
明月却俯望，
俯望着远窗，
有人在窗口正梦你。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冰 上 舞 者

——东德选手薇特

空空洞洞的冰宫，她蹁跹地溜来
又像在踢雪，又像在踏风
又像在蹴影，又像在踹空
又像在寻找幻想的隙缝
在失足的边缘她喜欢探险

接二连三的危机

到时她总能随机

一转臂一旋腰从绝境翻回了顺境
几何学家都惊讶的线条
她只是随兴抛了又抛
一个冷艳的故事，冰上卡门
用火热的肢体和节奏诉说
却不曾留下任何的线索
让迷乱的眼神，唉，徒然追踪

当她来时，世界真奇妙
窈窕的侧影矫矫迎风
世界跟着她旋转，美丽的晕眩

牵动所有的眼球和颈项
一圈高过一圈的纬度
转进北极皎亮的雪光
而从透明的大漩涡里
突地她跃起，转一只飞陀螺
幻影激动，翩然翻滚在半空
世界在下面紧张地仰等
噢，接她个正住，掌声劈啪地惊寤
那么细薄的一片冰刀
轻快而精巧
将我们的梦切成两半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冰 上 卡 门

——卡塔丽娜·薇特

冰上卡门,你透明的领土
寒冷而坚硬,无人敢跟你竞争
任你御风来去,斜斜的侧影
一转眼就巡遍了边境
什么力量能将你推翻呢?
什么阴谋能将你绊倒?
冰上卡门,寂寞的水仙
在跃与飞之间保持着均衡
你统治的国度荒凉而无树
要突破千年不解的长冬
 只能用一双冰犁
 向无情的冻土
耕出一场烂漫的花季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

还 乡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一封简体字的来信问我
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海峡的暖风已经在改向
多少白发在风里回头
一头是孤岛,一头是九州
却有蒲公的一头白发,你的
要等到几时啊才肯还乡?
隔一道海峡的苍茫,不见对岸
落日的方向该是来信的方向
晚霞艳艳正烧着故乡
望海的眼神自然酸涩
何况还对着返照的夕阳?
四十年后,所有的镜子
都不再认得我了,只怕
更加认生是西湖和太湖
更不提,多藕多菱的玄武
纵使我恍惚还认得那后土
根深藤密,那古老的后土

千胎万胎一代代怀过
还认得出我来吗,还认得出
久别了,这远游的龙孙?
——也是这样的龙年,这龙子
在鸡犬大劫的登高日
呱呱一哭坠在石头城
还认得出吗,这一头霜雪与风尘
就是当年东渡的浪子?
如今正要回波而归渡
像年年,南来北归的羽族
无阻的红尾伯劳和灰面鹭
而那片多难多灾的后土啊
忍受过多少运动的打击
一脚踏上去,乡愁,真能够解除?
只怕旧愁未解反添了新忧
四万万的旧愁变成了十亿的新忧
曾经,长江是天堑,是天谴,横割了南北
断肠之痛从庾信痛哭到陆游
而今是更宽的海峡纵剖了东西
一道深蓝的伤痕迸裂一百多公里
未老莫还乡,老了,就不会断肠?
都说是海关要开了,开向乡关
而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
五千年与十万万,从山东半岛到天山
甸甸都压上了肩来,承受得起吗?
四十年,久已惯于隔海的偏安

习惯了新大陆，习惯南北的卡罗莱纳
甚于老大陆，唉，甚于湖北和湖南
只会浅斟低唱：君问归期未有期
让西窗的短烛越等越暗
悠悠的四十年，渺渺的百多里
纵使我一步就跨过大半生
跨进运河边江南的小镇
跨进电影里民初的院落
草长如忘，苔深似锁，只怕是
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萤火
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
而迷藏才捉了一半
那些夏夜的小游伴呢？
怎么一躲就躲了快四十年？
究竟，是躲在哪口鱼缸
哪扇门，哪座假山的后面？
握着简体字的来信，问苍茫的海峡
长堤的双臂伸向未知
堤末的灯塔顶着暮色
又一艘货柜巨舶正在出港
一盘红日正落向天涯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

中 国 结

墙上有一串典雅的中国结
是她用触目的红丝带
一针一针委婉地钩成
还缀着古玉,垂着穗尾
守护着床头,成为吉兆
肚里另有个中国结,却不知道
是谁啊打的,从何年何月
只知道割盲肠没有割掉
透视底片上也难以寻找
却绞在最敏感的一段回肠
像是先民,怕忘记什么似的
打一个结在绳上,每到清明
或是中秋,就隐隐地牵痛
会做噩梦,会消化不良
派陈年的花雕轰然下肚
掀起悲壮的火攻,也不见效
这么下去恐怕会闹出结石
你说吧,大夫,该怎么了断?

用凛冽的海峡做手术刀
一挥两段吗？痛，是够痛了
只怕未必是痛快，而伤口
未必能够干脆地收口
据说记忆有多长，肠，就多长
一结未了，会长出新结
这种恶性瘤怕很难消灭
照武侠小说的说法，大夫
旧愁宜解不宜结，你就一寸寸
探回患处，轻轻地，为我解吧
正是，噢，最敏感的一段了，请你
轻轻地提起，轻轻地放，为了
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
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
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
脐带隐隐，靠近童年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向 日 葵

木槌在克莉丝蒂的大厅上

going

going

gone

砰然的一响,敲下去

三千九百万元的高价

买断了,全场紧张的呼吸

买断了,全世界惊羡的眼睛

买不回,断了,一只耳朵

买不回,焦了,一头赤发

买不回,松了,一嘴坏牙

买不回匆匆的三十七岁

木槌举起,对着热烈的会场

手枪举起,对着寂寞的心脏

断耳,going

赤发,going

坏牙,going

噩梦,going

羊癫疯, going
日记和信, going
医师和病床, going
亲爱的弟弟啊, going
砰然的一响, gone
一颗慷慨的心脏
迸成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后记: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梵谷诞辰九十七周年,他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克莉丝蒂拍卖公司卖出,破纪录的高价是美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元。Going, going, gone 是拍卖成交时的吆喝,语终而木槌敲下。

秦 俑

——临潼出土战士陶俑

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
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
如果钲鼓突然间敲起
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
向两千年前的沙场奔去
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如果你突然睁眼，威棱闪动
胡髭翘着骁悍与不驯
吃惊的观众该如何走避？
幸好，你仍是紧闭着双眼，似乎
已惯于长年阴间的幽暗
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
如果你突然开口，浓厚的秦腔
又兼古调，谁能够听得清楚？
隔了悠悠这时光的河岸
不知有汉，更无论后来
你说你的咸阳吗，我呢说我的西安
事变，谁能说得清长安的棋局？

而无论你的箭怎样强劲
再也射不进桃花源了
问今是何世吗,我不能瞒你
始皇的帝国,车同轨,书同文
威武的黑旗从长城飘扬到交趾
只传到二世,便留下了你,战士
留下满坑满谷的陶俑
严整的纪律,浩荡六千兵骑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慷慨的歌声里,追随着祖龙
统统都入了地下,不料才三年
外面不再是姓赢的天下
不再姓赢,从此我们却姓秦
秦哪秦哪,番邦叫我们
秦哪秦哪,黄河清过了几次?
秦哪秦哪,哈雷回头了几回?
黑阊阖禁闭了两千年后
约好了,你们在各地出土
在博物馆中重整队伍
眉目栩栩,肃静无哗的神情
为一个失踪的帝国作证
而喧嚷的观众啊,我们
一转眼也都会转入地下

要等到哪年哪月啊才出土？
啊不能，我们是血肉之身
转眼就朽去，像你们陪葬的贵人
只留下不朽的你们，六千兵马
潼关已陷，唉，咸阳不守
阿房宫的火灾谁来抢救？只留下
再也回不去了的你们，成了
隔代的人质，永远的俘虏
三缄其口岂止十二尊金人？
始作俑者谁说无后呢，你们正是
最尊贵的后人，不跟始皇帝遁人过去
却跟徐福的六千男女
奉派向未来探讨长生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

听容天圻弹古琴

七弦泠泠,十指轻轻
才起更落,拂罢还拢
向龙眼树下的午梦
召来一片古穆的琴音
有的,滑下了青苔
有的,飘落在石阶
有的,被山风带走
有的,随涧水流去
还有一些更加悠扬的
就伴着宛转的炉烟

上升而回旋
穿过满树初结的龙眼
越飘越淡,越飞越远
化作六龟一带的晚凉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写于六龟兰园之临流台,主人为林
琴亮先生。

后 记

《梦与地理》是我的第十五本诗集，也是我自香港回台定居后的第一本诗集。

四年又八个月以前，我的临海楼居从吐露港迁来西子湾，写诗的窗口对着的已是另一片海天。这种地理的也是心情的“换位”，对诗人往往是一大考验，甚至一大危机。若是不能调整、适应，可能演成“失位”：也就是说，旧经验失去了，新经验却不能消化为新题材、新艺术。若是调适得当，足见知性未泯，感性未钝，而又综合得体，便能在美丽的新世界“就位”。

《梦与地理》的第一首诗〈问烛〉（可以称为破题诗），写于来高雄后的一个半月，调适得算快的了，但主题仍为怀旧，还算不上是“就位”。其实从〈水平线〉到〈重回沙田〉，本集开始的五六首诗，深深怀念香港，与上一本诗集《紫荆赋》卷末〈老来无情〉等四首诗，“隔集”甚至“隔水”呼应，仍是换位的现象。要到〈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和〈石器时代〉，才算勉强就位于台湾。而真正就位于高雄，当始于〈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和〈控诉一支烟囱〉，那已是来高雄的第四个月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的九月十日这天来南港都的。迄今得诗近九十首，相当两本诗集的份量。其中有些诗其实还是组诗：母题

所纳子题,少则二题,多达十九题。收入这本《梦与地理》的五十五首诗(本书收五十三首——编者注),到一九八八年五月的〈听容天圻弹古琴〉为止,只是来高后前两年半的产量。〈听容天圻弹古琴〉之前,还有写水果的六首诗:〈埔里甘蔗〉、〈初嚼槟榔〉、〈安石榴〉、〈削苹果〉、〈莲雾〉、〈南瓜记〉原应纳入本集,但因为后来我又写了四首水果诗,也许将来还会写得更多,乃决定留待下集,一并推出。编诗集出书,究竟该按写作时序还是主题来分类,常是两难之境。这一次既然水果的主题成了气候,为了强调我的南部风格,遂另作调整。

《梦与地理》曾获台湾第十五届文艺奖。当时汪广平先生热心推荐,促劝再三,为了及时自印送审,此集作品的编选有点匆忙,在体例上未尽理想。现在正式交给洪范出版,乃略加调整。把那六首水果诗留给下集,即为一例。

那些水果诗当然颇有南部风味,但纳入此集的若干作品,尤其是〈垦丁十九首〉,也都不失地区写实的情趣。自从定居高雄以来,我就一心归命做定了南部人,颇令我的台北朋友感到不便,甚至不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台北?我的回答是,不是我离开了台北,而是台北,我认识的那个台北,半辈子消磨其中的台北,离开了我。我去台北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一来是怕见今日的台北,二来是情伤昔日的台北。因为台北变了,台北人也变了,而最可惊最可悲的,是我自己也变了。十六年前在松山机场挥别台北的那个人,我已经不再是他。即使我回去台北,也无法“复位”。一年前,我更告别了厦门街的那条家巷,把一切都搬来了高雄。

另一方面,在〈蜀人赠扇记〉、〈还乡〉、〈秦俑〉等较长的作品里,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

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致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得了的。

媒体日益便利,资讯日益繁多,即使你坐在家里,世界也会来敲你房门,所谓地球村,早已不是纯理论了。哈雷彗星来时,全世界的眼睛都举向这天外过客。冬季奥运也不必真去加拿大观赏,东德选手薇特奔放的舞姿,自然会映上你家的荧光幕。就这么,我得到〈欢呼哈雷〉、〈垦丁的一夜〉、〈冰上舞者〉、〈冰上卡门〉四首诗。在二十一世纪倒数将至的九十年代,一位作家不妨扎根于乡土,定位于民族,但同时也必须把触须伸向全世界。无论如何,文化的自闭症是患不起了。

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尤其是解严以来,台湾的出版界图书愈出愈多,性质愈趋多元,而读者愈益分散。《梦与地理》中的许多作品选入各种诗选,转载各种报刊,引起各家评论,其频难以列举,只能略述二三。

〈控诉一支烟囱〉、〈透视〉、〈还乡〉三首分别选进尔雅版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的年度诗选,正好代表社会批评、自我探索、两岸新局三种不同的思路与诗路。其中〈控诉一支烟囱〉流传最广,至少已进入两岸的六七种诗选,并见于黄维梁、李元洛、流沙河、毛翰、向明等的评介。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此诗发表于中国时报之后,高雄市议员曾据以质询环保局,更引起该局股长萧家胜及技士郑明燕合写〈看,微笑的天空〉一诗答辩。(事见四月三十日自立晚报,五月一日中国时报、联合报、新闻报。)直到十月二十日,渡也还在中华日报刊出一首诗,题为〈和余光中控诉一支烟囱〉。

〈石器时代〉批评印章使用的不便,不料郑玉波法官所著〈民法总则〉论签名盖章一节竟加以引述。

〈纸船〉当日在中国时报刊出后,引发几篇投稿,对长江头尾之解颇有争议。现在经我修改,头、尾互易,望能平息此争。

〈雨声说些什么〉、〈天问〉、〈壁虎〉、〈欢呼哈雷〉等首,分别有陈迹、李元洛、林也牧、黄维梁的评介。

〈珍珠项链〉也有李元洛、流沙河、谢常青的评析。李文〈大珠小珠落玉盘〉最长,刊于广西柳絮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流文载于《余光中一百首》。谢文〈情意缠绵的《珍珠项链》〉则见当代文坛报,一九八七年九月号。此诗我每次当众朗诵,都有共鸣。去年九月在渥太华对一群华人听众诵毕,赢得热烈反应,并且害得在座的太太们埋怨丈夫不送项链,更不提献诗了。

在大陆引起最大反响的一首,应推〈蜀人赠扇记〉。蜀人乃四川名诗人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小我三岁,从香港时期起就和我通信,却尚未见面。诗成之后,寄去成都给他。他写了一篇读后记,和原诗一并寄给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此诗发表于中国时报。十月六日见于人民日报,附流沙河的读后,和我给他的原信影印。十月八日,同样的组合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后来加以转载的,有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香港文学世界(同上)、马尼拉菲华时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八八年第六期上海语文学刊出刘兴汉的〈巴山蜀水系乡思——读台湾余光中的《蜀人赠扇记》〉。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文学世界刊出另一四川名诗人方敬的〈第三者的插话——余光中《蜀人赠扇记》读后〉。

在此我必须一提流沙河的《余光中一百首》。从一九八六年一月起,流沙河在安徽的诗歌报半月刊上,逐期选释我的诗作,共一百首,是为此书的前身。一九八九年一月,《余光中一百首》由香港的香江出版公司推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此书在大陆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初印即三万册;书中最后评析的七首诗,包括〈控诉一支烟囱〉和〈珍珠项链〉,均为《梦与地理》里的作品。

另有《余光中诗选》一种,由刘登翰、陈圣生合编,一九八八年三月由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选诗一百一十首,止于香港时期之〈别香港〉。

一九九〇年四月于西子湾

安石榴

第一辑

埔里甘蔗

无论是倒啖或者顺吃
每一口都是口福
第一口就咬入了佳境
却笑东晋的名士
嚼来还是太拘谨
而真要啖得痛快
就务必冰得彻底
尝到那样的甜头，几乎
舍不得吐掉渣子
直到咽最后的一口
还舔着黏黏的手指头
像刚断奶的孩子

看我，拿着甘蔗的样子
像吹弄着一枝仙笛
一枝可口的牧歌
每一节都是妙句
用春雨的祝福酿成

和南投芬芳的乡土
必须细细地咀嚼
让一股甘冽的清泉
从最深的内陆
来浇遍我渴望的肺腑
冰箱却冷冷地宣布
已经,是最后一枝

但向北的高速公路
羊蹄甲,木棉花
发得正艳的西螺站头
还有一千枝,一万枝
——我的一千五喜美银马
跃跃在楼下回答

后记：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倒啖甘蔗，自谓“渐入佳境”。我在西螺休息站买的埔里甘蔗，却一节节去皮削好，无须渐入。南投是台湾唯一的内陆县，台湾之有南投，正如人体之有肺腑。一千五喜美银马，是指一千五百西西的银色喜美汽车。末二句的意思，是说作者恨不得立刻开车去西螺站，再买一袋甘蔗回来。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西子湾

初嚼槟榔

说不出这青盖的小白坛子
装的是香茗还是清酒
只觉得一嚼就清香满口
再嚼,舌底就来了甘津
涓涓从一个惊异的源头
三嚼之后像刚漱过口
唾液如泉在齿间流过
臼齿兴奋地磨了又磨
直到有一点麻麻的滋味
来到了舌尖,而恍惚的微醺
升上了头顶,一股蠕蠕的元气
正旋下去,旋下去,旋
旋进了蠕动的丹田

“怎么样,屏东的口香糖?”
君鹤笑问,带一点调皮
“不咬槟榔,怎么会晓得
南部的泥土有什么秘密?”

怎么样,还不太可怕吧?”

“笑话!”我吐出嚼干的果皮
飘飘地摇着舌头叫道
“再来一粒!”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

安石榴

满满一袋透明的红宝石
波斯的弯刀一挥
那样珍藏的秘密，一粒粒
顿然，就裸露无遗了
惊喜若丰收的矿工
让我向劈开的深洞
一颗颗，将你们采出来吧
白净的小瓷盘盛着
像一餐仙人的野宴
那津津的滋味，甜里带酸
仍然嚼得出晚唐之恋吗？
仍然是断无消息吗？
让初夏被暖红烧艳

安石榴，令人绮想的名字
那异国的诱惑，据说
是古代的安息远路传来
却教人心动，不得安息

想同样的殷红该染过
面纱底下的浅笑和皓齿
你递来一张纸巾，嗔说
“别乱想了，当心你袖子
好鲜艳的浆汁啊一上身
怕再也洗不掉了”
我却担心会染红你裙子
为了它古来便有
一个令人拜倒的名字

附注：石榴原名安石榴，因为它来自古国安息，即今之伊朗。此树初夏开红花，李商隐诗云：“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石榴裙，即红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削 苹 果

看你静静在灯下
为我削一只苹果
好像你掌中转着的
不是苹果,是世界
一圈一圈向东推
推动我们的岁月
这世界正是那苹果
为了送到我唇边
总经你拣过,洗过
而且削净了果皮
把最好的果肉给我
而带核的果心总是
静静,留给你自己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

莲 雾

非水上之莲或空中之雾
低头穿过矮矮的丛树
却拂下一身的落花
纤细的白蕊纷飞如雨
花名虽然飘逸而浪漫
树身却是易孕而多子
满园甜津津的负荷
把不胜的枝柯压得弯弯
仙人的野餐探手可掬
不用杯盘也不用烟火
春分才过了呢,怎么
悬挂的口福已累累成串?
密叶的青翠覆盖繁果的浅红
透过隙缝,想外面的天空
该是低垂的清明了吧
一声扑落,寂寞吓了一跳
想不久这满树的黑珍珠
带着屏东田园的祝福

将盛在青花的白瓷缸里
——盐水刚刚浸过
而发出最大的诱惑,对喉舌
和最小的抵抗,对牙齿
刷地一口咬下,势如破竹
满嘴爽脆的清香,不腻,不黏
细细地嚼吧,慢慢地咽
莫错过这一季幸运春天
泥土的恩情,阳光的眷顾
和一双糙手日夜的爱抚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南 瓜 记

客自屏东来,抱来了这么一大只
胖敦敦的南瓜,说他家的果园
太阳每天从莲雾树的后面升起
傍晚,就落入低低的菜田
这一只,他指指餐桌上
那庞然大物,是昨晚的落日变成
说着,他敲响斑斓的果皮
要我听听晚霞的笑声
他家的果园我曾经去过
花香,果味,和肥料的气息
都令我着魔,像童话的封面
把外面的世界隔开,而后园
蔓茎牵连,心形的密叶下
卧着累累的南瓜,午寐未醒
远处咕咕的布谷,近处
嗡嗡的蜜蜂,都充耳不闻
那天正是春分,空气微醺
南部早熟的太阳,愈晚愈重

一头就栽进了南瓜田里
陷入满网的交茎乱藤
那件事，晚霞可以作证

客人走后，剩下我独对着南瓜
对着坦然的肥硕出神
这重磅的泰然压着餐桌
浑然不觉有一把菜刀
高高地举起，会拦腰一剖
做明日的午餐。我双手捧起
好沉啊，这季节的厚礼
掂一掂份量有多隆重
而慈爱的土地啊那么久了
不计较我们的蹂躏与污染
仍然这么一胎又一胎
不吝惜她的无尽关怀
眼前这一胎奇异的南瓜
就一直蜷在她怀里长大
且伸出那许多贪嘴的爬藤
一天天，向她吮吸着乳汁
膨胀成大地一般的形象
——厚壳也像她一般浑圆
蛙绿的底色洒满了黄斑
沙土的条纹交汇于瓜蒂
像东经，西经，辐辏在两极
大地的宠子，每一只都烙上

母亲遗传的美丽胎记

我捧在手里出神地端详
把它,自转一般地,慢慢推转
青绿的大水球不就像这样
在寂寞的太空悠悠地回旋?
落日一年落三百多只,究竟
你是否昨晚的那只变成?
传说与童话若要分晓
要问这闷葫芦,这特大号
肚里藏的是什么瓜子
嚼不尽的瓜子津津有味
孕了满满这一大肚子
下次,屏东的乡下客进城
该请他来嗑瓜子,一面燃起
挖成人脸的南瓜灯
说灰姑娘坐金马车的故事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注:南瓜属于葫芦科。

荔 枝

不必妃子在骊山上苦等
一匹汗马踢踏着红尘
夺来南方带露的新鲜
也不必诗人贬官到岭外
把万里的劫难换一盘口福
七月的水果摊口福成堆
旗山的路畔花伞成排
伞下的农妇吆喝着过客
赤鳞鳞的虬珠诱我停车
今夏的丰收任我满载
未曾入口已经够醒目
裸露的雪肤一入口,你想
该化作怎样消暑的津甜
且慢,且慢,急色的老饕
先交给冰箱去秘密珍藏
等冷艳沁澈了清甘
脱胎换骨成更妙的仙品
使唇舌兴奋而牙齿清醒

一宿之后再取出,你看
七八粒冻红托在白瓷盘里
东坡的三百颗无此冰凉
梵谷和塞尚无此眼福
齐璜的画意怎忍下手?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水 蜜 桃

水蜜桃，红夭夭
是哪位情人在树下
一时轻狂竟为你
取了这样
令人咽涎的小名？

而体态和脸晕
是同样的妖娆
躺在白净的瓷盘上
又像是带嗔
又像是发娇

遮住你的诱惑
一袭轻轻的什么
牵一牵就褪掉了
这就算抗拒了吗？
又何其单薄

丰盈而又慵软
甜里带一点点酸
忙了舌头
闲了牙齿
艳名真是不虚传

但是啊且慢
大嚼大磨的饕餮兽
是什么东西
以顽固对顽固
在反抗我的牙床？

铿地一声响
剧痛里吐出了一颗
那样坚贞的心脏
把心事深深
纵横地刻在核上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葡 萄 柚

是巨人的葡萄吗或是仙人之柚
拦腰一刀就沿着赤道
剖出南北两个半球
一瓢瓢丰盛而多汁的果肉
隔成对称的东经西经
最好用一把尖头匙
转动两边细细的锯齿
挖出一瓣又一瓣的美味
人口是清甘带一点酸
还带一点点的苦涩,配得
不腻也不黏,恰到好处
正如诗句有顿挫,生命有波折
甜津津的齿隙和舌底
嚼出一点酸楚的回味
偶尔也要吐一粒苦子
就如此,中年以后已成为
我百餐不厌的第一道早餐
和赤霞金曦一起盛在

白玉为底的青花瓷盘
北半球挖空了还有南半
而剩下的甘沥，涓涓滴滴
统统挤入了碗里，只等我
贪婪地仰天一吸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

芒 果

荔枝好吃,但不能多吃
否则就会有火气
小时候母亲的警告
每当我剥开一层绛壳
就在我耳际响起
而现在又是芒果的旺季
芒果好吃,但不能多吃
相似的警告来自妻子
她并不反对我多吃梨子
她能一刀不断地削出
一只白净无瑕的雪梨
旋转的梨皮像下降的回梯
从北极的冰冠转到南极
而我真馋的却是这只
冰箱里刚取出来的芒果
扑鼻的体香多诱人啊
还有艳红而丰隆的体态
岂是畏妻的禁令所能抵挡

一刀偷偷地剖开
触目的隐私赤裸得可怕
但一切已经太迟了
怀着外遇的心情,我一口
向最肥沃处咬下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

第二辑

秘 密

无海不圆,无圆不空
每一只瓶都知道
不信,把耳朵交给瓶口
万籁便翻翻滚滚而来
万籁便旋旋转转而去
而去而去
旋成渺渺的潮声
千年的风声
万里的涛声
所有水手和水禽的叫声
而去而去
这秘密,唉,凡瓶都知道
唯你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五月

高 处

他和这世界的不快已经吵完
即使下面还有些噪音
起自几个喋喋的报贩
也只像山脚下的荒村
三两声偶然的狺狺
再传也不到皓皓的绝顶
这上面，风说，已逼近空无
上山的路，少年辛苦的脚步
有时蹒跚，有时迷途
都掩埋于安慰的雪遗忘的冰
寂寞吗？冷落吗？他反问自己
似乎是带着回甘的苦笑
像问满天蠢动的星光
究竟在闪耀空虚或热闹
像问天际所有的雪峰
这样凛冽的相伴相陪
天长地久的巍峨相对
连一只鹰都互不相通

究竟是互嘲还是互慰？
当一切的嘴啊都已吵完
就让他脱下这世界吧
像脱下穿破的旧鞋
睡前，在他的床下

一九八七年十月

台南的母亲

台南的母亲
是一树长青的大神榕
深根抱着台南的土地
密叶举着台南的天空
我愿做一只小鸟
睡在她的树荫中

台南的母亲
是一弯宁静的安平港
手臂伸出防波的长堤
眼睛放出灯塔的亮光
我愿做一只小船
泊在她的水波上

台南的母亲
是一座亿载的古金城
城头刻着悠久的历史
城内笑着年轻的春天

我愿做一个卫士
守在她的城门边

附注：此诗乃应台南人士所请，为母亲节而写，并由台南女中杨国仁老师谱曲。大神榕，安平港，亿载金城，均为当地名胜古迹。

一九八八年四月

漂 水 花

绝技授鍾玲

石片要扁
形状要圆
拇指和中指
要轻轻地捏住
食指在后面
要及时推出
出手要快
脱手要平稳而飞旋
进去的角度
要紧贴而切入
才能教这片顽石
入水为鱼
出水为鸟
一眨眼几度轮回
波光闪闪之中
早已一扇扇推开

神秘的玻璃旋转门
水遁而去

投石问童年

水光茫茫如时光
一回身早已脱手飞去，
去吧，去追踪渺渺的童年
那顿悟的顽石
一路点头而去
平静的水面忽然绽开
一连串的笑靥

刹那间那石子
向小溪问了句什么
而小溪浅浅的酒窝
给了它怎样的回答
一时，我目迷于浪花
又情不自禁地惊叫
没有来得及捕捉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耳 顺 之 年

在历史险急转弯的风口,为什么
这一片逆耳而来的噪音?
如果我更急地追赶,我会
追上过去的预言吗,或者撞上
未来反弹的回音?
如果我眼快,或许我能
瞥见谁的呢,瞥见自己,的背影?
忽然到耳顺之年了,圣人提醒我
不惑之门与知命之关
多少驿站回头已路过
但是我并非圣贤,这一双耳朵
依然无助地悬在风口
任由粗暴的噪音高拔着分贝
凌虐脆如花瓣的鼓膜,右耳
是大街小巷的鼓噪,左耳
是海峡多变的风潮,即使内耳
那一盘深邃,反时钟的螺旋
也隔不绝这漫天的器器

耳疾是平衡的大敌,医生说
六十岁以后鸟声不再清脆
交响的君王,那乐圣
不过一半的限期,才三十二岁
已不闻拿破仑践踏的蹄声
徐渭用利锥,梵谷用剃刀
都为了除去这曲折的苦恼?
灵魂之窗啊听觉的回廊
为何中年看窗外的风景
近景若雾而远景清楚
却不让廊外的万籁
像窗外一样愈远愈分明:
不闻扩音机爆出
仇恨之舌的呐喊
只闻虫歌与鸟鸣
或孩时母亲的呼唤
或一股出山的清泉
流下巴颜喀喇的涓涓

附注:耳顺,在古籍里解说纷纭,此地只就顺耳、逆耳的俗义自由联想。

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

送二呆去澎湖

娑婆世界的繁华和噪音
如何装得满你的一只
空空的小陶瓶呢？
终于你还是一走了之
把台北留给聪明的我们
只走脱了一个呆子
顿一顿脚，不带走一粒
越来越贵的所谓红尘
十一个二呆都不带行李
一只空瓶已足够摆渡
几张简笔画可以充帆
飘然向西去风沙之岛
把七十三岁的背影
交给空旷的夕照与晚潮
而风吹沙飞，天高海远
什么都系你不住了
——除了那水平线

后记：诗人、艺术家赵二呆告别台北，隐居澎湖，且将生平所有作品捐给澎湖艺术馆。二呆多才多艺，作品多达十一类，陶瓶亦在其列，故云“十一个二呆”。

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

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连咳了三声嗽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却假装听不见

就算你要吸烟

也要让别人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风求你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吐痰

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连皱了三次眉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却假装看不见

就算你要吐痰

也要让别人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风劝你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小便
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连别了三次脸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却假装撞不见
就算你要小便
也要让别人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风恼你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讲演
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连举了三次手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却假装不发现
就算你要讲演
也要让别人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风嘘你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讲演
也莫在上风的风口小便
请莫在上风的高处吐痰
也莫在上风的风头吸烟
 呃喝呃喝呃喝
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做这些
因为风向随时会改变
 也许就在明天
 啊嚏啊嚏也许
你也会落在下风的一边

后记：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和商禽、愁予在梅新家评审中央日报百万征文的诗奖。商禽憋不住烟瘾，离席取烟打火。浓烟顺风袭来，我忍不住说：“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梅新认为很有诗意。当晚就用这起句发展成诗。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记于西子湾

龙坑遇雨

不知是谁触犯了龙鳞
或是无意间误踏了龙尾
只觉得脚下的龙筋
才轻轻一抽动
便吹起咸湿的海风
再蠕蠕一扭龙脉
一阵阵狰狞的雨云
使用泼墨画欺人的气势
从灯塔的背后泼来
泼来海凉侵肌的骤雨
天的脸色是难看极了
水荒花殒骸地伏在地下
林投树湿透了的乱发
披拂在我们的背上
密密的雨鞭子斜抽下来
凭一把共撑的小黑伞
怎能够包庇啊
四个惊悸的逃命犯？

云阵和雨势骤起骤歇
黑伞收拢满天的潇潇
飘洒的余沥里,想起
刚才的阵仗不见得
是为了追捕我们的排场
这原是天之涯,地之角
滚滚的黑潮在此路过
巴士海峡与太平洋
动荡的水域在此交波
天风海雨都在此聚啸
乍发的滂沱也莫非
是龙性不驯,夭矫的翻身
而龙目下而的我们
伞下赅觫避雨的四人
像四枚小菌,经不起
一点点风吹雨打
还不及顽强的林投树
或是青翠的水芭花

后记:九月二日下午在龙坑遇雨,树下共伞的三人是颖坚、国顺、亦芳。当时只觉狼狈,事后回味,却有诗意。所谓艺术,或许就是把现实放在适当的距离来看吧。

一九八八年九月四日于西子湾

惠 荪 林 场

究竟山有多深，林有多密
而一路探下谷去的
那一盘隐隐的小径
究竟要转多少个陡弯
才会落到山岳的心底？
尾敏山头和浊水山峰
在远处都昂然不答
而排成梳齿的台湾冷杉
翠荫里所有的鸟和蝉
也都参不出一个结论
说，林究竟有多密
而山啊究竟有多深
不料一拐过绝壁
却在突来的水声里
被过路的关刀溪
隔着重重的树影
在谷底的急滩上
一语道破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

雨，落在高雄的港上

雨落在高雄的港上
湿了满港的灯光
有的浮金，有的流银
有的空对着水镜
牵着恍惚的倒影
雨落在高雄的港上
早就该来的冷雨
带来了一点点秋意
带来安慰的催眠曲
把几乎中暑的高雄
轻轻地拍打
慢慢地摇撼
哄入了清凉的梦乡
睡吧，所有的波浪
睡吧，所有的堤防
睡吧，所有的货柜船
睡吧，所有的起重机
所有的锚链和桅杆

睡吧,所有的街巷
睡吧,寿山和柴山
睡吧,旗津和小港
睡吧,疲劳的世界
只剩下半港的灯光
有的,密拥着近岸
有的,疏点着远船
有的流银,有的浮金
都静静地映在水面
一池灿灿的睡莲
深夜开在我床边

一九八八年秋分前夕

跳 水 者

深呼吸向他挑战的空间
出发前一刹那他定下眼神
向下面的虚无设计
他紧凑的短程应该
用怎样的姿态,精确而流利
在降落的途中一穿而过
力学,美学,和飞的奇迹
三秒钟的自由罢了
历经三年的苦练,把自律
练成了本能,只为抗衡
大地引力威武的命令
背着下面的水世界
他栖止在陆地的边缘
踮着脚尖,高高地举起双臂
从趾尖到指尖,看他的肌腱
完美的轮廓反托着天空
久被拍胸的浪迎面的风
磨成勃然起伏的流线

更让太阳把皮肤烘烤
熟成古铜色调的烙印
他把自己引伸到极限
就倏地一落又一卷
卷入一连串的天翻地覆
翻成一连串拜海的筋斗
而在要触到水面之前
又倏地拉直成一枝箭
恰恰赶上用合掌
清脆的一声响
撞开闪亮的玻璃门
便没入了门里
只留下一洒
急溅的浪花
当作他过境的签名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纽约的视觉

——题徐清波摄影册

立体气候

一日之内而气候不齐
四面的楼窗而阴阳各异
六十二楼才到半下午
十二楼上却快要黄昏
而街上呢暮色正浓
再一转眼,不,一转身
夜色已经蹶到你跟前
以后的事
就只好去问那一排路灯

玻璃峡谷

落得太早了吧,黄昏
也升得太晚了,黎明
摩天楼的斜影下都是如此
玻璃峭壁的大峡谷里
浅浅的车声流过
也不知哪一头是上游

哪一头是海口,也不知
春天,从哪一头来
秋天,向哪一头走

层 楼

不是绝壁三十三
便是危崖七十七
不是吃力地向上爬
便是无助地向下落
可怜街上的行人
可怜行人的项颈
可怜行人的眼睛

巍峨的自负

有一座黑塔唐突地孤高
一直探入岑寂的深处
到噪音追不上去的程度
久之就养成一个幻觉
好像这都市全部的天空
都要仰赖着他,都要
靠他独力来顶住
这巍峨的自负谁能了解呢?
除了尼采和风
和四周渐稠的薄暮

窗之迷阵

曼哈顿,困惑的玻璃城

那一排排透明的迷阵
斜斜正正
反反复复
用多少魔镜子列成
你看好大的这一面
把一仰无尽的整幅天空
统统都收了进去,把云影
把黄昏快来未来的寂寞
却不让一只小鸟
唉,仅仅是一只,叽叽,小麻雀
自由地闯入

千 窗 之 影

究竟是木头的肌理呢?
还是石头的纹路?
究竟是流云的投影呢?
还是高楼的反顾?
又像是在下棋
又像是在织布
又像是在挂旗
又像是在翻书
想太阳一定在笑了
只怕他一翻脸
这一切统统会没收了去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

百潭寺之囚

——全斗焕

八年的尽头是一截短蜡烛
暗是暗了一点,比起
青瓦台的繁灯,但是一想起
全国的怒目眈眈,镁光闪闪
那许多控诉的手指
戳到鼻尖上来的气势
这轻轻摇梦的烛光
摇着墙上影子的寂寞
毕竟是,唉,好受得多了

单调的木鱼声里,一宿成齏
这四壁萧条的僧房
窄是窄了一点,但比起汉城
比起天下无处可容身
却宽得多了,也不用再怕
记者来追问,呼啸的学生
来将我捉拿,此山的海拔
是一千七百多公尺

没有人声,只有风声

从雪岳山顶茫茫地回望
松林的下面不见汉城
不见肃冷如剑的汉江
只记得来时渡江,望着
回不了头的江水,心想
世上的权柄啊多像剑柄
一脱手就授人以柄
而为何握柄的时候不留心
另一头,是他人在刀口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宜 兴 茶 壶

——谢柯灵先生

客从汉城归，带回了你的礼物
——椭圆的釉木盒子里
翻开一层层垫纸，我取出
这么精巧的一把紫砂壶
掀开壶盖，其内空空
俯听壶口，其声瓮瓮
把弄壶身，其外融融
圆满的轮廓从任何角度
都用流畅的线条勾成
温暖的赭土里外一色
不愧江南的沃土，我的后土
经历多少的烧炼才完成
上面隐约有名家的刀痕
一面是篆刻，一面是童子拈花
壶身在掌中来回地转动
我的指纹叠上陶匠的指纹
叠上雕者的手印，赠者的掌温
像伸过手去跟后上的上面

她所有的孩子一起握手
汉城之会虽误了,但一壶在握
恍惚隔海和故人相对
又何必拘泥怎样的泉水
用怎样的烹法烹怎样的好茶
——最清的泉水是君子之交
 最香的茶叶是旧土之情
就这么举起空空的小壶
隔一道海峡犹如隔几
让我们斟酌两岸,品味今古

后记:去年八月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因故未去。柯灵先生却从上海带去了一把宜兴茶壶,准备相赠,上面还请徐孝穆雕刻题识。结果是由王蓝先生带了回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冬 至

想了很久都不能决定
最别致的一张圣诞卡
该怎样来为你剪裁
直到冬至那一天,我说
对了,便沿着浪花的花边
剪下西子湾空旷的海景
正面,是今年最短的一日
——在壮丽的下端
红艳艳印着一枚夕阳
反面,是今年最长的一夜
——在寂寞的上端
银晃晃贴着一签冷月
而横在壮丽和寂寞的中间
我的思念是烧炼的晚霞
这一切,几何学最妙的设计
天文学最精确的安排
直到平安夜前的四天
顿然才发现,却已经
唉,来不及邮寄给你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送别魏端

当最后一轮火艳的落日
被壮阔的西子湾
用一条水平线接去
你是今年最珍贵的晚霞
照亮了高雄的半壁天空
临别时这灿烂的回顾
所有拍岸而来的浪花
所有乘风而去的巨船
寿山上所有的树和屋顶
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每一天的早餐桌上
跟曙光一样地准时
你以怎样的气派
 为我们拉开
如此明媚的一整幅海景

附注：魏端先生主编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半生以之，功在南部文坛。一九八八年底，魏先生退休，诗以送之。

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

后 半 夜

四十岁时他还不断地仰问
问森罗的星空,自己是谁
为何还在这下面受罪
难道高高在上的神明
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对?
而今六十都过了,他不再
为忧惧而烦恼,他的额头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争吵
夜晚变得安静而温柔
如一座边城在休战之后
当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谁呢,除了桌灯,还照顾着他
像一切故事说到了尽头
总有只老犬眷眷地守候
一位英雄独坐的晚年
有灯的地方就有侧影
他的侧影就投在窗前
后半夜独醒着对着后半生
听山下,潮去潮来的海峡

一样的水打两样的岸
回头的岸是来时的岸吗？
水光茫茫正如时光茫茫
有什么岸呢是可以回头的吗？
问港上热闹的灯火，哪一盏
能给他回答，只有对峙的灯塔
在长堤的尽头交换着眼色
而堤外，半泊在海峡
半浮在天上，那一艘接一艘
货柜舢舨排列的阵势
辉煌的蜃楼终夜不熄
水上的灯阵应着天上的星图
有意无意地通着旗语
光与光一夜问答的水域
安静而温柔如永生，他不再
仰面求答了，一切的答案
星陨成石都焚落他掌心
天上和掌上又何足计较
此岸和彼岸是一样的浪潮
前半生无非水上的倒影
无风的后半夜格外地分明
他知道自己是谁了，对着
满穹的星宿，以淡淡的苦笑
终于原谅了躲在那上面的
无论是哪一尊神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

兰 屿 六 景

夕 望 红 头 村

海气里,红头村的暮色几许?
水色蓝而寒,天色青而虚
而寒蓝与虚青之间
霞晕依依是落日的回忆
这一切,眼看是不能久留了
至于山色,则近处沉重
已完全交给了夜色
远处的龙脉入海为神
峨然的山势抱水成湾
只为了宠护小村的灯火
金黄的三四,青白的也不多

天 池

偷藏在山和树的深处
好神秘的一面蓝镜子啊
用女巫的眼色调成

一个不留意，天和云
就落进她诡异的巫术
恍惚被摄去了心魂
害得风啊时时飞过来
贴着明净的水面
把云影和天光
一一救走

三 叠 瀑 布

轻飘飘的三叠纱裙
薄得几乎是透明
说不出是泻下来还是披下来
只觉得那不可捉摸的仙子
宛然就在其中，微微摇荡
时或用山风理一下裙摆
亭亭立在
一面好大的地镜之上

野 百 合 之 王

乳白的长瓣艳黄的蕊
用细细的青茎脆脆地吹
不是一管小喇叭呢
十八管并蒂齐齐地奏
想必是满海都芬芳了
否则崖下千褶的水波
为何都像是受了催眠

这仙人的乐器,看来
已经够美妙,听来
那旋律应该更清新
只要你静静地坐着
而崖上没一个人

情人洞之一

谁啊,向顽固的绝壁
凿开这混沌的世界
似真似幻的石窗
引进洞外的风景
一条着魔的水平线
是切开呢还是缝合
一半的天和一半的海
而情人绵绵的痴话
传了一代又一代
一半已化成了晚潮
喃喃诉给健忘的绝壁
一半已化成穿洞的风
来,也是空空
去,也是空空

情人洞之二

洞外的沧海啊会枯
洞里的岩石啊会烂
但是我们的恩爱啊,她说

比海深,比石固
会坚持到永远,永远

海水依旧是蓝晶晶
岩石依旧是坚挺
但过了一代又一代,风说
怎不见当初啊
在洞口发誓的情人?

龙 头 岩

那龙灵峥嵘而黑的侧影
反托在深琥珀色的霞空
个性何其刚烈的头角
昂向海上开阔的风云
而自从有传说以来
一直威胁说某个黄昏
在海天变色里一个翻身
他就会真的飞腾而去
看他傲然睥天的气势
我相信不是空言恫吓
只希望那可畏的预言
不会在今晚应验

附记:兰屿将辟国家公园,摄影家王庆华应邀拍摄“野百合的故乡”专辑,景色之美不可思议。特为其中六景各题小品一首。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带笑的脸孔

——应李泰祥之邀为缺陷的孩子所写

带笑的脸孔垂向我
像是晴朗的天空
吹着轻快的晨风
带笑的眼睛转向我
像是有两个太阳
闪着亲切的阳光
欢迎的手臂伸向我
像是两道防波堤
等着接我进港去
你的脸是我的阴晴
你的眼睛是天气
你的手臂是扶梯
扶着我一路爬上去
去亲你带笑的脸
去看你带笑的眼

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

夜 饮 普 洱

陶壶土杯,伴我深宵的寂寞
寻常的清水只要在火上一沸
就能够叫醒这一撮
貌不惊人的碎叶断梗
廿五年前在无量山坡上
吞吐滇西烟雾的灵魂
书斋里恍惚浮起了药香
深沉的琥珀流入了回肠
涤尽满腹贪馋的罪过
祛走盘据的龌龊,还我清纯
一股暖流在丹田里运转
像大地的胎气转着云南
肚子跟仙人一样地轻
茶兴比酒兴令人清醒
醇厚的药香中,我独自饮着
一盅比一盅苦,比一盅酽
愈入佳境而不觉腻膺
直到甜津津一股回味

升自舌底，安慰着独夜的情怀
说，耐得住苦的终于甘来
天地寂寂，只一壶清水
在火上活泼地叫开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

多伦多的心情

——寄赠国彬

登 高

天晴的时候,你说,从这塔上
几乎望得见对岸的美国
尼亚加拉瀑布的方向
顶着一千八百尺高处的烈风
披着乱发,我极目南望
蓝矇矇的安大略啊五湖之尾
隆然的浩淼欺我的倦目
一痕水平线曳着空无

登高望远,什么也不见
从造化大球的背后越海飞来
来登世界最高的塔尖
就为一眺空空在美国吗?
若时光能倒流,我的愁目
要寻的是在珠江口
华山夏水无奈的尽头
山连着山,楼接着楼

那里是一切因缘的起头
十年的因缘一夕昙花
又是重阳节近了
满街的栗子香,若是当年
似这般秋晴的日子
登高的我们该正北望
从飞鹅峰上,或是从大帽山顶
望桓景的茱萸,渊明的菊花

和大雨过后的天安门

追 日

沿着安大略湖弯弯的蓝弧
把一轮白日追成了红日
那是向岛上的租车店
租来的四辆自行车
而滚地无声的双轮
踏起少年游的豪兴
如果踏得再快些,夸父啊
真能追得上少年的背影?
天气是这样的晴美
一边是内湾,一边是外湖
一整个下午的追逐
又像是落日,又像是往日
而在高纬度的秋凉里
就算异国的夕照吧

依依仍有往日的余温

渡 湖

渡湖的时候你为我指点
多伦多无情的层楼
与天相接处,所谓的天线
一针刺青的正是那塔尖
在晚霞和一切之上,昨日所登临
我漫应着,心里想的
是昔日尖沙咀过海的渡轮
在维多利亚港来去如耕
去时看香港繁华的灯火
簪在盘鬓的太平山上
回时望九龙,蜃楼矗立着尖东
老火车站的钟楼,一切的见证
钟面的时针与分针,日日夜夜
可怜的岁月已经在倒数
自我去后,忽忽已四年
自君别后,匆匆已三载
再过四年加三载,七年之后
岂不要面对一九九七?
而船去船回,不安的渡口
六百万人有几人能得渡?
在多风的甲板上我翻开
带去的新书:《凭一张地图》
就着夕阳在扉页上题下

——“渡湖却忆渡海时”

赠给了彩华和你

归 宿

古代的故事啊照例总是
说那人遁入了某某名山
“后遂不知所终”，而现代
故事里的那人不入山了
却说最后他去了对海
去了加拿大，满地的江湖
他在某湖的岸边隐居
这公式，像小时读童话
最后的一句总是：从此
他俩便过着快乐的日子
所以加拿大，该就是预言里
劫后无劫的好日子了吧
不知道未来的故事里
那人是否回去了中国

玄奘挥别西域

苏武重叩汉关

桃花源的洞天福地里
所有的遗民都回到了人境
香港的移民潮涨了还落
天安门，也不再一夕数惊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

金 陵 子 弟

——寄赠绍班

四十年前在石头城里
两个金陵的子弟
究竟是怎样的初遇
谁更青涩呢,谁更惨绿
滚滚的长江水啊

怕早已忘记
三年之后在台北街头
两个金陵的子弟
究竟是怎样的重逢
谁先愕顾呢,谁先惊呼
滚滚的淡水河啊

也回答不出
四十年后异国的江湖
两个金陵的子弟
究竟该怎样地欢叙
话题是新大陆呢还是
旧的大陆,是北美的五湖呢
还是江南的五湖

是垂钓异国的江湖呢还是
亡命在故国的江湖
想当年的玄武湖上
一截断藕不断的细丝
从海的对岸牵到了这头
两个金陵的子弟
一夜不断的话题
滚滚的渥太华河水啊
怎么能相比

后记：现居渥太华在加拿大政府任职的蔡绍班兄，是我在金陵大学和台大的同班同学。我们初识于南京，又同窗于金大，我自己又出生于南京，所以自称“金陵子弟”。李白诗云：“……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今日读来，更添离愁。“垂钓异国”是指加拿大闲静的岁月，“亡命故国”则指今日中国大陆的变局；前句的“江湖”是真的江湖，后句的却是指“在野”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镜 中 天 地

——题我存摄影十题

雪 水 满 湖

—Lugano

风吹起十里的软蓝绸缎
初夏水暖，野鸭果真先知吗？
阿尔卑斯的南麓，雪水满湖
即使初夏，该仍是冻脚的
水面拔海二百多公尺
晚来会降到摄氏九度
 这张湖景
正是她披着风衣瑟瑟摄成

雪 山 当 湖

—Lugano

那年五月，住在露加诺湖边
一湖寒碧拍打过来
一直拍到我们的楼下
连做梦都浮啊荡啊

像枕着一张动人的水床
幸福里带着一点不安
阳台伸出去,像凌空甲板
在花盆上面张翅要飞去
而始终不曾飞去的
是三只雕得栩栩的湖鸥
也许是我的梦变成的吧
你说,因为一层又一层
青山的缺口处那雪峰
正用幻白的魔咒在唤我

小 兰 屿

黯黯是山色拥抱着海水
闪闪是水光绾靠着沙岸
黑山就这么绸缪着白水
只留下一片温柔的灰色
在安慰远远的晚空
薄暮是一只掠波的水禽
最多在反光的海面
再巡一下子就要飞去
无边的夜色已潜伏在外面
若非那两尊巨岩
那一对黑毛狮子
一直镇守在岬口
怕早就,啊,席卷而来了

小 兰 屿

海外有海,山外有山
你看那一大堆的嵯嵯又峨峨
那一大叠的磊磊与落落
峥其头角,嶙其轮廓
一个突兀就昂出了海面
不需要任何借口
显然,也绝无人烟
在仙人降伏它以前
翻白的蓝浪里可以想见
曾经是怎样咆哮而生猛
如今,被牵于水平线
只留下可疑的传说了

梦 的 拉 链

——月世界

上面是累来叠去的石颜
下面是无涟无漪的水面
中间是一条分界线
也可以叫岸
也可以叫拉链
从潭的这边到那边
把粗糙的现实与平滑的梦
拉拢
成因缘

水 与 石

若是流水不在此路过
这满涧的磐石
就未免太寂寞了
若是磐石不沿岸挽留
这满涧的流水
就未免太冷静了
清澈的要奔向远海
坚定的要守住深山
要知道水和石的对话
有多么地激动
只要看这一路浪花

鸭 塘

小小的水塘是一面大镜子吗？
那许多白衣客在镜中来去
永不休止的涟漪
能照出谁的影子呢？
浅浅的水塘是一间会议厅吗？
那许多翩翩的白衣客啊
整天在厅上议论纷纷
偶尔有谁一低头，像是
向对方深深地一鞠躬
啊不是，不是在鞠躬
是向浅浅的镜底

一伸颈衔起一条虫

等待黎明

——龙坑

为何从夜的最深最底
不安地,传来一阵胎动?
一只金鹰飞起来
呼叫高处的劲风
把地下蠢动的消息
吹送给整个天空
说黎明的预产期到了
黑暗随时要破胎
而从喷血的壮丽之中
要跳出一匹哮吼的太阳
山冈惊觉地昂起了头
天边列阵的危岩绝壁
都紧张地把背耸起

白莲的心事

——澄清湖

乘红尾蜻蜓都不在
而青蛙都远歇在池角
让几何美的复瓣,慢慢
向无风的黄昏,淡淡
吐露白莲的心事
右边的一朵已经

敞开她洁癖的心房
正裸呈粉金的黄蕊
而左边的一朵怯怯
似乎还不太放心
只露出一点点蕊舌
在试探周围的宁静

秘密的梦
——香港沙头角

十里无风的水面上
纤纤是满镜的细茎
楚楚是孪生的倒影
淡淡是远处的山色
空空是平静的风景
轻轻是一只小船
船上的两三人影
浮在虚幻的透明
要保存这秘密的梦
千万不能够妄动
否则鲁莽的风
会来把一切都拍醒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〇年

腕 表

有谁,最快的马拉松选手
是你追赶不上吗?
有谁,至高无上的权威
能违背你精确的指挥?
有谁能逃出你严密的布阵
——时针,分针又秒针?

白昼你铐住了手腕
用钢铁无情的节奏
扼紧我脉搏的自由
夜晚你守在梦的边关
一遍遍向雷达网上
追蹑我越境的方向

有时我也会反抗的
一回身揪紧你的耳朵
把你的手臂扭来又扭去
岁月的秩序任我调整

忽然复古，忽然变今
自在像一个仙人

把你的耳朵拔出来
滴答就中断，世界停摆
我却宁反时针的方向
把一枝笔摇成船桨
逆着光阴的潮水
去神秘的上游探望

分秒的河源是怎样诞生

一九九〇年一月

星 光 夜

——梵谷百年祭之一

当所有的眼睛，在天上，都张开
而所有的眼睛，在地上，都闭起
只剩下一双，你的，在守夜
守着地上的梦，天上的光
见证满天灿亮的奇迹

——盘盘，一圈圈

都转成热烈的漩涡，被天河
滚滚的回波吐出又吞进
肃静的神谕终夜不停
邃蓝的高穹下一顶草帽
白烛插在帽沿的四周
一座崇拜的小祭坛，举向
赫赫当头的全部天启
百年前的今晚，你的目光
曾经升入这一片星光
永不熄灭的煌煌天市
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典
敞向台下一代又一代

来去太匆匆的观众
不，那夜只有你一人
山底的小镇在星光下
全睡着了，只有教堂举起了塔尖
坡上的柏树挥舞着绿焰
陪你的烛光一同祈祷
正如百年后我们的目光
也升入这一簇星光，文生
跟随你一同默祷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

荷兰吊桥

——梵谷百年祭之二

一座铿锵的吊桥，缆索辘辘
连接小运河的两岸，当初
你就是从此地过河
走向一盏昏黄的油灯
去找围坐着一张小桌子
吃马铃薯的那一家农人吗？
你真的这么走过桥去
走向不能爱你的女人
走向深于地狱的矿坑
走向娜莎的惊呼，高庚的冷笑
手里亮着带血的剃刀
走向疯人院深邃的长廊
向回不了头的另一世界
走向闷热的拉马丁广场
走向寂寞的露天酒座
和更加寂寞的星光，月光
七月来时，走向田野的金黄
向骚动的鸦群，汹涌的麦浪

为何你举起的一把
不是画笔,是手枪?

那一响并没有惊醒世界
要等一百年才传来回声
于是五百万人都挤过桥去
去挤满旅馆,餐馆,美术馆
去蠕蠕的队伍里探头争看
看当初除了你弟弟
没有人肯跟你
过桥去看一眼的
向日葵
鸢尾花
星光夜
那整个耀眼的新世界

一九九〇年四月六日

向 日 葵
——梵谷百年祭之三

金发橘面,仰向七月硫黄的天空
菊花族的家谱里,唯你
酷似你阳刚的父亲
大气炎炎下有谁竟敢
正面逼视赤露的太阳?
那赫赫的光彩令人盲目
从一团大火球轰顶射来
 愈转愈快
你奋张狮鬣的姿态
俨然烙自日轮的母胎

出自泥土,却向往着天空
只因那是辉煌的所在
光,就从那上面泻来,为你
为世界带来满光谱的亮色
你是再挣也不脱的夸父
欲飞而不起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烈士的旗号，殉道者的徽章
从晨曦金黄到晚霞橙赤
那人在他的调色板上
调出了你的面容，也是
他自己的画像，只因他
从北国之阴到南方之晴
为了追光，光，壮丽的光
转面，扭颈
一头赤发的悲哀与懊恼
被同样的烈焰烧焦

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

深 宵 不 寐

深宵不寐，恍然有成仙的滋味
这么无所逆心地坐着
把昼间万籁的纷扰
把不安之岛的针毡
跌坐成一块蒲团
潮声和蛙声一前一后
接成一道辟邪的符咒
为我挡住台北那一簇
七嘴八舌的麦克风
信口乱吐的妄言
而两岸的倒影，反复多变
觉今是而昨非，或先友而后敌？
苏秦来，张仪去，顾盼的雄姿
自有海峡来收入长镜
深宵不眠，俨然已得道登仙
蒲团一夕的净土坐着
电话不惊的界外醒着
一壶苦茶独味着老境

只为这感觉恍若在仙里
这感觉，问遍港上的灯火
似乎一盏也没有异议
就连进港的一声汽笛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七日

欧 菲 莉

欧菲莉，飞旋而来的风神
挟你反时针的气势
扭转太阳的火轮，给我们
一个惊喜的停电夜吧
性急的未来可以等一等
扬起你飒爽的裙摆
越过中央山脉，一口气
把所有的荧光幕全吹熄
给我们一个噪音的假期
——免于明星的姿态，政客的嘴脸
免于专家的侃侃，广告的喋喋
火灾现场的危墙，凶宅的血迹
缉私丰收的毒品和兵器

给我们一个停电夜吧
欧菲莉，让这超载之岛
在海涛单调的催眠歌里
睡一个安稳的好觉

让眼睛躲藏于阴影
让耳朵休息于宁静
让惭愧的手按在心口
感觉自己血流的节奏
让我，在风雨咆哮的中央
燃起一枝念旧的白烛
一首汉魏的古诗
为家人轻轻地吟哦
像幼珊姐妹小时候那样

欧菲莉，最年轻的风神
我天真的祈祷
是一个怀古的停电夜
非一场伤今的灾情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谢楚戈赠屏风

那多情的湘人，才兼书画
怜我远居在高雄，为市器所苦
遣人送来了一道屏风
那质地，不是琉璃，也非云母
绢裱的六叠素练经他
酣笔饱墨一番恣肆地挥洒
上面挥出了诗篇，那走势
字与字招引，行与行呼应
倜傥之中有风骨，而下面
随缘即兴，补了些丑石俊竹
就这么一隔，你看，这书斋
竟改貌而脱胎，任我怎么安排
那屏风，后面总深于前面
六叠虚掩，那一片阴影
总似乎有无限的空间
那隐隐约约的，就是时间么？
躲在这障眼法的后面
隔今古，分阴阳，一道界限

不容我擅闯进去,却未必排除
有那么一天,其中会转出
像旧小说的章回里转出
在我的讶视下,腼腆地,转出
楚楚可怜,一绝色的女子
若是月色有意地昏沉
最好是不要背对着屏风
在摇曳的红烛或白烛下
独看《聊斋》,而若是怕刺客呢
桌上就不该摆《三国演义》
怕夜的深处有一双炯目
在窥视你发麻的背脊
而若是——嘘,这一次
我真像是听见了
那背后,是谁啊,在窸窣?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面纱如雾

——长女珊珊的婚礼上

罗安格林幸福的步调
风琴声里你挽着我的臂弯
走向过道的彼端,缓缓
牵动满堂炯炯的目光,向圣坛
罗安格林的音韵正悠扬
且让新郎再等待一下吧
几分钟后就相守一生
面纱如雾,你的脸庞在雾里
兴奋的眼神带着赧笑
远眺着蔷薇色的未来
而我,虽然一步又一步
也朝前走着,我却在回顾
透过梦幻的白纱如雾
透过一张圆顶的纱帐
里而正睡着一个女婴
我摇着一架小推车,轻轻
摇着也是这样的七月
摇着厦门街深长的小巷

摇着被蝉声催眠的下午
——大风琴戛然而止
几分钟的地毯啊已到尽头
留下那婴孩在手推车里
还在古老的巷底摇着
要摇到几时才长大呢
才有陌生的武士来吻醒呢
“是谁啊来将这新娘交出？”
忽然那牧师问道，满堂肃静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我”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六日

在渐暗的窗口

在渐暗的窗口赶写一首诗
天黑以前必须要完成
否则入睡的时候不放心
只因暮色潜伏在四野
越集越密，吞并了晚霞
暧昧的窗口已受到威胁
雪净的稿纸恐将不守
像谣传即将放弃的孤城
桌灯在一旁几度示意
只等我招手，愿来救急
却被我拒绝了，说，这场对决
是我跟夜晚之间的竞赛
不容第三者来搅乱规则
正如白昼被黑暗否定
黑暗也被否定于繁星
不过那将是高处的判决
入睡以后或者会梦见
说着，灰霭已逼到纸角

阴影正伸向标题,副标题
只剩下笔尖还不肯放弃
还在重围的深处奔突
相信最后会破阵而出
只为了入睡前能够安枕
要乘天未黑透就完成
在快暗的窗口抢救的诗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日

造 山 运 动

造山运动的磅礴磅礴，无中生有
就从左下方的磐石起势
大斧劈一斧斧这么劈过去
向着花岗岩无情的绝壁
开天辟地，劈出陡峭至高的定义
造山运动的接力赛选手
一手接一手接过了笔锋
无需任何罅隙的藉口
偏向最不可能的绝处
逼夭矫的松树——生根
推翻峻险刚下的定义
最渺的虬影缩成了藓苔
附在成簇成阵的远峰
叠岭与连嶂的青痕欲淡出
留白留下了烟云满谷
却有雨声在深山里呼叫
要求放它出山来，于是
最后的一只手循声去找

顺着山势与石理，向悬崖顶巅
把一道飞白的瀑布接出
而山后的几只，也许是白鹭
原想穿越过云气飞来
却被劈力力拍拉拉
一阵猝发的掌声所惊散

后记：九月二十二日，时报广场的高雄馆揭幕，展出六人的水墨黄山，其中五人并当众挥毫，再造黄山。我戏称之为造山运动，令众画家绝倒。五人为江明贤、李义弘、陈牧雨、黄才松、蔡友。周澄因病未来。

写于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警告红尾伯劳

乌仔踏,遍地插
不是逍遥的竹竿顶
不是天真的琼麻花
疲倦的远来客啊
歇脚,要看个仔细
美丽岛的天空
现在已经不美丽
贪钱的猎人够阴险
贪嘴的食客正流涎
贪婪之岛够贪婪
小心啊莫闯进这黑店
莫踏上乌仔踏,遍地插
免得落魄在他乡
一串串,一排排
烧烤的店里倒着挂
向反了的天空去寻找
远在西伯利亚
不归路那头的家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三辑

在我们这时代

在我们这时代,没有气象台
能高过气候,没有钟楼
能敲打时间,在尘埃与万籁之上
清越而且准确。 那地震仪
早已震坏,被上次的大地震
于是任何地震都不再有记录
而没有记录,气象台说
就等于毫无灾害,而气象台
怎么说的,气象就那样安排
在我们这时代,没有一座楼
不是危楼,没有一座塔
不是斜塔,向古代,无助地倾斜
多鸟粪的檐下蹲着乞丐
老的,捉完了虱子骂完了孩子
寂寞在眼中陷得更深
于是许多假牙反刍胃酸和记忆
重庆的山洞,卢沟桥的炮声
和战前的好日子。 年轻的一代

想另一个大陆；流亡潮吗
让它去冲打香港，留学潮必须
去冲打美国，更芬芳的海岸
留下中年的我们，旧大陆
的日子不美，新大陆
没有我们的日子，麻将桌上
没有我们的位子
托福不是我们的考试
诞生，在两次大战的齿间
没有战后，无所谓战前
委委屈屈，畸形地长大
长大了，但一直没有长成
灵魂的气象史上，经常保持
至少，两个台风的威胁
历史的恶作剧，这就是
历史，一个齜齜的笑话
上一代，拿我们来开心
下一代，下一代被我们
晚云烧，多风的岛，岛上的黄昏
在一张讣闻的背后，狠狠地，我写
——在我们这时代

后记：此诗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距今恰为二十年整，正是我写《在冷战的年代》那时期。当时自觉这首诗下笔太重，语气峻峭，咄咄逼人，有失温柔敦厚，所以没有收入《在冷战的年代》，也一直不曾发表。近日在旧稿底下翻了出来，觉得诗中所言，虽似苛刻，却具诚心，可以为《灵魂的气象

史)作时代的见证,乃决定把这枚出土的未爆炸弹,寄给向明 一九八七
年十月识于西子湾

雪 的 感 觉

雪下在美国的土地上
中年的异国中年的雪
只留下几条天线在华府
只留下几条轮印在西部
只留下几只知更
几个小小的红斑点
雪下在美国的土地上
中年的冬夜怎么也不暖
整张新大陆是一张新大床
只留我一个人醒在床上
 脚心对着北极星
 手掌对着南冰洋
雪，下在美国的土地上

雪下在中国的土地上
童年的中国童年的雪
只留下几口烟肉在江北
只留下几口水井在江南

只留下几只麻雀
几个小小的黑斑点
雪下在中国的土地上
童年的冬夜怎么也不冷
整张旧大陆是一张旧大床
四万万人同睡在一张床上
 脚心对着脚心
 手掌对着手掌
雪，下在中国的土地上

一九七〇年初

相思树下

禁不住初夏勃发的黄昏
半亩清香暗暗的招引
潜入你邃如水底的浓荫
藻影的深处去接受催眠
仰望相思树纤秀的手指
细针密线，绾绾，编织着远空
无端端交柯错叶的图案
欺眼的翠网令人迷乱
下午一罩成黄昏，再罩
便是渐垂渐低的暮色
车声营营在远方，吵不进网来
鸟声清脆，被筛得更细更碎
恍惚的一觉凉沁沁里
听鸟群啾着啾着此树的传说
——说它前身合该是情人
 岁月久等，把沉郁的心事
 一簇又一簇，数了又数
 数出满树的繁针和乱针

把茂夏的翠针数落成金针
铺满一地的秋季,在烟雨里
而除了树下客多情如你
世上的行人来去匆匆
此情的涩苦有谁惋惜
仰面一惊醒,鸟声已稀
催眠的余韵里,只觉此身
已化成纵横的乱针绣
纫一张黯苍苍的罗网
网罗着,噫,怎么就灰了下来的
夜空

一九八二年四月

独 坐

一整个下午电话无话
最后是再也分不清楚
是我更空些还是空山更空
只隐然觉得
晚春,只剩下一片薄暮
薄暮,只剩下一只布谷
用那样的颤音
鏖而不舍
探测着空山的也是我的深处

一九八四年四月

后 记

《安石榴》是我的第十六本诗集，也是我自港回台定居以来，继《梦与地理》后的第二本。至于《安石榴》之后，已在报刊发表而迄未收集成书的诗作，也已超过一本集子的分量，则将延到明年再出版了。

这本诗集分为三辑，需要略加说明。第一辑十首全以水果为题，而且全是我“高雄居”初期之作，也算是一点“本土化”吧。岛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国之美誉，一位诗人在齿舌留香之余分笔颂歌一番，该也是应尽的本分。不过在写作时间上，这十首小诗（〈南瓜记〉其实不小了）却跨越了三年，大部分原应归属《梦与地理》的岁月，却因题材相近，有意续写，所以当初编印《梦与地理》，便暂留不用，俟其更多，再纳入新集。也就因此，《安石榴》和《梦与地理》在写作时序上并非截然可分，而是略有交叠。

第三辑只得四首，都是出上文物。〈在我们这时代〉写于六十年代中期，应属《在冷战的年代》。〈雪的感觉〉写于丹佛，显然是《白玉苦瓜》卷首的心情。至于其他两首，则均为香港居的产品。这四首无家可归，暂且收容在此，等待以后再各就各位吧。

其他的三十五首（本书收了三十四首——编者注），从一九八六年五月写到一九九〇年十月，历时四年有半，恰好接上《梦

与地理》，则悉数纳入了第二辑，成为本集主体。这些作品在题材上虽然多般，但是在主题上仍然辐辏于三大焦点：中国结、台湾心、香港情。

自从八十年代初期，两岸严关重闸渐次绽开以来，我心深处这中国结不再是一个死结，却仍然不能算是活结。但毕竟是松了不少，所以像〈乡愁〉、〈盲丐〉、〈灯下〉、〈独白〉、〈公无渡河〉一类的羁惊旅恨，不再咏叹了。代之而来的是节奏放缓、感念潜沉的降低变调，例如〈宜兴茶壶〉、〈金陵弟子〉几首。其实这一类主题在这本诗集里出现的频率，已经低得空前，正谓乡愁渐减……

和《梦与地理》一样，台湾心在这本集子里仍然提供不少主题。除了那一辑水果诗之外，这一类主题还包括〈龙坑遇雨〉、〈兰屿六景〉、〈台南的母亲〉、〈送二呆去澎湖〉、〈雨落在高雄的港上〉等首。另一方面，正如《梦与地理》之有〈控诉一支烟囱〉，台湾心在这本集子里也有逆转的变调，最显著的是〈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据说海外某机关曾经张贴此诗作为禁烟告示，果真如此，也未免太形而下了。〈深宵不寐〉、〈欧菲莉〉、〈警告红尾伯劳〉也属此类。例如〈深宵不寐〉之句：

这么无所逆心地坐着
把昼间万籁的纷扰
把不安之岛的针毡
跌坐成一块蒲团
潮声和蛙声一前一后
接成一道辟邪的符咒
为我挡住台北那一簇

七嘴八舌的麦克风

信口乱吐的妄言

这种“反台北”心情，到了下一本诗集里有更深广的表现，甚至达到像〈深呼吸〉与〈高尔夫情意结〉的强度。奥登悼叶芝，曾谓“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痛成诗篇。”我近几年来，也常对朋友说：“拒绝台北，是清醒的起点。”所以十年前选定来高雄“就位”，是对的。此地离台北够近，能感到痛痒，却又够远，能保持清明。痛痒，乃有题材；清明，乃有诗。这难道又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吗？

隔水回望，香港如邻。《安石榴》里表现香港情的诗，……比起《梦与地理》来是减少了。

本集的组诗其实共有六组，其中单凭摄影而成诗的占了三组：为吾妻我存所摄者题诗，曾在妇女月刊连载一年；为王庆华所摄者题诗，纳入他的《野百合的故乡》专辑；为徐清波所摄者配句，则纳入其摄影集《玻璃·窗的世界》。一九九〇年是梵谷逝世百年纪念，那年七月我特携妻女去荷兰观赏其百年大展，但是〈梵谷百年祭〉三首却写于那年四月，远在亲睹原画之前。足见只要真感受，就凭想像的同情也能成诗：不仅面对复制品如此，单看照片亦然，这正是我在〈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一文中的立意。

资讯丰富而又便捷的当代，如果看报纸头条或电视镜头而看不出诗来，那就未免太自限于亲身经验的写实主义了。〈百潭寺之囚〉正是看报端全斗焕下野的新闻与图片而来：这一类的诗，其前则有写福特落选的〈慰一位落选人〉，其后则有〈戈尔巴乔夫〉与〈圣奥黛丽颂〉。

近年我写亲情的诗渐多,此集的〈面纱如雾〉写长女珊珊婚礼上我的感慨,上承《梦与地理》中咏结婚三十周年的〈珍珠项链〉,下接尚未成集的〈周年祭〉(悼亡父)、〈母与子〉、〈母难日〉、〈三生石〉、〈私语〉、〈悲来日〉(三首皆咏夫妻之情,兼参生死)、〈抱孙〉、〈抱孙女〉、〈为孙女祈祷〉等,篇数之多,自己也颇感意外。六十年代,诗人们曾经热中于“发掘自我”,要探索什么“形而上的焦虑”。其实“道在矢溺”,诗的题材无所不在,天伦亦然。家庭在中国传统里虽为重要支柱,但古人写父母的诗实在不多,写夫妻恩情的诗却常在悼亡,至于写孙辈则更罕见。去年十一月十日,我在台大五十周年校庆纪念的演讲会上,朗诵〈抱孙女〉一诗,曾笑语听众:“这种题材,许多诗人都写不成,不是因为已经才尽,便是因为早已夭亡。”看来人伦的题材,仍大有开拓的空间。

一九九六年二月(丙子人日)于西子湾

注:此文略有删节——编者。

五行无阻

东 飞 记

你问我东飞天使城的滋味
在豪情与苦笑之间,我说
安可瑞吉的一站是惊喜
千簇的绝峰啊比峻比白
虚罩在了无牵挂的天穹下
滴溜滚圆的蓝玻璃盖子
盖着永不融化的雪糕
凛冽而壮丽,令人嘴馋
那样皎皓的雪景,若能
用一把小银匙挖几寸回去
可以消南台的一季长夏了
但高可游仙的机舱内
一坐十五个小时,非坐禅
一促两百双膝盖,非知己
从香港到阿拉斯加
还只是在孵卵,再向南飞
鼠蹊下而似乎在蒸蛋
到旧金山变成了煮蛋

到洛杉矶,哎,简直就是
翻来覆去,在煎双蛋黄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洛城看剑记

——赠张锴

洛城溶溶的月色里，昂藏那主人
口带南腔而貌若北相
文名播于海内，而武功
在海外传于西岸的江湖
只可惜侠而不饮，诗而不狂
无酒可醉也无灯堪挑
却有青霜与紫电，一夕伴我
看遍壁炉的周遭倚满了古剑
或双刃而削薄，或合刃而共鞘
或短锋而匕首，或厚背而弯刀
纵鲨鳞剥落，把柄锈蚀
亮刃之际仍铮铮仍钹钹
历劫而不减古英雄的气概
烈士的肝胆，未随风沙而消磨
也不甘深鞘岁月的寂寞
沿着惊心的血槽，一寸接一寸
从旧小说第几章第几回
从国耻第几条第几款

从隐隐的低啸声中
把金属的刚烈，赤裸裸，抽出
那手势，似乎正抽出自己的病情
罪过或自谴，遗恨或自责
钢，不说谎，让噩梦曝光
幻觉是历史在握，令人扼腕
他顺势一挥，护手铿朗朗地震响
把虚空挑出个碗大的剑花
对幢幢或是冥冥的什么
也算是一种肃然致敬了
然后郑重地归剑入鞘
归队于炉边森森的武库
再取出双钩带戟，手杖藏剑
双铜带棱角，软鞭带锤链
红纓的长矛带着风霜
直看到乌龙茶冷，壁钟无聊
主客才各自去就枕，一任
七彩烧陶的众罗汉
在架上坐卧都人定
小鸚鵡蹲栖在笼中
丹麦种的大黑犬
披一身棕影月色
耷耳蜷睡在池畔
圣璜山的这一边万籁俱寂
只留下我不安的耳朵
被祟于蠢蠢的刀魂剑魄

不知隐隐的铿锵究竟
是来自深鞘的挣扎呢还是
——梯顶主人的书斋
那些任侠而尚武的诗句？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

初夏的一日

清风从海峡上吹来
带来海凉的水气
当露台泠然向风
楼头轻快如船头
幻觉我就要飞起

好天气是神的好脾气
季节已逼近端午
还不肯就滂沱入海
却向眼前的仙境里
揭开海天的奇迹

青空虚临着碧海
一线把水平中分
吹尽了云雾和灰尘
让我自由的肺叶
飘扬成一只风筝

当红尘滚滚的毒氛
困住台北的围城
为何高速路的这头
初夏在肌肤上
滑溜溜好像初秋

一下午电话无话
凉鞋静对着竹椅
若远方的朋友问起
就说像一杯冰水
盛在剔透的玻璃

而入夜之后呢,月光
净化了天上,海上
连同满港的灯火
终夕都浮在空际
是旗津内外的船舶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

木 兰 树 下

洛城作客,殷勤的主人带我
步过南加大初夏的悠闲
一阵风来把行人牵引
到一座翠盖邃密的高树
仰面的主人深深一嗅
“这就是我讲的木兰了”他说
“整个校园,此树是我最眷眷
你早来半个月的话,赶上花期
这一带的林荫步道
该全像此刻的头顶
正回荡着异香的醺醺”

看他,仰慕的姿态像在仰祷
只为奇迹就开在树上
螺旋叠艳的皎白娇葩
错落簪在黛绿的秾发
洁癖患者膜拜的图腾
不供在波上,供在枝间

绽出这凌空的荷花,我说
“三年前的仲夏,该还记得
那时是你在西子湾作客
贪馋荷叶新煮的粥香
——清早沿着梦的边缘
冲着满湖的鸟声和雾气
只为跟高岛向无穷的翠碧
采一张荷盖罢了,——脚踏空
陷进了,喔,多肥的软泥”

“那晚的荷叶粥是一生最香”
他仰嗅着木兰花,笑说
“在高雄,该又是荷香满湖了”
花香是最难忘最难抵抗的
酴酴的花气,淡淡的叶香
一缕记忆把主客牵回
那年的仲夏之晨,直到
一层层围来田田的青翠
叶大似亭,茎高成柱
蔽天的浓荫将人缩成
隐约的雨蛙啊恍惚的蜻蜓

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

闻锡华失足

十年前登高的捷足，惊险无阻
怎么反而在平地失足？
难道是地藏偏心，台湾的坦途
竟然险过香港的山路？
记得那年攀越，你一猴当先
提着行军的水壶，窜过
桃金娘和乱草的峻坡
直登八仙的第一峰，踏上了纯阳
向人寰一声长啸，小看了香港
但那是沙田时代了，一过中年
就不得不提防地心引力
用曲折和崎岖设好的暗算
这一回它阴谋未逞，下一回
还会在转角偷偷地等待
布下倾斜，陡峭，光滑或狭窄
只等你偶一失去了平衡
就推你，绊你个头重脚轻
耳顺原是平衡的象征

三十而立,怎么能六十而倒?
吉人靠天,却不能不防地
贵人已非高贵的野人
务防跌坏了名贵的磁器
君乃我辈的健者,一餐四五根香蕉
义无反顾是领路的神猿
莫辜负一身天矫的筋骨
损了沙田群彦的英名
还等你来日带我们攀登
不仅是八仙,是五岳

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

海 是 邻 居

为什么老远一个人
要搬来南部定居呢
每一提起
台北的朋友就会有
怪我的语气

为了一个邻居,我说
为了他豪爽的性格
住在他的隔壁
一点也不觉得挤
他浩蓝的眼神只要
偶然一瞥
就忘了围困的市区

他最会无中生有了
变出许多条船来
还会趁你不留意
一条又一条

把舢舨都收了回去
全凭一根
水平线的玄虚

他会说水手的方言
唇音轻柔
喉音深厚
在一切港口都通行
最爱看起风的日子
他怎样跟岩石
激昂地辩论

他庞大的家族,锚说
都住在地下宫里
一层比一层
更深邃也更神秘
要戴上潜水镜才能
窥探他库藏的
啊,无尽珍奇

我不敢敲他的水门
更不敢进他的寝宫
怕他突然醒来
发起蓝色的脾气
趁此刻他睡着
把他的鼾声

惊人的肺活量啊

裁一截在限时信里

多么动听的单调

寄给北部

那儿只可惜

听不见潮水的耳朵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雨 霖 铃

更夫不敲的长巷最清冷
漏壶不滴的雨夜最深沉
天是聋子吗,地是哑巴?
亘古的苦寂罩下来
一口镇寺的大铜钟
锈锢苔封那样的空洞
鬼神在四壁相顾无语
暗中只转动睽睽的眼瞳
如此的聊斋或是无聊斋
有谁啊来叩门救我呢,除非
是你的一串电话铃
曳着紧急的高频率
将我从七道符咒下
蓦地叫醒

一九九一年九月七日

纸 船

折一只俊秀的小纸船
放在时光茫茫的河上
轻轻地,莫惊着舱里的河客
水移船远,放下挥别的手臂
目送英勇的舷影起伏
祝小船此去安渡洪水
应该无畏怒涛与暗礁
无畏一切泽怪与江妖
该有一只手远在下游
满的好奇地将它拾起
问舱客上游是怎样的景色
玩倦了,又把它放回波上
看船头乘着时光如波光
渡口接着渡口,悠悠往下游
载我的使者向前航去

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

人 鱼

听说三十年前外系的那位
无情得有名的冰美人
谁都休想追赶得上的
就连二百米的冠军
听说那热门的冷美人
现在也老了,有人见她
提一只菜篮走过东门
就感到一阵野蛮的高兴

终于被更无情的岁月追上
而一追上,就不再放手了
暗暗地撒吧,轻轻地收
皱纹密密织成的渔网
传说中,永远永远
那不可企及不能近昵的
人鱼,终于也落了网

一九九一年九月

三 生 石

当渡船解缆

当渡船解缆
风笛催客
只等你前来相送
在茫茫的渡头
看我渐渐地离岸
水阔,天长
对我挥手

我会在对岸
苦苦守候
接你的下一班船
在荒荒的渡头
看你渐渐地靠岸
水尽,天回
对你招手

就像仲夏的夜里

就像仲夏的夜里
并排在枕上,语音转低
唤你不应,已经睡着
我也困了,一个翻身
便跟入了梦境
而留在梦外的这世界
分分,秒秒
答答,滴滴
都交给床头的小闹钟

一生就好比一夜
并排在枕上,语音转低
唤我不应,已经睡着
你也困了,一个翻身
便跟入了梦境
而留在梦外的这世界
春分,夏至
谷雨,清明
都交给坟头的大闹钟

找到那棵树

苏家的子瞻和子由,你说
来世仍然想结成兄弟
让我们来世仍旧做夫妻

那是有一天凌晨你醒来
惺忪之际喃喃的痴语
说你在昨晚恍惚的梦里
和我同靠在一棵树下
前后的事，一翻身都忘了
只记得树荫密得好深
而我对你说过一句话
“我会等你，”在树荫下

树影在窗，鸟声未起
半昧不明的曙色里，我说
或许那就是我们的前世了
一过奈何桥就已忘记
至于细节，早就该依稀
此刻的我们，或许正是
那时痴妄相许的来生
你叹了一口气说
要找到那棵树就好了
或许当时
遗落了什么在树根

红 烛

三十五年前有一对红烛
曾经照耀年轻的洞房
——且用这么古典的名字
追念厦门街那间斗室

迄今仍然并排地烧着
仍然相互眷顾地照着
照着我们的来路，去路
 烛啊愈烧愈短
 夜啊愈熬愈长
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
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白烟？
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
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
最好是一口气同时吹熄
让两股轻烟绸缪成一股
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我说
但谁啊又能够随心支配
无端的风势该如何吹？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录

本诗在“联合副刊”发表后四日，作家高阳亦在该刊赋诗以和，诗前并有小引，全文如下：“读（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联副”光中兄〈三生石〉新诗四章，伉俪情深，一至于此，令人欢喜赞叹。忆昔曼殊上人曾以中土诗体译作拜伦情诗，因师其意作七绝四首，愧未能如原作之幽邃深远也。”

水阔天长挥手时，待君相送竟迟迟，
一朝缘征三生石，如影随形总不离。

夜深语倦同寻梦，梦外光阴任去留；
同穴双双天共老，坟头大树阅春秋。

依稀梦影事难明，独记君言“我待卿”，
此即同心前世约，须知眼下是来生。

红烛同烧卅五年，夜长烛短更缠绵，
可能风急双双熄，同化轻烟入九天。

五行无阻

任你，死亡啊，谪我到至荒至远
到海豹的岛上或企鹅的岸边
到麦田或蔗田或纯粹的黑田
到梦与回忆的尽头，时间以外
当分针的剑影都放弃了追踪
任你，死亡啊，贬我到极暗极空
到树根的隐私虫蚁的仓库

也不能阻拦我

回到正午，回到太阳的光中
或者我竟然就土遁回来
当春耕翻破第一块冻土

你不能阻拦我

从犁尖和大地的亲吻中跃出
或者我竟然就金遁回来
当鹤嘴啄开第一块矿石

你不能阻拦我

从刚毅对顽强的火花中降世
或者我竟然就木遁回来

当锯齿咬出第一口树浆

你不能阻拦我

从齿缝和枝柯的激辩中迸长

或者我竟然就火遁回来

当霹雳掬下第一闪金叉

你不能阻拦我

从惊雷和闪电的宣誓中胎化

或者我竟然就水遁回来

当高潮激起第一丛碎浪

你不能阻拦我

从海啸和石壁的对决中破羊

即使你五路都设下了寨

金木水火土都闭上了关

城上插满你黑色的战旗

也阻拦不了我突破旗阵

那便是我披发飞行的风遁

风里有一首歌颂我的新生

颂金德之坚贞

颂木德之纷繁

颂水德之温婉

颂火德之刚烈

颂土德之浑然

唱新生的颂歌，风声正洪

你不能阻我，死亡啊，你岂能阻我

回到光中，回到壮丽的光中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西子湾的黄昏

几只货柜船出港去追赶落日
在快要追上的一刻
——甲板都几乎起火了
却让那大火球水遁而去
着魔的船只一分神，一艘
接一艘都出了水平界外
只剩下半截晚霞斜曳着黄昏
直到昏多于黄，泄漏出星光
簌辽的冷辉壁照着天穹
似乎在探索落日的下落
而无论星光怎样地猜疑
或是涛声怎样地惋惜
落日是喊不回魂的了
这原是一切故事的结局，海说
朝西的窗子似乎都同意
只有不甘放弃的白堤
仍擎着一盏小灯塔，终夜
向远方伸出长臂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母 与 子

小时候,在多风的甲板上
母亲指着东方对我说
风浪的那一头就是台湾
太阳,而不是太阳旗,每天
就从美丽的岛上升起
那时我才十岁,抗战的孩子
太阳旗阴影下的一个小难民
而今是我在岛上,半世纪后
在风浪的这一头回过头去
在一座红砖的楼上,朝西
每个黄昏目送着落日
用霞火烧艳了我的童年
厦门和鼓浪屿,德化和永春
就在那一片晚云的下面吗?
楼下这海峡--蓝无尽
是用美丽的岛屿命名
却连接两片更广的水域
浩荡汇入南海与东海

就以大陆的大名为名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
这岛屿,原是依恋的婴孩
浸在母体包容的羊水
怎忍用一把无情的蓝刀
切断母体输血的脐带
切断从前风浪过海峡
和母亲一起东望的童年。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后记:一九三八年,抗战次年,母亲带我 from 上海乘船南下,过台湾海峡,经香港、安南、云南、贵州,去四川会合父亲。东海与南海在国际上叫做 East China Sea 与 South China Sea,正好合抱住台湾。台湾浸在中国海里,正如胎儿浸在母体的羊水里。羊水,既为海水,亦谐羊水。

玉山七颂

至 尊

三九五二,是你高贵的身材
白首天际是山族的至尊
一切仰望和指点的焦点
最早的金曦,最后的赤霞
唯你崢崢的绝顶独戴
黑熊和石虎岂敢高攀
耐寒的圆柏都已放弃
更不提英勇的冷杉,铁杉
春天和夏天再爬也难上
你肃静的陡斜,只让雪花
轻轻飞旋着六角伞
净白耀眼的空降部队
一夕自天而下

青 睐

天蓝得如此无奈地酷烈

远处的雪峰都为之低首了
而愈近高复的穹顶
那蓝色愈是慑人
谁敢目不转睛地逼视
而不受永恒暗伤呢？
至少我不敢，这纯然之蓝
是蓝给玉山的诸峰看的
原就无心启示给凡眼
何况是久已习于红尘
于是一排树剪过影来
为我遮一遮天之青睐

白 木 林

岛上最崇高的原住民
排成这神秘的行列
是何时登山的呢，怎么
不见了须发和背囊？
究竟遭受了怎样的山难？
怎样的火谴，哪一次电殛？
是谁呢将魔咒一施，你们
就这么僵冻在半空
撑着株桎难解的手势
见证着风势，指点着洪荒
以无顶的蓝顶为屋顶
一组最前卫的雕塑

云 之 午 梦

云是山午后的幻想
从潜意识的低壑
无中生有地升起
无论是近山的黝黑
或是远山的苍黛
午前还俨然肃穆的古貌
苦思着地质学深奥的问题
此刻忽然都飘飘浮起
那样沉郁的新康山
被它只轻轻地一托
怎么竟已升到了半空？
群岛和列屿都纷纷
仰泳在自己的午梦

石 之 午 梦

四围的峭壁锁住，静似上古
若非浅濑潺潺地泻过
这满滩午寐的石头
岂不要睡过了头吗？
聪明的溪水我并不羡慕
行程匆匆会催它出谷
也将催我明日出山去
倒是羡慕石头的午梦
如此沉酣，又如此从容

更有流水的枕歌淙淙
即使醒来,还可以继续
思考山有多深,谷有多长
鸟声是有意呢还是无意
一下午的水声已到海否
——诸如此类问题

拉库拉库溪

深山的秘密只有流水知道
也只有流水会泄漏
流水的身世只有深山记得
从涓滴泠泠到急湍滔滔
只有沿途的峻峭清楚
只有终古无语的岩石
才会纵容无拘的涧水
一路唱着起伏的牧歌
应大海的号召跳跃而去
拉库拉库溪,永不回头的浪子
只有中央山脉的众老
在天际围坐讲古,才能够追述
上游你清澈的童年

回 声

站在麟芷山腰的看台
向玉山发一声长啸
却撞在南峰层叠的页岩

亿万年，黝黝的肃静之上
单薄的肺活量不自量力
微弱的呐喊，变成自嘲
在高亢的空间被退了回来
曳着似真似幻的反响
像有蠢蠢的山魈木魅
在岩洞和森林的深处学我
原就不该唐突的天问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小 毛 驴

——兼赠文飞

你说,锅铲刮锅底和驴子叫
是世上最最难听的声音
别这么说吧,我笑道
锅铲我管不着,可是驴子
那样嘶叫,一定有他的隐情
衬着北方多空旷的风景
一切牲口里我最爱驴子
你仔细看它温柔的眼睛
有什么比那更忧郁,更寂寞
如果北方是一座大磨,他的一生
就绕着磨子,拖不完地拖
不是歇在颤风的白杨树下
默默地守住他主人,就是
拂着高柳在车道旁慢踱
冒着尘土,跟在全世界的背后
竖着长耳,举着细蹄,望着
无始无终,直到天涯的远路
——那侧影,瘦褐而涩苦

需要棱角峥嵘的木刻
而非黄胄倩巧的水彩
才能匹配北地的村民
用深邃的额纹和更深的眼色
迎向肃杀的霜雪,千古的风沙
正说着,又传来长城下
载货路过的一声驴鸣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登 长 城

——慕田峪段

东尽沧海，西走天涯
迢迢两千多公里的边愁啊难道
就凭这无情的花岗石砖
长方形的乡心沉甸甸
一块又一块接了又叠
这么斜而又陡地砌起来么？
砌城的手啊，多茧的，早已放手
守城的眼呢，少寐的，也已瞑目
不知道当年戍卒的朝朝，暮暮
是逆风北眺狼烟的边警？
是回首南顾梦里的闺情？
只知道再长的城墙，再厚的砖
挡得住胡马挡不住流年
不再是边关远寨了，不再
是盔甲对抗弩箭的战争
纵雉堞严整，那许多前朝旧代
两千年的患得患失，统统
从垛口的缺口无奈地流去

只留下了你，烽火寂寂，戍楼空空
仍蟠在万山的脊上，一条
飞不走游不去的古龙
一面其长无比的巨碑，见证
我祖先的忧患和辛苦，多少血泪
纪念那许多守将与边卒
倚也倚不断千里的栏杆
磨也磨不穿顽固的狱壁
只留下这一条拉链的神奇
从战国的那头锁到现今

“买一件纪念品吧，”那小贩
蹲在墙角招呼着游客
招呼白发登城的我
“不用了，”我应他以苦笑
凭历劫不磨的石砖起誓
我不是匆匆的游客，是归魂
正沿着高低回转的山势
归来寻我的命之脉，梦之根
只为四十年，不，三千里的离恨
比屈原更远，苏武更长
这一块一块专疗的古方
只一帖便愈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访 故 宫

若把脚后跟提得够高
一尺半的门槛
从光绪到乾隆
只一跨,就进入大内了
至于永乐年间
则远在汉白玉雕龙的
三台丹墀的上面

我是从神武门,也就是
北边的后门进宫的
除了收票员问我
“你不是外宾吗?”
竟不见一名羽林军
或是解放军同志
来盘问或喝止

也幸好宫深,人众
一直到太和殿的广场

除了那尊蓬鬣的铜狮
显然不高兴之外
长鹤与寿龟
在我的摄影机逼视下
都装得若无其事

那许多鎏金的大铜缸
四下里打量
只要有一口可藏
等北京陷进了夜色
那边的交泰殿里
空了的铜壶,你听
就开始寂寞的滴漏

而摆了几百年的架子
所有守宫的兽像
都蠢蠢欠起身来
在像座上笑谈起前代
许多讹传的野史
直到储秀宫深处传来
慈禧的一声咳嗽

把所有的飞凤,蟠龙
都吓了一大跳
所有的龟鹤和太监
肃静中,听更远处

沿着运河
正隐隐地撼动
八国联军的炮声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风 箏 怨

无论是深秋的泰晤士河堤
或是戒严的北爱尔兰街上
无论是苏格兰高寒的古堡
或是半浸在翡翠的暖洋
听里约热内卢慵懒地哼着
葡萄牙的音调，一首浪歌
游兴的另一端总是系在
脉脉睇过来，你的眼神
只因有你在地上牵线
才能放我到天外飘浮
这样的一念相牵，鸟所不见
是传音入密的越洋电话
无须那样地形而下，劳动
十孔转盘或十粒按钮
沿着袅长的北纬或东经
彼端的一提一引，即便是最轻
都会传到脆薄的游魂
云上孤飞的冷梦，何时醒呢？

风太劲了，这颗绷紧的心
正在倒数着归期，只等
你在千里外地收线，一寸一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周 年 祭

——在父亲灵前

难忘去年的今日
是一炉炼火的壮烈
用千条赤焰的迅猛
玉石俱焚
把你烧一个干净

净了,腐败的肌肤
净了,劳碌的筋骨
净了,切磋的关节
净了,周身的痛楚
把你烧一个干净

拣骨师把百骸四肢
从炽热的劫灰里
拣进了大理石坛
轻一点吧,我说
不忍看白骨脆散

就只剩这一撮了吗？

光绪的童稚

辛亥的激情

抗战的艰苦

怎么都化了灰烬？

正如三十年前

也曾将母亲的病骨

付给了一炉熊熊

但愿在火中同化的

能够相聚在火中

愿钵中的薄钱纷纷

飞得到你的冥城

愿风中的缕香细细

接得通你的亡魂

只因供案上的遗像

犹是你栩栩的眸光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圣奥黛丽颂

——吊奥黛丽·赫本

大眼汪汪,纤弱的小女孩
蜷在贵族母亲的胸怀
嚼着莴苣,咽着纳粹的长夜
从阴暗的地下室里
怎么一上来就踏进了
聚光灯,镁光灯睽睽的焦点
伶俐的短发斜斜垂下
覆在六十年代的额前
轻轻一座奥斯卡,炫着金辉
瘦臂都似乎承受不起
沉重的非洲却抱在你怀里
癌细胞和千万稚口的嗷嗷
都迫不及待,你的抉择
是那些没有童话的黑童
抚慰着他们如你所亲生
从衣索匹亚到索马利亚
将军与政客都不屑一顾的
你全都认领,连病带苍蝇

——认领饿空的眼眶，大而失神
比你年轻时睁得更大
削细的胫骨支撑着头颅
比你的清癯更加细小
你抱着他们在旱田和荒漠
与内战，瘟疫，死亡在拔河
而一顿晚餐饕餮之后
剩下了半桌珍馐与甜点
全世界都坐在电视机前
打嗝，剔牙，微带些惊讶地看着
病重了，垂危了，你，的暮年

公主已老去，窈窕不存
圣奥黛丽啊，让一切聚光灯
去荣耀玛丹娜之乳，梦露之唇
你顶上自有皎皎的轮光，照着
怀古的观众，伤今的信徒
你的心肠太软，太宽了，死亡
遂乘虚而入，将你劫掠
且在我们回肠的深处
一端牵着你华年的惊艳
一端曳着你暮年的慈悲
狠狠，打一个死结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嘉陵江水

——遥寄晓莹

从深邃的内陆——一张俊美的邮票
飞过海峡，降落在我的掌心
带来这一张重庆的夜景
细笔娟娟在反面附注
“这是嘉陵江最后的辉煌”
寄信人是一位多情的读者，怜我
四十多年前像她的年纪
上坡又下坡，也曾攀过那山城
鸱鸒声中，也曾经吞吐
满城冷白的晓雾。 你看
这熟悉却又陌生的半岛
西天犹未退橘色的晚烧
远近的街灯却已烘亮
高高低低，多灿丽的一盘玛瑙
哪一盏灯下是我的旧日呢？
漾漾倒映着岸上的繁华
一水依依从遥远的山下
宛若从我的梦深处流来

那上游的河镇,悦来场呢?
还缱绻在江声的怀抱里吗?
半世纪前浩荡的江声
多深沉的喉音一直到枕
午夜摇我入睡,清晨唤我起身
想早已后浪推着前浪
波光翻滚着时光,滔滔入海了
但更高的上游遥自秦岭
穿过武侯扶病的北征
一缕不灭的汉魂,千古遗恨
穿过李白的秦关与蜀栈,穿过
吴道子淋漓的墨香,穿过
陆游的蹄声踢踏,急流险滩
不舍昼夜滚滚地南来
最后是穿过抗战的岁月
凄厉的警报与轰炸声中
淘尽我入川八载的少年
更与长江合浪,匆匆地送我
逐老杜与髯苏的舵影出峡
只留下江雾如梦,巫峰似锁
童真的记忆深锁在山国
而今远坐在面海的窗口
海峡风劲,我独自在这头
对着山城夜景的恍惚
暖灯繁丽托一盘玛瑙
看图右那半岛,正当牛角尖上

那殷勤的寄信人，她又说
是朝天门水天挥别的渡口
一切橈櫓都从此东去
疑真疑幻向灯下回顾
老花眼镜我扶了又扶
似乎有一道斜长的坡梯
古旧的石级一级落一级
落向茫茫的江水，白接天涯
一个抗战的少年，圆颅乌发
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
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
年年西望的壮年啊中年啊暮年

一九九三年二月七日

桐 油 灯

记得在河的上游
也就是路的起点
有一个地方叫从前
有一盏桐油灯亮着
灯下有一个孩子
咿唔念他的古文
如果我一路走回去
回到流浪的起点
就会在古屋的窗外
窥见那夜读的小孩
独自在桐油灯下
吟哦韩愈或李白
在未有电视的年代
如果在户外的风中
在风吹草动的夜里
在星光长芒的下面
我敲窗叫他出来
去阅历山外的江海

不知吃惊的稚脸
会不会听出那呼唤
是发自神秘的未来？
当黑发乍对着白头
七分风霜如流犯
三分自许若先知
会不会认出是我？
如果我向他警告
外面的世界有多糟
下游的河水多混浊
他能否点头领悟？
他的时间还未到
又何必唐突天机
打断他无忧的夜读
何况谁又能拦阻
他永远不下山来
于是我重寻出路
暂且(或者是永恒?)
留他在夜色的深处
在河之源,路之初
去独守那一盏
渐成神话的桐油灯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

撑竿跳

一路向高架门剧奔而来
挺着那件怪长的武器
忽然向浑茫的大地
那样精确而果决
选择最要害的一点
奋勇一刺
乘敌人来不及呼痛
已经用那把无弦之弓
自我激射向半空

多么矛盾的敌我关系
要挣脱后土的囚禁
一面飞腾
一面却靠坚实的大地
将他托起

三秒钟凌空自由
他倒走在云上

踢开挡路的天风
推开刚用过的武器
却听见过路的燕子说
好奇怪啊,为什么
飞翔还要靠一根拐杖?
而且刚起飞呢
怎么就急着要下降?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

抱 孙

十磅之轻,仰枕在我的臂弯
两尺之短,蜷靠在我的胸膛
不待轮回,已恍然隔世
三十五年前,在那岛上
也曾经如此抱着,摇着
另一个孩子,你的母亲
只换了,窗外,是纽约的雪景
却幻觉,怀里,是从前的稚婴
同样是乳臭咻咻,乳齿未萌
浑然的天真尚未揭晓
专注的眼神不眨也不移
这么出神地将我打量
清澈澈一双黑水晶体
纯粹的稚气一时还不懂
用笑容来回应我的笑容
就这么惊异地隔代相望
你仰望着历史,看沧桑
已接近封底,掀到了六十五页

几时，你才会从头读起呢？
当你长大，从母亲的口里
会听到其中的几章，几节？
我俯窥着未来，看谜面
天机未动，故事正等待破题
一对小巧的瞳人，滴溜圆滚
幻象和倒影所由孪生
要转向怎样的廿一世纪？
你太小了，还不算是预言
我太老了，快变成了典故
世故的尽头如何接通
天真的起点呢，刚刚满月
除非是贴身将你抱住
最最原始，用体温，用触觉
用上游的血喊下游的血
宛如从前，在岛城的古屋
一巷蝉声，半窗树影
就这么抱着，摇着
摇着，抱着
另一个初胎的婴孩，你母亲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海外看电视

在那拥挤的岛城里
就像在一只小锅底
名人或是新闻
一炒便热
再炒便焦
火气那么大只为了
争一个小灶

即使隔海
也呛得人一脸烟
仿佛心跳
还留在锅里煎熬
被层出不穷的
一场又一场噩梦
炒了又炒

而这一切魔境
即使太平洋之阔

再加换日线之长
也不能摆脱
只因为既不愿炒人
也不甘被人炒
却不得不回锅

回到火爆的小油锅
重新又投入
两千万颗的莫奈何
让一把神秘的黑铲
一下子挑拨
一下子搅和
一边炒成了焦土

一边半生不熟

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于加拿大

读 唇 术

大吊灯还勉强维持着场面
气氛已显得有点阑珊
观众不安,有人在看表
台上的要角雄辩犹滔滔

呃喝呃喝呃喝

流利的修辞,俨然的睥睨
继续蹂躏一排又一排
疲惫的耳鼓,干涩的眼睛
我的廉价座偏远又靠边
愈加担心那虚张的声势
那些假面当真的表情
直到空厅回荡的语音

呃喝呃喝呃喝

徒然哓哓,不再有任何意义
暗中乃举起观剧镜
把焦点调整,眯起眼睛

从一张油脸到另一张彩面

默读台上掀动的嘴唇
忽开忽合，而讶然顿悟
那一切慷慨激昂，仰天发誓
 呃喝呃喝呃喝
并非出自嘈嘈的口齿
而是深垂的红绒幕后
另有一张嘴，谁啊，在提词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私 语

静寂的后半夜，忽然我醒来
发现另一边的枕上
她的鼾息并不很匀称
头顶却传来私语窃窃
很轻，很近，有两个人

“奇怪，是谁呢，这一对夫妻
睡在好像是我们的床上
他的头上已盖了雪
她的发际正落着霜
似乎睡得很熟呢，还打着鼾
为什么看来都有点面善？
皱纹已经阡陌着沧桑
一位虾螯，一位蛙匍
怎么睡姿跟我们也相像？
总不会，是预言的幻景
一瞥四十年后的我们吧？
为何不摇醒睡者来一问

问四十年间有什么发生？
这世界，可曾变好了一点？
可曾登上了月球，可曾
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要逃亡吗，为了天灾或革命？
岛屿跟大地的争吵是谁赢？
你别乱来了，瞧他们已够累
九十年代显然不轻松
是什么危机感啊在压着薄梦
不安的记忆下枕着隐忧
让他们多睡一会吧，不要
冒冒失失把未来惊醒
今晚至少还不用担心
可是他们的，不，我们的孩子呢
有几个了，该不小了吧
你问得太多了，瞧你，还没有怀孕
我敢说那边的相框子里
就是他们的，噢，我们的女儿
眉目真的有我们的神情
——嘘，别把孩子们也吵醒
还不曾向你的深处投胎呢
一个个尚未取名的婴孩
要是我老了，像她那样
眼角摆着鱼尾，发上带着风霜
你还会抱我吗？像新婚的今晚？
——嘘，他们在翻身了

天快亮了,梦也快做完”

侵床的曙色里,我起身小便
一抬头就跟
墙头那张结婚照
猝然打一个照面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未 来

在世纪将尽的倒数声中
不信还会有什么惊喜
无非是愈紧愈密
一连串逼人而至的限期
而在不安的猜测里
纵使能蹶到大谜的背后
我岂敢贸然探手
仰面拍他高阻的肩头
承受他回身一瞥
 唯先知能解
 而烈士敢接
那样慑魄的，哦，眼神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缪 斯

绝非另有企图的政客
也非见异思迁的浪子
绝非海誓无边的口惠
更非不举或不坚的无能
轻易赢得了你粲齿一笑
或者更有幸,凭一线天机
能亲眼惊艳完美的裸裎
不,轻狂与急躁都不可能
除非是甘愿长为你独身
纵使桂枝桂叶被攀尽
也赶不走这白发情人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火 金 姑

为什么,自从火金姑去后
再没有她的消息了呢?
多想某一个夏夜能够
一口气吹熄这港城
所有的交通灯,霓虹灯,街灯
那千盏万盏刺眼的纷繁
只为了换回火金姑
点着她神秘的小灯笼
从童话的源头,唐诗的韵尾
从树根,从草丛的深处
寻寻觅觅,飘飘忽忽
一路飞来,接我回家去

回到电视机以前,电话线以外
回到烛台婷婷的身边
那脉脉的白烛,有心又有情
回到母亲的蒲扇旁,让她轻轻
扇着一盘蚊烟的袅袅

夜气的凉凉,虫声的唧唧
扇着一首催梦的民谣
唇音低回,鼻音温婉
扇着我幼稚的七岁或八岁
扇着满天的星辉
像一树丰收的银杏果
灿烂和灿烂相摩,摇摇欲坠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

附注:台语称萤火虫为火金姑。这名字,跟金急雨一样美丽动人。以后当再写一首〈金急雨〉。

在多风的夜晚

在多风的夜晚
有一扇窗子
还没有关闭
是谁的耳朵呢
还不关闭

在多风的夜晚
有一盏星子
还没有休息
是谁的眼睛呢
还不休息

在多风的夜晚
有一面旗子
还没有收起
是谁的灵魂呢
还不收起

我向天边
吹熄了星子
收下旗子
关上窗子
却仍然发现

有一扇耳朵
还没有关闭
谁的窗子
在多风的夜晚
不能关闭

有一盏眼睛
还没有休息
谁的星子
在多风的夜晚
不能休息

有一面灵魂
还没有收起
谁的旗子
在多风的夜晚
不能收起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

裁 梦 刀

为什么只消嫋嫋一挥手
无中生有
便召来无止无尽的长飙？
一侧身你就从风口切入
沿着欧几里德
也追踪不上的快弧
几度扭腰与回脸
探入这大迷镜的深处
——多么辽阔的冰原啊
在你的面前愈退愈远
而除了飘发的长风
吹自一个透明的空洞
就单凭这一片裁梦刀
这八寸耕冰的脆薄
向永犁不开的冻土，究竟
要收割几遍乍发的掌声？
坚冰清野展在你脚下
是流畅的坦途也是陷阱

能将你抬举也能推翻
在胜利的顶端随你旋转
你旋几旋挪威就转几转
极圈绕腰绕成你短裙
但不能保证,当你再降落
茫茫的冰乡哪一寸是安全
北极之空也不愿收容
孤注一踏失足的脚尖
飞,是飞不出去的了
于是你寻路回头,沿着
平面几何婉转的曲线,顺着
奥芬巴哈旋律的牵引,推开
魔困的空门,一层更一层
及时回到了人间,看你
惊喘未定的掌爆声中
从收翼成梦的臂弯内
举头苏醒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同 臭

在一间拥挤的密室里
空气本来就难呼吸
有人却偷放个新屁
害得无人不掩鼻
包括屁主他自己
不幸谁都脱不了嫌疑
幸好查来又查去
谁也抓不到凭据

一九九四年三月九日

残 荷

——题杨征摄影

半盘的雨珠,滚过
满盖的月色,托过
纤纤的蜻蜓,栖过
阁阁的蛙族,藏过
田田摇翠的浑圆
曾经在风里翻掀
掀起仲夏的封面
一页一页的阔边
交叠的绿荫为何
竟已掀到了封底
只剩下这一池空寂
纵枯茎举臂,残叶握掌
怎能挽回六月的盛况
——水镜开奁
 倒影照艳
粲然,那许多红妆

一九九四年三月

白孔雀

——观杨丽萍舞

以为在世纪末紧迫的绝望之中
美,已经从无奈的指缝
从合污的岛国永远失踪
随着珍禽罕兽的爪痕
随着藐姑射的传统,随着
最后一滴清澈的冰水
头也不回,告别了雪峰
只剩下无助的我们
按时纳税,填表,选骗子或流氓
七点看荒谬,八点看荒唐
惯于玛丹娜的挑逗,麦当劳的喂养

直到从古滇国的内陆
点苍山下,洱海岸边
一头白孔雀的翩翩
降临在灯光,目光的焦点
纤柔的手指不知向何处
捻来了尊贵的后冠,流盼顾盼

催眠的小乘乐顺着长臂的波澜
细腰的漩涡,从喙到尾
宛转着傣舞的迷蛊,白尼的妩媚
眼神闪亮洱海的波光
肤色照暖大理的石纹
她牵起一整幅雪崩的纱裙
抖动睽睽一百只眼睛
在加速的高潮忽然扬开
多绚丽的雀屏啊,扬,丽,屏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

老 来

老来任海峡无情的劲风
欺凌一头寥落的白发
独对半壁壮烈的晚霞
看落日如何把水天辽阔
交班给防波堤头的灯塔
而无论海风有多长,多强劲
不已仍是暮年的壮心
一颗头颅仍不肯服低
都世纪末了,还伸向风里
发已更稀,不堪再造林
但发下的富足犹可开矿
热腾腾满坑难忍的忧愤
压积成千层的铜骨金筋
犹堪鹤嘴锄火花飞迸
一路向下挖,向下开采
贮藏可用到下一世纪
又何惧逆风的额头不敌
晚来的海上浪急云低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六日

非 安 眠 曲

令整个海峡都不安
今晚这风声何以
充满了预感和回忆
而今晚的睡眠
会夜长而梦多吗
或是更深而无寐
我像是在问自己
又像是对着苍茫
在问将尽的世纪
海上的风有多长
楼上的夜就多长
与其无寐而听风
听隐隐喊魂的风声
穿透童年的裂缝
呼啸过海峡而来
带着历史的骚响
宁可辗转而多梦
尽管恶魔会连连

尽管左肩换右肩
要担负侧身的压力
不然脊椎或肋骨
要承受仰天或伏地
承受意识或潜意识
层层内伤的累积
也不过是一句梦呓
和恍惚几次翻身
就浑然把窗外
暗昧的鱼肚子翻白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停 电

猝不及防，下面那灿亮的海港
一下子熄尽了灯光
不料黑暗来突袭
被点穴的世界就停顿在那里
现代，是如此不堪一击
我起身去寻找蜡烛
却忘了杜牧那一截
在哪一家小客栈的桌上
早化成一滩银泪了
若是向李商隐去借呢
又怕唐突了他的西窗
打断巴山夜雨的倒叙
还是月光慷慨，清辉脉脉
洒落我面海的一角阳台
疑是李白倾侧了酒杯
这才听见下面那海峡
潮声隐隐如鼾息，带着虫声
夜气嗅得出阵阵水气

试探的蛙声，寥不成群
提醒我初夏已到寿山
反正是做不成了，我索性
推开多繁重的信债，稿债
闭上光害虐待的眼睛
斜靠在月光里，像个仙人
吐纳爱迪生出世以前
那样闲闲的月色与宁静
一声响忽地逆神经而来
千街的灯光一起反扑
沦陷的海港突告光复
而把月光推出了户外，把杜牧
一个踉跄推回了晚唐
把我推落在嚣张的当代
在电视机滔滔的呼喝里
继续负担
这不堪超载的岛国
所有的不堪，所有的不快

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

无 缘 无 故

无缘无故地笑一笑
人类已经太苍老
美丽的禽兽快灭种
世界的屋顶破了个洞
晴天怕太阳会有毒
阴天怕酸雨落头上
他们说冷战已结束
为何我仍然很紧张
为何有人打高尔夫
而我们挤成蜗牛族
为何从头条到末版
报纸愈读愈不堪
当一切诺言都是谎
选谁不选谁都一样
一样都荒唐,我只好
无缘无故地笑一笑

老 树 自 剖

沛然盘踞的不仅是五体投地
沃土是深根探讨的主题
暗暗把富足的传统
用周身的血脉向上传送
发表到风起云涌
蓝澈澈金朗朗的半空
地下水是胚前的记忆
旋转上升蔚为青翠的灵感
花季是一场又一场妙梦
召来颂梦的歌鸟与鸣蝉
旱灾或雨季，丰岁或凶年
一部寂寞的断代史
秘密的等高线绕着童年
一圈圈，烙着太阳的胎记
只有用锯齿来回咀嚼
才能将惊心的横切面
开膛剖出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日

后 记

《五行无阻》是我的第十七本诗集，里面的四十五首诗（本书收四十首）都是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之间所作。自从十三年前由香港回台，迁来高雄定居，这已是第三本诗集。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应北京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之邀，去北京访问一周。隔了四十三年，那是第一次回到大陆，却不是回乡，因为小时候从未去过北方。所以站在街边的垂柳荫下，怔怔望着满街的自行车潮，不知道应感到熟悉还是陌生。北京人问我感觉怎样，我苦笑说：“旧的太旧，新的太新。”旧的，是指故宫；新的，则是指满街的台港饭店和合资大楼；我神往已久的那些胡同却不见了。

不过我还是写了〈登长城〉、〈访故宫〉、〈小毛驴〉三首，总算未交白卷。北方虽非我的故乡，却为汉魂唐魄所寄，是我祖先的祖先所耕所牧，所歌所咏，广义而言，久已成为整个民族的故土古都，不必斤斤计较、追溯谁何的家谱了。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层次，不必形而下地系于一村一镇。地理当然不能搬家，民族何曾可以改种，文化同样换不了心，历史同样也整不了容。不，乡愁并不限于地理，它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了时间。一个人的乡愁如果一村一镇就可以解，那恐怕只停

留在同乡会的层次。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魂唐魄，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地理的乡愁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才是宜于入诗的主题。

所以两岸开放交流以来，地理的乡愁固然可解，但文化的乡愁依然存在，且因大陆社会的一再改型而似乎转深。而另一方面，长江水浊，洞庭波浅，苏州的水乡也不再明艳，更令诗人的还乡诗不忍下笔。于是乡愁诗由早期的浪漫怀古转入近期的写实伤今，竟然有点难以着墨了。两岸开放，解构了我的乡愁主题。不过在这本《五行无阻》里，乡愁变奏之作仍有〈洛城看剑记〉、〈嘉陵江水〉、〈桐油灯〉、〈火金姑〉等首。其中〈桐油灯〉的一幕长在心头，我的散文集里早已一再出现，如今引入诗中，成了童年的神话，仍然令我低回。

写海岛的诗仍然不少，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其中除了〈玉山七颂〉是为王庆华的雄伟摄影配诗，而〈初夏的一日〉、〈海是邻居〉、〈西子湾的黄昏〉三首是写高雄港城的静观自得之外，他如〈海外看电视〉、〈读唇术〉、〈同臭〉、〈白孔雀〉、〈停电〉、〈无缘无故〉等所写的台湾经验，不幸却是负面多于正面。不过这样的感受应该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并非纯然的个人抒情。

〈海外看电视〉是在温哥华的电视上看台湾政局，但是回到台湾，却从电视的国际新闻上看到〈圣奥黛丽颂〉、〈裁梦刀〉两首诗的题材。我在〈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一文中曾说，置身当代社会，一位作家如果不甘于写实主义的束缚而有心追求多元的主题，不妨向相关的艺术、学问，与多般的媒体去广泛取材。电视正是最生动的资讯，加上报纸的文字与图片，往往能提供我写诗的题材，如果取舍得当，再掺以适量的同情与想象，就可以创

造奇妙的合金了。……

亲情一向是我的重要题材,在这本《五行无阻》之中仍得四首,以篇幅而言,分量颇重。〈三生石〉一组四首发表后,引起不少评论,转载亦多,亡友高阳更在“联副”刊出四首七绝以和。用旧诗来和新诗,在文体史上不知有无前例?〈抱孙〉与〈私语〉,一写实,一魔幻,但用的都是对比手法。这一类题材写的人不多,应可继续开拓。至于吊亡父的〈周年祭〉,比起我多篇的怀母诗来,确是新题。《诗经·小雅》里的〈蓼莪〉,是父母一同吊念的。古代诗人似乎绝少独吊亡父。至于西方,此题也绝少见。最值得注意的,是标榜多情的浪漫诗人,用情的对象几乎都不包括父母,尤以雪莱为最。

谐谑的诗则相反,古人写的远多于今人。朱光潜常说,在大家作品里,高度的幽默每与高度的严肃并行。《五行无阻》里,谐谑之作也有五六篇,按朱光潜的期待当然尚有不足。〈东飞记〉纯然是自谑,不过那经验应该是今人常有的。〈闻锡华失足〉是听说梁锡华在台湾跌了一跤戏作而成,古代文友之间互相写诗调侃,并不罕见,现代诗却少有。〈人鱼〉与〈撑竿跳〉也是现代诗的冷题目。〈无缘无故〉像歌,倒是可以谱成流行曲。

不过书名却没有向前述的各诗里去挑,而选了一首用五行来参生死的玄想之作。探讨自我生命的终极意义,该是玄想诗最耐人寻味的一大主题。在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流行的六十年代,不少“难懂”的诗,或虚无,或晦涩,往往以此自许,但是真能传后的杰作寥寥无几。当年在那样的风气下,我也曾写过这样的玄想诗句:

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

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

当时读来,似乎也有点哲理。王国维曾引宋词三段来印证人生事业的三个境界。我觉得,要印证生命,也不妨用前引的两句,再续以这样的第三句:“你知道你是谁了,你放心。”

中年时代,我一直在“你不知道你是谁”与“你知道你不是谁”之间寻寻觅觅,追求归宿,那探险热烈而紧张。叶芝所谓:“与自我争论,乃有诗。”正是此意。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了”,于是曾经“是瓜而苦”的,终于“成果而甘”。《安石榴》诗集的〈后半夜〉里,也有这样的自悟之句:

此岸和彼岸是一样的浪潮
前半生无非水上的倒影
无风的后半夜格外地分明
他知道自己是谁了,对着
满穹的星宿,以淡淡的苦笑
终于原谅了躲在那上面的
无论是哪一尊神

〈五行无阻〉一诗也属于这种自励自许的肯定之作,不过语气坚强,信心饱满,一往直前,有如誓师。如果〈后半夜〉对生命是苦笑的承受,而〈白玉苦瓜〉对永恒是破涕的敬礼,则〈五行无阻〉应是对死亡豪笑的宣战。不消说,那心境正是“我知道我是谁了”。不管诗中的自我是小我或是大我,其生命是形而下或形而上,临老而有如此的斗志,总是可以面对缪斯的。

其他几首,例如〈纸船〉、〈老来〉、〈非安眠曲〉、〈老树自剖〉

等,也都可归入同类主题。这些诗不仅可作面面观的自传,更有自我定位的意味,颇像考考斯卡与梵谷的自画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画家少有自画像,但古代诗人如陶潜、杜甫、苏轼等等却写了不少自述诗,屈原更是把自传升华为神话。王尔德借剧中人高凌子爵的口指出:自恋是一个人终身的罗曼史。一句话,真抵得上弗洛伊德一本书。

自述诗当然不尽是自恋,也可以写成自励、自伤、自暴或自嘲。但是不管如何掩饰,其为自恋之变奏则一。少作不计,仅仅回顾《在冷战的年代》以来,这样的述志诗除了〈火浴〉、〈盲丐〉、〈守夜人〉、〈独白〉、〈与永恒拔河〉、〈五十岁以后〉等首论析较多之外,至少还有十一二篇(见附注)。

一位诗人到了七十岁还在出版新作诗集,无论生花与否,都证明他尚未放笔。其意义,正如战士拒绝缴械。艾略特享年七十七岁,但是五十五岁以后便不再写诗。今年重九是我七十足岁的生日,《五行无阻》选在这清秋佳节出书,可谓自力更生,该是一位诗人,不,诗翁,最好的自寿方式了。更进一步,重九这一天我还要在九个报刊上发表今年刚写的九篇新作,以证明老而能狂,虽然挥霍了一点,放的却是自备的烟火。

不必登高,也能赋诗。我要告诉仙人费长房说:“诗,是我的辟邪茱萸,消灾菊酒。”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附注:包括〈自塑〉、〈预言〉、〈菊颂〉、〈魔镜〉、〈石胎〉、〈不忍开灯的缘故〉、〈对灯〉、〈鹰〉、〈中国结〉、〈高处〉、〈耳顺之年〉。

高 楼 对 海

喉 核

——高尔夫情意结之一

猝然

越过一公顷又一公顷的私家草地

越过被变更被窃占的国土

越过滥挖滥垦滥建的荒原

越过污染而无鱼的河溪

越过窒息而无鸟的大气

越过焦臭的尸体尸体尸体

赫然六十四具,越过

犯法又犯规的火烧岛,越过

这贪婪之岛特权之乡——只小白球

从今天昨天明天天天一样荒谬的头条

正当我张口要惊呼

竟以那样准确的无礼

不偏不倚,命中了我的咽喉

而且哽在这里,连愤怒带郁卒

变成一球再也进不了洞的

——他妈的喉核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麦克风，耳边风

——高尔夫情意结之二

在麦克风的前面
你不是再三表明
永远要和人民
站在一起的么？
可是全世界人口
最密的这岛上
你却站得那么远
跟我们之间
隔开了多少公顷呢
那一片鲜绿的草原？
就算你猛力挥杆吧
那一只高贵的白球
也落不到我们身边
既然你要瞄准的
是球洞而非耳洞
无论你挥舞的姿态
摆得有多么优雅
传到我们台下

也无非只是
又一阵耳边风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

十八洞以外

——高尔夫情意结之三

把我用过的稿纸全拼起来
怕也盖不满
你那片骄翠的球场

但是我笔尖到过的地方
你那只洁白的小球
也无法梦想

尽管满袋子都是高球证
也未必保证
进得了青史，更莫提天堂

小心了，否则你显赫的名字
有一天落进
我诗句的小注里，沦为僻典

而白球呢滚入了野草深处
就算出动全部的樁脚
也遍寻不着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厦门的女儿

——谢舒婷

厦门的女儿就住在
童话大小的岛上
浪花镶边的岛屿
依偎在厦门身旁
也是厦门的娇女

而靠在她的膝下
还有天真的石矶
像小鸡跟着母鸡
传到第三代
就成了厦门的孙女

或许怕童话太轻巧
不敌摇撼的晚潮
便用英雄的石像
用悲剧巍巍的重量
把风波沉沉镇住

她在我前面带路
踏着韵脚的快步
小径沿着石壁
一页页为我掀开
故事生动的插图

图里只见到一角
或半角的白楼红瓦
用琴音潇洒
隔着树影和斜巷
跟我们捉迷藏

她带我曲折进入
岛屿葱茏的深处
一级又一级天梯
把我带到了高处
到了,她住的古屋

高比门神的双扉
只透进半扇天色
空廓的厅堂上
有一点民初的什么
在耳语着沧桑

她从炉灶边出来
圆面的石桌忽然

布满了闽南口味
热腾腾的地瓜粥
是我乡愁的安慰

但是匆匆的渡轮啊
像传说的金马车
原来是南瓜变成
却在码头边喊我
说,已到了黄昏

隔着清明的暮寒
回头是厦门的海岸
灯火已通亮
车尘和市声嚣嚣
正等我重投罗网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于鼓浪屿

附识:清明之日,徐学带我夫妇二人,自厦门过海去鼓浪屿,访舒婷及其丈夫诗评家陈仲义。舒婷是厦门人,可称“厦门的女儿”,鼓浪屿在厦门西南岸边,小岛依傍大岛,亦俨然“厦门的女儿”。

浪子回头

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
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一百六十里这海峡,为何
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
当年过海是三人同渡
今日着陆是一人独飞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
只剩我,一把怀古的黑伞
撑着清明寒雨的霏霏
不能去坟头上香祭告
说,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
四十六年成一割,而波分两岸
旗飘二色,字有繁简
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
不变的仍是廿四个节气

布谷鸟啼,两岸是一样的咕咕
木棉花开,两岸是一样的艳艳
一切仍依照神农的历书
无论在海岛或大陆,春雨绵绵
在杜牧以后或杜牧以前
一样都沾湿钱纸与香灰
浪子已老了,唯山河不变
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石不烂
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
一排相思树淡淡的雨雾
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
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
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
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

一阵掌声劈拍,把我在前排
从钟声的催眠术里惊醒
主席的介绍词刚结束
几百双年轻的美目,我的听众
也是我隔代的学妹和学弟
都炯炯向我聚焦,只等
迟归的校友,新到的贵宾
上台讲他的学术报告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

后记：清明时节回到厦门，参加母校厦门大学七十四周年校庆，并在中、外文系各演讲一场（当地谓之“学术报告”）。四十六年前随双亲乘船离开厦门，从此便告别了大陆。他们双墓同穴，已葬在碧潭永春祠堂。厦大也在海边，鼓浪屿屏于西岸，五老峰耸于北天。囊萤楼，多令人怀古的名字，是我负笈当日外文系的旧馆。李师庆云早已作古，所幸当日的老校长汪德耀教授仍然健在，且在校庆典礼上重逢，忘情互拥。

木 星 冲

初夏的天空悠悠地转着
再仰也难尽
一只雕花的蓝水晶瓶
透明的天壁上,晴云细纱
转成一幅会飞的壁画
小小的港城就偎在瓶底
桅樯和起重机,灯塔和防波堤
都跟着季节一起转动
转出一阵又一阵海风
吹起一叠又一叠层浪
直到朝霞转成了夕锦
空洞的蓝水晶结成黑水晶
整个宇宙都暗了下来
只为木星,太阳族体面的血亲
难得赫赫过境的远邻
在四亿哩外亮起了驿灯
氢魂与氦魄终古不灭
不由不信的一个奇迹

越过所有的屋顶和争辩
赤裸裸用美指证着神明
风止后的空中，坚定的金芒
整夜就高悬在海峡之上
在我一无所有的晚年
伴着我短眠的长夜
比台北更亲近，童年更逼真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抱 孙 女

降世才七天,七磅的小生命
两手握拳,弯弯的细脚
从襁褓里斜伸了出来
一排豆大的脚趾,整齐而细致
更细致的趾甲看得我眼花
只好把眼镜脱下,凑近去端详
这无辜又无助的睡态
是胎里的蜷伏所带来
乌亮的湿发枕在我臂弯
奶瓶刚刚吮过,正怡然,恬然
偎在我怀里睡去,稚嫩的眼睑
合成安详的一线,无梦之眠
该无焦虑的压力吧,更无记忆
只偶然半睁开惺忪,黑白分明
瞥我一眼,立刻又阖上
更偶然,会绽开满脸笑容
全无意识,却也会牵动
恁小的一个酒窝,尽管如此

从稚幼的脸上已可窥识
她母亲小时的秀气,肤上
胎红渐褪了,露出白皙
但我早非当年,那少壮的父亲
这世纪,也已非当年的光彩
倒数声中,二十一世纪
正橐橐向我们迈来,迎接的
不是抱她的祖父,是这婴孩
而凭我,一头风霜的见证
这消逝的世纪并不快乐
风灾与地震,恶疾与战争
神话要领走美丽的禽兽
传说要收回清澈的江海
紫外线和酸雨当头袭来
这世纪,不比上一个世纪快乐
也不敢妄想,下一个会更可爱
这世界,还是不来的为妙
你会有许多玩具,豪贵而精巧
但人类已经太早熟,并不好玩
童年是愈来愈短,愈不像童年
更不能奢望会像童话
世故催天真赶紧长大
一切已太迟,无论我怎么劝阻
都挡不住你了,几星期前
你已经学会了翻筋斗
在幽昧的羊水里,你早就

像马戏的艺人,拳打脚踢
要挣脱脐带,告别母胎
出来看你崭新的世界,世纪
却看见了我,视而未睹
也不会记得,就在第七天
你曾经单独地陪着祖父
还没有满月呢,当窗外
纽约的盛暑正曳着蝉声
隔着枫树犹翠的风凉
臂上托着你天真的七磅
心头却压着更沉的重量,为了
海峡的惊涛捣打着两岸
飞弹正啸着不安的风声
俯望这新生命在我的老怀
正甜甜地入睡,把一切
都那样放心地交托了给我
奶香与溺臭,体温与脉搏
匀称的呼吸隐隐起落
你那样相信我,而我
却这样不相信你,不信你
会逢凶化吉,自有福分
原谅祖父吧,这忧患的老人
而且用你坦然的卧姿
和满有把握的小小拳头
说服我,说,这世界虽有千般的不是
却把你啊小乖乖,带给了我

一个奇迹，一个恩宠
一则神话，证明有神明
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婴
无畏一切地降临这乱世
且睡得如此安静而深沉
成人的噩梦无法惊扰
那睡姿，如此原始又如此童稚
千灾百害都近不了身，似乎在说
“未来是我的，你不用担心”
——于是我手中抱的
不再是猜疑，是希望
满满的一怀呢，整整七磅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

为孙女祈祷

才七日之婴呢
还不懂什么叫玩具
快七秩之叟了
早非玩玩具的年龄
我抱你在怀里，满足之情
竟像回到童年，抱着
一件精致的新玩具
这样的隔代遗传
幸而是隐恶扬善
该令我自豪，不知道
究竟哪一样更加得意
老来的玩具，少壮的诗集
都靠点天机，非但人力
我玩着你的小手
把可笑的--握稚气
托在我满掌的沧桑
愿这只小手，当你张开
不论是顺手或是拗手

都能够用劲地把握未来
我玩着你的小脚
幼细的十趾尚未着地
一生一世的长征
尚未起程，只默默祝福
不论是坦途或是险路
每一步，你都踏得安稳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食 客 之 歌

如果菜单

梦幻

像诗歌

那么账单

清醒

像散文

而小费呢

吝啬

像稿费

食物中毒

呕吧

像批评

一九九五年十月

后记：愁予得奖宴客，对菜单精选美肴。菜单分行横排，名目缤纷华美，愁予叹曰：“菜单如诗歌！”我应声答曰：“账单如散文！”众客失笑。回家后续成此诗。

劝一位愤怒的朋友

说到此事
你说气得半死
甚至在噩梦中
咬牙,切齿

其实此君
是公认的无耻
不论是谁提到
都会不齿

既然如此
就把他忘掉吧
区区这些鸟事
何足挂齿

不如且笑一笑
吃吃,嗤嗤
露出你的天真
一排牙齿

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

深 呼 吸

——政治病毒一患者的悲歌

那医师终于放下了听诊器
带点困惑的表情说
“你的胸腔太窄了
容不下幢幢的黑幕
你的胃纳太小了
消不化窃窃的丑闻
你的耳朵太浅了
装不了夸夸的谎话
而血压也太高了
受不了更多的刺激
你的心脏,尤其,太脆弱
经不起一再的暴力
你的横膈膜太紧了
负担着太久的郁积
只怕你体质太敏感
挨不过这两次选举
公元前楚国有一个病人
罹患过类似的自虐症

这洁癖，医不好更患不起
又有个杞国人神经衰弱
担心女娲天没有补好
大难自半空怕会飞落
也许你正是隔代遗传

我唯一的建议
是退掉报纸，关掉电视
避过早晚一再的打击
麦克风必须躲开，还有
台上那几张真假面具”

于是他戒掉了晚间新闻
放弃了，啥米碗锅，所谓
知的权利，知了又能够如何？
还不如知了知了听蝉叫
每到黄昏，三台发作的时辰
你看他，独坐在防波堤上
对着海峡的空空，茫茫
水平线总没有谁在牵线了吧？
潮水汹汹，也不像有谁在鼓动
落日一沉，对着无主的晚景

他开始深呼吸
从鼠蹊到小腹到横膈膜
从腐败的肺叶烂蜂窝的肺泡
从长苔的支气管支气管到气管
从生菌的咽喉与鼻窦他呼出

驱妖赶魔他狠命地吐出
日夜积压的那一腔暮气
掀顶而出的那一股怒气
戾气,脾气,小气,鸟气,废气,晦气
还有流气,油气,邪气与腥气,种种
坏风气,恶习气,令人丧气又生气
你看他,独坐在天地之间
推开狱窗,一排禁锢的肋骨
向无限与永恒徐徐地吸进
为缺氧的梦深深地吞人
淋漓的元气
澎湃的水气
磅礴的大气
周行不殆沛然而不衰的浩气
先知的胆气
英雄的豪气
烈士的骨气
隐者的傲气
化一切的暮气沉沉为朝气
把污染的生命洗个彻底
而使气管无碍
血液重生
肺腑开放
眼神分明
直到那深呼吸,安详而舒畅
频率起伏接通天风与海流

一排三尊石像,他坐在中央
而为何达摩在左呢,许由在右
那他又是谁呢——“我,是谁?”
他正待扪心自问,却发现
右手怎么抬不起了啊右手?

一惊而醒
又一辆竞选的宣传车
咆哮而过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

灿烂在呼唤

——写在夏菁七十岁生日

想起今日
独自在海外
你把生日蛋糕
圆满而且多层
当乡愁的横断面
一刀切开

密密七十圈年轮
从霜皮到木心
无情的锋刃
向神秘的焦点
一九二五
探你生命的起源

想当初从里向外
把自我中心的世界
你一层又一层推开
到第三圈上

我的初啼再响亮
也不入你耳里

要等到三十圈外
岛上丰沛的雨水
将我们灌溉
双树才交柯接叶
嚶嚶的共鸣
一呼一应

可惜四十圈后
我们就分走
各自离心的方向
却不时回首
岛上少年
同心的时光

而七十圈以后呢
当霜皮凋尽
而木心未朽
则歌与一切
都会回到当初
那神秘的焦点？

回到生命的起点
当一切年轮

都转成光轮
灿烂在轴心呼唤
魂兮归来
西方不可以止兮

归来,归来
起点正是终站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

附记:诗人夏菁生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长我三岁,刚过七十岁生日、四十年前,我们同在台北,并驰诗坛者历十余年,其后他定居美国落基山下,良晤遂少。他是森林专家,所以我由圆形蛋糕想到树心的年轮。

母 难 日 (三题)

今 生 今 世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矛 盾 世 界

快乐的世界啊
当初我们见面
你迎我以微笑

而我答你以大哭
惊天,动地
悲哀的世界啊
最后我们分手
我送你以大哭
而你答我以无言
关天,闭地

矛盾的世界啊
不论初见或永别
我总是对你大哭
哭世界始于你一笑
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天 国 地 府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母音

但是她住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号码
何况她已经睡了

不能接我的电话
“这里是长途台
究竟你要
接哪一个国家?”

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国,是什么字头
地府,有多少区号
那不耐的接线生
咔哒把线路切断
留给我手里一截
算是电线呢还是
若断若连的脐带
就算真的接通了
又能够说些什么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

登 高

——重九日自澳洲返台

重九佳节,登高避难
多神秘而又美丽的传说啊
我也一一虚应了故事
整天在幻蓝里御风飞行
时速七百里,攀高三千丈
把桓景一家人的野餐
抛在东汉的某一座山顶
至于菊花酒呢,早在晋末
就被陶公饮尽了,只好
用空姐斟来的红酒充当
我骑的飞行袋鼠“旷达士”
辞澳洲,越印尼,踢踏新加坡
与香港,七千里一日便飞还
把南半球奇异的星座
叮叮当当,全挂在赤道下方
而贪睡的无尾熊宝宝
全留在犹加利树的枝上
这样的缩地术,即使

费长房恐怕也自叹不如
却担心夕暮到家,既无鸡犬
也没有牛羊能代我赎罪
传说的劫数该如何担当
母亲生我于多难的重九
登高久成了我命中的隐喻
费仙驱鬼,倚仗的是神符
“后失其符,为众鬼所害”
而我驱鬼,凭的是诗篇
只要一日诗在,笔未缴还
就无畏百祸千灾,包括空难
生辰断非死日,更何况
诗,还有一千首未写完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七日

悲 来 日

——百年多是几多时

这年去年来悠悠的厮守
元宵到清明,端午到中秋
并非永无止境的特权
神所恩赐的神也能没收
你的皱纹啊我的白发
是变相的警告,不落言诠
新婚之乐才恍如昨夜
一世夫妻倏忽已晚年
脉脉相依,多少朝朝暮暮
一灯如渡,把我们从黄昏
从黄昏的温柔领到黑夜
双枕并舷,把我们从黑夜
从黑夜的幽深引到清晨
只怕有一天猝然惊寤
双枕并排只剩下了一枕
不敢想究竟是谁先,只怕
先走固然要独对邃黑
留后也不免单当孤苦

不敢想，在诀别的荒渡
是远行或送行更加悲伤
只怕不像洞房的初夜
一个，睡的是空穴
一个，枕的是空床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秋 后 赖 账

垄断过十里街景
可怜这满城选旗
曾经招展迎风
呐喊过三色的口号
攻占不安的安全岛
升高广场的战争
却不敌一串密集的鞭炮
在呛咳的硝烟纸雨里
杆折,旗倒,全军覆没
不分敌友,更无论编号
只见伤亡枕藉,满坑满谷
一夕之间全作了废票
而不论上面印的是什么
这一切信誓旦旦,大言炎炎
样版的丰采,招牌的笑面
管你是正是反,是倒是颠
一视同仁,都被车尘抹黑
除了风,偶然来翻弄

再也没行人掉头回顾
就连当初
闹热滚滚
那些拍胸握拳的候选人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夜 读 曹 操

夜读曹操,竟起了烈士的幻觉
震荡腔膛的节奏忐忑
依然是暮年这片壮心
依然是满峡风浪
前仆后继,轮番摇撼这孤岛
依然是长堤的坚决,一臂
把灯塔的无畏,一拳
伸向那一片恫吓,恫黑
寒流之夜,风声转紧
她怜我深更危坐的侧影
问我要喝点什么,要酒呢要茶
我想要茶,这满肚郁积
正须要一壶热茶来消化
又想要酒,这满怀忧伤
岂能缺一杯烈酒来浇淋
苦茶令人清醒,当此长夜
老酒令人沉酣,对此乱局
但我怎能饮酒又饮茶

又要醉中之乐,又要醒中之机
正沉吟不决,她一笑说
“那就,让你读你的诗去吧”
也不顾海阔,楼高
竟留我一人夜读曹操
独饮这非茶非酒,亦茶亦酒
独饮混茫之汉魏
独饮这至醒之中之至醉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隔一座中央山脉

——空投陈黎

就像发球一样
隔了一整座中央山脉
你从早餐桌上
发过来一枚朝暾
等我接到时
已变成海峡的落日
灼灼，仍感到余温

到夏天你也会
从东岸的前卫
发过来一阵台风
太平洋怪胎的撒泼
等我接到时
风头已变成风尾
呼呼，仍感到余威

有时你会即兴
从邃秘的海底

发过来一排地震
菲律宾板块的推挤
等我接到时
六级已变成二级
轰轰,仍感到余势

现在该我发球
隔了一整座中央山脉
看我把余温,余威,余势
收拢在如来的掌心
只吹一口气
就变成一只回力球
霍霍,弹回花莲去

东岸的诗人
且
看
你
如
何
接
我
这
一
球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日

附录

与永恒对垒

——和余光中老师

陈 黎

球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北回线火车上
打开午后的早报,惊见一枚穿过梦与地理
破壳新生的老太阳,它慢慢升起停在闪亮的
窗玻璃上凝视我,激发我,丝毫不因
火车或我心跳的加速,倾斜它的优雅

它居然跟着我到达了台北车站,跟着报纸
摺进我的行囊。如果行囊是诗囊,是否诗句
如记忆,和铁轨一样长,节节存进时光以外
奇异的光中自足地熟着的阿波罗的巨蛋?
这一球,顺转弯的铁轨南下将一路滚向高雄

到达诗人所在的西子湾。甚至,跳上他窗外
纤细如缪斯左右手的两道长堤在指尖的
灯塔激起两三倍灯塔高的浪花。那样的诗意
我也曾在东岸的太平洋边见过,海啸的谣传

台风的前哨,甚至更高更高,卷起千堆雪

在午夜醒觉的梦的海岸

然则梦的地理没有固定疆界,一如诗的球场
忽远忽近忽虚忽实,忽然又改变形状
让阻绝的山脉变成暗喻的跳板,让不可能
相遇的两片波浪打在同一座灯塔。此刻
他应在晚风的窗前笑我,笑我踌躇游移

手忙脚乱,不知该选哪一支球拍或诗的节拍
把这强劲的变化球反击回去,一枚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的老太阳。他大概没想到,这次
我转换战略借力使力,用力把球挥向未知的
远方,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与永恒对垒

附注:一九九六年二月过高雄,访余光中老师于西子湾中山大学,相谈甚欢。说到岛屿东岸、西岸的海,花莲的地震、台风,余老师说可以有诗。二月十五日从花莲往北途中,意外在联合报副刊读到余老师的〈隔一座中央山脉——空投陈黎〉。

与海为邻

与海为邻
住在无尽蓝的隔壁
却无壁可隔
一无所有
却拥有一切

最豪爽的邻居
不论问他什么
总是答你
无比开阔的一脸
盈盈笑意

脾气呢当然
不会都那么好
若是被风顶撞了
也真会咆哮呢
白沫滔滔

绝壁,灯塔,长堤
一波波被他笞打
所有的船只
从舢舨到趸船
都拿来出气

有谁比他
更坦坦荡荡的呢?
有谁又比他隐藏着
更富的珍宝
更深的秘密?

我不敢久看他
怕蛊魅的蓝眸
真的把灵魂勾去
化成一只海鸥
绕着他飞

多诡诈的水平线啊
永远找不到线头
他就躲在那后面
把落日,断霞,黄昏星
一一都盗走

西班牙沉船的金币
或是合浦的珍珠

我都不羡慕
只求做他的一个
小小邻居

只求他深沉的鼾息
能轻轻摇我入梦
只求在岸边能拾得
他留给我的
一枚贝壳

好搁在枕边
当做海神的名片
听隐隐的人鱼之歌
或是搁在耳边
暧昧而悠远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

高雄港上

向那片盎蓝巫蓝又酷蓝,无极无终
伸出你长堤的双臂
一手举一座灯塔
向不安的外海接来
各色旗号各式名目的远船
吞吐累累货柜的肚量
吃水邃深,若不胜长程的重载
远洋的倦客踏波而来
俯仰更颠簸,历尽了七海
进港的姿态却如此稳重
船首孤高,傲翘着悬崖
后面矗一排起重机架
楼舱白晃的城堡,戴着烟突
驶过堤口时反衬得灯塔
纤秀而小,像一对烛台
一艘警艇假在她舷下
若鸡雏依依跟随着母鸡
就这么俨然,岸然,她驶进了港来

修硕的舷影峨峨嵯嵯
像整排街屋在水面滑过
而如果有雾，或渔船挡路
一声汽笛，你听，她肺腑的音量
便撼动满埠满坞的耳鼓
一路掠水而来，直到我阳台
那一系列以海景为背景的盆景
都为之共震，可以窥见
从海棠的绿深红浅之间
银灰色一艘巡洋舰，船首
白漆的三位数番号，炮影森严
与进港的货柜轮交错而过
正驱向堤外的浪高风险
更外面，海峡的浩荡与天相磨
水世界的体魄微微隆起
更远的舷影，幻白贴着濛濛青
已经看不出任何细节了
隐隐是臃肿的巨舶两三
正以渺小的吨位投入
卫星云图的天气，众神的脾气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祷 问 三 祖

海峡茫茫，一汪水蓝的天堑
纵然难渡，也从不拦阻
寒流横越过卫星云图
带来古梅树开花的消息
把神农古历书上的节气
分一点点给这个孤岛
或是高纬远飞的倦客
来我们的树上避寒，歇脚
或是锯齿做花边的邮票
载来对岸渺渺的乡情
但是这一闪青天霹雳
最贵的烟火，最不美丽
无端端破空长啸而来
却烧断所有西望的眼神
把乡愁烧成绝望的乡痛
不禁仰天要祷问妈祖
海峡的守护神啊慈悲无边
两岸同是拜你的信徒

为何要把温馨的香火
烧成令你落泪的战火
不禁要质问螺祖，为何
千丝万缕绸缪的蚕丝
一把野火要烧尽乡思
不禁要质问佛祖，几时
才把这一簇火箭度成莲花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

苗栗明德水库

森森青翠的深处,是谁
私藏了这一泓明媚
只让童话来投影
不许世界偷窥
山之重围是不会泄密的
悬梦的吊桥也不会
惊疑是怎么误闯进来的
正想问一问闲鹭
这反常的静有什么天机
只见夕凉的长镜上
悠悠扇起了一羽素白
拍着空阔的浩淼

斜

斜

渡

去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不朽的旱烟筒

戴一顶宽边的草帽
坐一条狭长的板凳
握一根旱烟筒,六节竹管制成
光脚丫子自得闲趣
乱须疏疏地飘着灰白
却显得是累了,老来
胡子总不免带一点忧郁的
但排开海报上的一切美景
假日酒店,长江大桥
和灯火满城的艳艳夜色
一下子就将我捉住的
是你沧桑而深刻的眼神
总是蚕丛与鱼凫的后人
我从未见过你,却感到
一见如故,无比熟稔
顺着你专注的凝神,我就能
回到自己小时候,有时见你
在茶馆里跟人摆龙门阵

有时在朝天门的码头
你顶着峻斜的石级
挑着重担,向坡势仰蹬
汗滴在烫脚的石上,有时
向春水田里你低头插秧
秧歌跟布谷高低呼应
有时,你抬我坐着滑竿
跟后面的轿夫一接,一传
“天上有颗星,地上有个坑”
长竿轧轧,只见重压下
你汗湿的双肩起起伏伏
蜀道之难由你来担负
而在赶场的日子,有时
在土沱或是在悦来场
石板的街边你蹲守着摊位
卖新编的蒲扇或是草鞋
——正如此刻在海报上
有一搭没一搭,你抽着旱烟
多少年了,又与你见面
我这把秤啊久已失衡
又找到了秤砣,称出斤两
一缕乡魂是多少重量
记忆倒溯成扬子江水
逆三峡而回溯,不知
你不朽的旱烟筒可不可能
在嘉陵江口等待

一去就半个世纪,整整
有谁啊还能够指认
满头霜雪,这下江人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

吊 济 慈 故 居

岂能让名字漂在水上
当真把警句咳在血中
“把蜡烛拿来啊，”你叫道
“这颜色，是我动脉的血色
一个药科的学生怎会
不知道呢？我，要死了”
写诗与吐血原本是一回事
乘一腔鲜红还不曾咳干
要抢救中世纪未陷的城堡
古希腊所有岌岌的神话
五尺一寸的病躯，怎经得起
冥王与缪斯日夜拔河
所以咳吧，咳吧，咳咳咳
发烧的精灵，喘气的王子
咳吧，典雅的雅典古瓶
那圆满自足的清凉世界
终成徒然的向往，你注定
做那只传说不眠的夜莺

在一首歌中把喉血咳尽

两百年后,美,是你唯一的遗产
整栋空宅都静悄悄的
水松的翠荫湿着雨气
郁金香和月季吐着清芬
像你身后流传的美名
引来东方的老诗人寻吊
——我立在廊下倾听
等一声可疑的轻咳
从你楼上的卧室里传来
唯梯级寂寂,巷间深深
屋后你常去独探的古荒原
阴天下,被一只沧桑老鸦
聒聒,噪破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飞越西岸

“我们正飞越台中市”那机长说
“现在的高度是一万八千英尺
地面温度二十八度，天气晴朗”
从小巧的机窗，窥探人间
交锦错绣的金丝线
正编织西岸灿灿的夜景
串不尽翡翠与玛瑙，盘盘，困困
向繁华的蕊心辐辏，聚焦
数不清的蛾，蝶，金甲虫，纷纷
那许多颤动的发光体啊
全落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闪闪地挣扎，飞，不出去

太高了，下面的赌咒或祈求
能听得见吗？这贪婪之岛
今晚若有人在仰天祷告
我的高度正是神的高度
正好俯听下界的不平

但愿我真是一尊神，破空而降
向那张密密的金网
把那只人人都喊捉
却无人敢捉的黑蜘蛛
霹雳一探臂就逮住
只恨我并非神明，徒任
那一地感人的豪奢
炫耀它虚幻的病态美
何况机翼已倾斜，轮架正辘辘
像一只无助的飞蛾，我同样
被那张魔网吸——下去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

时 装 模 特 儿

早春还不见动静
奇幻的伸展台已经
搭一座接梦桥
将水仙的队伍
提前引渡

让全世界苦苦伸颈
却不肯展波一笑
矜贵的眼神
只对空青睐
不与仰慕者相交

难追曼妙的捷足
惊喜一瞥
谁能把风行叫住呢
早就转过脸去了
婀娜中带着坚决

窈窕中带着帅气
侧影亭亭
何用翩翩起舞呢
矫健的步伐
已经够世界注目

闲闲回身，又是一季
转趾，旋腰，摆臂
美学齐备于一身
端庄不妨蛊惑
把前卫的风格完成

只留下失落的我们
意犹未尽
目送远颀的背影
被绝情的接梦桥
纷纷，接去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

雪 山 (二题)

——观王庆华摄影

至 尊

天黑地白,终古相对
这便是你的面貌么,洪荒
中间是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列刚毅的石颜
皱纹美丽,轮廓雄奇
众峰至尊的长老
开天辟地的造山运动
该是你童年的记忆

圆 柏

天蓝得如此深邃而神秘
地白得如此纯洁而天真
天地之间
一列苍劲的圆柏
风也吹不倒
雪也压不弯

日也晒不坏
在海拔不能再拔高的高处
犹自挺拔地撑起
如此高傲不屈的空无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

成 都 行

入 蜀

也不用穿栈道
也不用溯三峡
七四七只消一展翼
便扫开千里的灰霾如扫开
半世纪深长的回忆
把我仆仆的倦足
轻轻放下,交给了成都
我入了蜀

辣喉的是红油
麻舌的是花椒
大曲酒只消一落肚
便扫开岁暮的阴寒如扫开
半世纪贪馋的无助
把我辘辘的饥肠
熊熊烧烫,交给了火锅
蜀入了我

出 蜀

七四七忽然发一声长啸
猛撼诸天惊骇的云层
便赫赫轰轰纵上了青霄
 壮烈的告别式
就用如此断然的手势
把我拔出这盆地,这天府
把无鸟噪晨无猫叫夜的古都
把无犬吠日也无日可吠的蓉城
把满城的茶馆,火锅店,标语,招牌,标语
把满街的自行车,三轮车,货车,面的
把法国梧桐,银杏树,金黄的秋叶
把草堂,武侯祠,三苏祠,二王庙
仰不尽的对联,跨不完的门槛
一炷香自在地上升,流芳了千年
怕什么风吹呢什么运动?
把乐山的大佛,都江堰的雪水
把峨眉到玉垒,古今的浮云
把巴金的童年,李白的背影
把一万万巧舌的巴腔蜀调
大摆其龙门阵,不用入声
滔滔不断如四川南注长江东流
把三分国,八阵图,蚕丛的后代
把久别的表亲,七日短聚
把送行的蜀人,挥手依依

这就么绝情地一摇机翼
全都抖落，唉，在茫茫的下方
但一缕乡思却苦苦不放
一路顽固地追上了天来
且伴我越大江，凌云贵，渡海峡
先我抵达了西子湾头
只待我此岸独自再登楼
冒着世纪末渐浓的暮色
隔海，隔世，眷眷地回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别 金 铨

满厅黄菊
一排黑衣
侠女全到齐了
阵容悲肃铮铮有剑气
能吓退东厂的鹰犬
却难挡师父啊
这要命的阴曹

歇下吧
六十六岁的筋骨
莫要再抵抗金属疲劳
该怎样把你接去呢
除了用一场烈火
一场真金的火炼
熊熊,将你焚烧

只剩下一轮古月
像龙门客栈的灯笼

高挂在明代的风里
朗朗照着众侠客
为救护忠良的遗孤
一夜辛苦
奔走在江湖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日

问 风

究竟,晚风啊,从何处你吹来
怎么似幻似真
带一点薰衣草的清芬
令人贪馋地嗅了又嗅
怀疑是谁,是你吗,在上风某处
把新沐的长发梳了又梳
否则怎么会似有似无
恍惚觉得有一缕两缕
有意无意拂过我颈际
令人惘惘地闻了又闻
问风啊究竟从何处你吹来
怎么带点奇异的香气
像是风信子在上风初开
紫色的风信子或者薰衣草
也就难怪窗外的阳台
暮霭怎么也带点淡紫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

飞行的向日葵

——致海尔·鲍普彗星

雨季来了又去了
一连三日，刮起呼啸的劲风
扫净浊雾，辟开空阔的青穹
赫然你来了，天外的远客
比西藏更复远，密宗更神奇
你来了，西北的星空顿然轰动
所有的镜头都忙着调焦
所有单筒与双筒，都在惊叫
说，你来了，失踪的浪子
久配的流犯，一去四千二百年
一朵向日葵恋母成病
转身寻你光灿的故乡
回头的彗头青发飞扬
被抚于太阳风炎炎的火掌
横空一亿里曳着孺慕
上次你来时，我渺茫的先祖
放下青铜爵愕然仰望
刺眼的异象令人不解

日蚀,月蚀已经够反常
何况你无端地闯进闯出
乱了历书濛鸿的节气
八卦,五行都安顿不了
你当真映过舜目重瞳
掠过夏禹和诺亚的洪波
见证过夸父和共工的故事
一去无消息悠悠四千载
漫长的前文该如何提要呢
神话与宗教,上次你来时
多半还没有诞生,何况是历史
屈原与荷马,孔子与耶稣
苏格拉底与释迦牟尼
夜长梦多,全是你走后的事
我惶骇的祖先把天灾,人祸
全怪在你头上,不,在你彗尾
改朝,换姓,兵燹,凶年
都怪你出现得不对
为什么这次你归来,偏偏
要挑上日全蚀不祥的时辰
来投奔戴黑面纱的母亲
把家变演上全世界的头条
其实你原是雪球,一团邈邈
因太阳照顾而扬名星际
把微尘喷成唯美的飘发
木星贬你做冰囚,抛你

去荒寒的边境，幸有太阳
迢迢地将你召回母乡
你我原都是宇宙的过客
在真空的戈壁偶然过夜，就着
太阳的风火炉烘手取暖
你逆风刷发，我探火炼诗
我以七十岁为一夜，你以四千年
今夕才一见就要告别
我只能说晚安了，你还可说再见
而这风火炉，当初，开天辟地
是谁造的呢 还能烧多久
该谁来负责？而我又是谁呢，终究
不休的太空客啊，而你，又是谁？
向无壁回音的星墟啊我仰问
猎户与天狼，北斗灿灿与河汉耿耿

一九九七年四月四日

水 乡 宛 然

——观吴冠中画展

曾经,有一条小运河名叫清畅
船去船来,流过后院的粉墙
把木门咿呀推出去
便是江南粼粼的水乡
一叠石阶斜落到水面
把我的赤脚引进波光
那惊喜的沁凉,青苔听说
从上游到下游,所有的桨
所有的桥,所有的鱼虾都共享
后来它就没入了记忆
被战争掳走,不再回头
等到临老再回到苏州
问所有的新桥,都说没见过
所有的孩子,都说不知道
低头问水,那迟滞的腥浊
怎么也照不出我的面目
我转身踏上归途或是不归途
几乎要放弃了,却被吴翁

在背后一拍肩把我叫住
“且跟我来，”他神秘地笑说
便带头领我，一路顺着
他妙手布下的线索和墨痕
回到后院那小运河堤边
顺着青苔石板，一级级
就这么恍然步下河去
直到水凉触肌
一条鱼认出了我，泼刺跳起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只为了一首歌

——长春赴沈阳途中

关外的长风吹动海外的白发
萧萧，如吹动千里的白杨
我回到小时的一首歌里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慷慨的后土，十二亿人的粮仓
两面的玉米田延伸到遥远
高速路的分发线激射向天边
为何我竟然逆风南下呢？
我应该顺着歌谣的方向
卢沟桥、秦皇岛、山海关
铁轨压榨着枕木的沉痛
从南边，从抗战的起点来到沈阳
只为了一首歌捶打着童年
捶在童年最深的痛处
召魂一般把我召回来
来梦游歌里的辽河、松花江
让关外的长风吹海外的白发
萧萧，如吹动路边的白杨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重九送梅新

传说登高那一天
也不带家人
也不告朋友
你竟然独自远行
难道异域
当真是另有风景？

我赶去车站送行
月台早已空空
站长不解说
你行色太匆匆
头也不回
还掉了一只提袋

我接过袋来
发现里面也空空
像人散后的月台
只有几页诗稿

还未写完,梦
才做了一半

问遍菊花
菊花默默
问遍茱萸
茱萸无语
究竟,是谁把你接去?
是费翁还是陶潜?

提着空袋
望着远方
不知道明年重九
我的生日,你的忌辰
究竟该哀悼
还是庆幸——
这苦难的世上
放走一位诗人
而渺茫的山上
召回一位神仙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无 论

无论左转或右弯
无论东奔或西走
无论倦步多跚跚
或是前途多漫漫
总有一天要回头
回到熟悉的家门口
无论海洋有多阔
无论故乡有多远
纵然把世界绕一圈
总有一天要回到
路的起点与终点
纵然是破鞋也停靠
在那扇,童年的门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残 荷

——题杨征摄影

半盘的雨珠,滚过
满盖的月色,托过
纤纤的蜻蜓,栖过
阁阁的蛙族,藏过
田田摇翠的浑圆
曾经在风里翻掀
掀起仲夏的封面
一页一页的阔边
交叠的绿荫为何
竟已掀到了封底
只剩下这一池空寂
纵枯茎举臂,残叶握掌
怎能挽回六月的盛况
——水镜开奁
 倒影照艳
粲然,那许多红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水仙

半钵清浅就可托洁癖
满室幽香已暗传风神
从石蒜肥硕的胎里
拔起亭亭的青翠,撑起
如伞的花序,如雪的
纯白,也是六瓣,戴起
金色的副冠多帅气
甘冒严寒,忍受刻骨的雕刑
赶在元宵,所有情人的前面
踏波而来,来赴我灯下
今年的约会,疑幻疑真
水仙的节庆,美的凯旋
不须燃亮世俗的烛光
你高擎的那一簇灿烂
正是爱神
自惊艳中,诞生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高 楼 对 海

高楼对海，长窗向西
黄昏之来多彩而神秘
落日去时，把海峡交给晚霞
晚霞去时，把海峡交给灯塔
我的桌灯也同时亮起
于是礼成，夜，便算开始了
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
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
照着白发的心事在灯下
起伏如满满一海峡风浪
一波接一波来撼晚年
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
除了窗口这一盏孤灯
与我共守这一截长夜
写诗，写信，无论做什么
都与他，最亲的伙伴
第一位读者，就近斟酌
迟寐的心情，纷乱的世变

比一切知己,甚至家人
更能默默地为我分忧
有一天,白发也不在灯下
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
除了把落日留给海峡
除了把灯塔留给风浪
除了把回不了头的世纪
留给下不了笔的历史
还留下什么呢,一生苍茫?
至于这一盏孤灯,寂寞的见证
亲爱的读者啊,就留给你们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日

听高德弹贝多芬

——Glenn Gould: The Emperor Concerto

你灰蓝的眼瞳越过一切
与贝多芬的怒眉冥冥相接
善感的灰蓝,奇幻的灰蓝
洞见我们所无力窥探
音乐厅的盛况,一排排耳朵
对你不过是空厅,只有
柔目与怒眉在一问,一答
用琴键你问,用鼓号他答
密密的耳丛在暗处窃听
听你灵异的手指啊
娜长而善舞,夭矫若巫
 重播,轻叩
 旁敲,侧击
向长长一整排八十八键
黑起白落,召来德意志
刚亢的意志来君临空厅
入神,出神,忘我的眼神
入彀,出窍,中魔的知音

突然间幸好众乐齐作
把失魂落魄，断然，都喝醒

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

七十自喻

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
河口那片三角洲
还要奔波多久才抵达？
只知道早就出了峡
回望一道道横断山脉
关之不断，阻之不绝
到此平缓已经是下游
多少支流一路来投奔
沙泥与岁月都已沉淀
宁静的深夜，你听
河口隐隐传来海啸
而河源雪水初融
正滴成清细的涓涓
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
河水不回头，而河长在

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

老 来 多 梦

老来多梦,不知道有什么象征
不知要怪床或是怪枕
怪枕头太短而夜太长
怪枕头太软而头颅太硬
怪床头没有把北极对准
令磁场不正,而床沿的方向
也没有配合汹涌的海峡
怪墙头的名画令人不安
睡前更不该读尼采,叔本华
令床伴不胜其烦,嗤我
不过是庸人自扰吧,与什么
磁场啦哲学啦有何关
说罢一翻身,背对着我
继续做她的至人无梦
我调整了枕头,移了床位
把墙头的达里换了达·芬奇
睡前改看平庸的社论,或者
金石堂银石堂叮当的新书

却依然多梦,乱吃吞吐
有时更砉砉磨牙,把床伴
无辜的黑甜之乡咬成
锯齿齟齬的不规则形状
真是愧对娇妻了,却又不能
滥用同床异梦的成语,只因
她一夜沉酣根本就无梦
情况始终无起色,也没有
听她的劝勉去心理治疗
若是少年的绮梦啊遗迹斑斑
或是圣人的噩梦,关系
帝国的兴亡,也许还值得
去躺在昂贵的催眠榻上
或求助占星术,转动水晶球
或翻遍弗洛伊德的名著
我梦的无非是一些小杂魔
何曾有什么英雄气盛
或儿女情长,上则不配
入悲剧或史诗,下又不足
探讨离奇的神经病史
凡我所爱的面孔或景观
母亲的慈颜,童年的玩伴
嘉陵江边古陋的小城
江南运河多桥的水乡
始终都不肯为我入梦来
醒时的苦念梦中不补偿

却牛鬼而蛇神，鸡零而狗碎
出没无常来祟人梦乡
追记，却从来说不清楚
只觉得幻境咄咄逼人
一翻身便忘了，再翻身
鱼肚已经翻出了黎明，正如
走私的珠宝无论多琳琅
都难过严关的边境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苍 茫 时 刻

温柔的黄昏啊唯美的黄昏
当所有的眼睛都向西凝神
看落日在海葬之前
用满天壮丽的霞光
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
向我们这世界说再见
即使防波堤伸得再长
也挽留不了满海的余光
更无法叫住孤独的货船
莫在这苍茫的时刻出港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

一 张 椅 子

一张椅子究竟
坐几分之一
才算是谦虚？

绝不能超过
四分之一
最初，你说

但后来你变大了
而椅子呢
开始嫌小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七
你渐渐失去重心

而一张椅子
似乎已嫌少

甚至两张

你愈变愈笨重

四只椅脚

已开始呻吟

危险的吱吱

下面的蚂蚁

全听见了

我还来不及

大叫当心

椅子已解体

你跌在曾经

是椅子的地方

对满地碎片说

“你们要检讨!”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共 灯

从一本古书上抬起倦眼
惊见那许多小青虫
热闹而又兴奋,隔着
初夏乍暖的窗子,贴着
玻璃的背面蠕蠕攀爬
原来窗口这一盏小灯
寂寞如它夜读的主人
竟有这些稚气的生命
蠢蠢然挤来与我共享
我全然不知,小飞客们啊
昆虫学叫你们什么名字
不知从何处你们飞来
明晚此时又飞去何处
却无妨隔着这一片透明
珍重一夕共灯的缘分
但主人的这一点心意
小飞客们不知道是否
真能够领情,一时只见

青嫩的微躯向我袒腹
沿着长窗垂直的峭壁
辛苦地落下又再爬起
六足纤纤不胜其繁忙
我着魔的眼睛凝望久久
无意间越过这一队飞客
投向后面神秘的星空
惊见那一簇啊又一簇
美得多感人的光族,不知
天文学叫他们什么名字
不知那辉煌从何年开始
更不知终究要亮到几时
或许隔光年也无非像是
隔着一扇奇幻的天窗
众星灼灼也瞥见了,一只
无端的小青虫,不知
叫什么名字,为何在此
更不知再一瞥,已过千年
小青虫也罢,灯主也罢
又统统都去了,哦,何处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风 声

你问我什么音乐最耐听
当然是寂静,我说,无边的寂静
至上的耳福是听域透明
当聒噪都已淀定
其次是风声,远从世界的尽头
无端地吹来,尤其在日落时分
令整个海峡都为之振奋
那呼啸的高调再三强调
一个单调的快调,所向披靡
庞然沛然的大气扑来,磅礴无比
那是造化在吐纳,神在运息
鼓励我肺叶飘飘,若风筝要跃起
令人兴发,猜想那一股元气
卷地而来,要扫尽沉沉的暮气
必然隐带着天机,似乎要诉说
一个故事,比人类更苍老
当传说与宗教尚未开端
天地初分,阴阳蠢蠢

大野一任这飒飒单调
用强调的高调日夜呼啸
催一个阵痛的星球诞生
那原始的喉音,唇音,齿音
究竟预警怎样的命运
世纪将尽而先知不来
后知嘈嘈而天启不开
凡耳如我又岂能妄断?
但海浪翻白显然已听懂
不然何以都激昂而奋飞
却飞腾不去,只能轮番地鞭打
几乎淹没的灯塔与长堤
连我面海的高窗轧轧
也都不放过,若非
我及时推椅,关窗
这薄薄的诗稿早随飘飘去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月 色 有 异

灯塔向天，长堤向海
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湾名西子而西子何在？
从未兑现的预言啊
等了一千年仍是空待
直到今晚，月色有异
月色有意，拭出一轮圆满
脉脉的清光就是当年
照你梳妆的那一面吗？
此夕高悬成美的焦点
就为了照你浣纱归来
施施将迷离的树影拂开
像拂开古来一层层典故
无边的月色都由你做主
只等你轻轻的莲步，一路
是真的吗，向我迎来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银 咒

当月色冰冰在我的屋顶
正诵着令人分心
令人蠢蠢不安的银咒
明知芬多精的精灵
今晚一齐出动了
在屋后的半山坡上
那翳天的榄仁树荫里
正鼓动神奇的夜氛
这可怜的短枕，不灵的渡船
怎能渡我到梦的深湾？
月色无垠，你的屋顶
烂银的流光也正在
念着那一卷缱绻经吗？
而你是人梦了呢，充耳不闻
还是早已被掳
一道无奈的银咒，月色无边
正将你团团围住？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

我的缪斯

岁月愈老,为何缪斯愈年轻?
当众人正准备庆祝
可惊啊我七十岁的生辰
蜡烛之多令蛋糕不胜其负荷
为何我剧跳的诗心
自觉才三十加五呢?
偏选在重九,秋神的节日
登高吟啸,新作达九首之多
豪兴像是放自己的烟火
这就是为何啊我的缪斯
我的缪斯,美艳而娉婷
非但不弃我而去,反而
扬着一枝月桂的翠青
绽着欢笑,正迎我而来
且赞我不肯让岁月捉住
仍能追上她轻盈的舞步
才二十七岁呢,我的缪斯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仙 枕

当世界太喧嚣而我太疲劳
何处能找到一只仙枕呢？
一只可以安眠的仙枕
按摩可怜的耳神经
且把焦灼的眼球啊
引入一个深沉的梦境
但试了无数次才了解
如此的仙枕世间所无
除非让这沉重的脑袋
偎在你含笑纵容的膝盖
窝我的烦恼在你胸怀
用纤纤的手指梳我的乱发
更轻轻抚拢我的眼睫
哼一曲特效的催眠歌
母性的鼻音令人恍惚
一个分神竟然被睡魔
推进了乌何有黑甜之乡
而如果你怜我转侧不安

怕我睡得还不够熟稳
可以再俯下身来,美目
在魅黑的发丛里明灭若星
向我的倦睫盖下一吻
把我反锁在无梦的至境
无梦的恬然,无忧,无惧
要梦做什么呢,你的暖怀
不正是一切美梦的归宿?
若最后你要我醒来
最神奇的方式,该是
向我的焦唇轻沾一吻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春 雨 绵 绵

春雨绵绵
从你的厝边到我的门边
春雨沥沥
从你的弄底到我的巷底
春雨淋淋
从你的屋顶到我的车顶
春雨潏潏
从你的窗台到我的露台
春雨潺潺
从你的花伞到我的黑伞
下吧，温柔的春雨
下一季缠绵的雨季
编织千层的水晶帘
窥你帘后绰约的明艳
只等你，雨季一停
就以虹神的不耐
把雨帘雾幕一层层掀开
在新霁赫赫的晴光里

摇响嫣笑的串铃
一路叮叮,迎我而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

给星光一点机会

给星光一点机会
合上你明媚的眼神
月蚀,五分钟也够了
至少应该有三分
给星光一点机会
低悬在你的耳垂
或是明灭地出没
在你飞扬的发波
给灯塔一点机会
把货船领回海港
给天河一点机会
好密密麻麻地分布
银碎的满穹烛光
给诗人一点机会吧
让他情怯的嘴唇
乘着月蚀的掩护
在深沉的卷潮声中
寻觅你,巫娘的丰唇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雕花水晶

每当寂寞无聊
就用一柄裁信的薄刀
轻叩案头那一只
雕花水晶的杯子
魔术一般
竟然就召来
你清纯的笑声
“那是什么声音啊？”
长途电话的那头
你惊奇地问道
“是你的笑声，”我说
于是你真的笑了
像一柄裁信刀
轻轻在敲
雕花如云的水晶杯口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

绝 色

美丽而善变的巫娘,那月亮
翻译是她的特长
却把世界译走了样
把太阳的熔金译成了流银
把烈火译成了冰
而且带点薄荷的风味
凡尝过的人都说
译文是全不可靠
但比起原文来呢
却更加神秘,更加美

雪是另一位唯美的译者
存心把世界译错
或者译对,诗人说
只因原文本来就多误
所以每当雪姑
乘着六瓣的降落伞
在风里飞旋地降临

这世界一夜之间
比革命更彻底
竟变得如此白净

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
下面平铺着皓影
上面流转着亮银
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
月色与雪色之间
你是第三种绝色
不知月色加反光的雪色
该如何将你的本色
——已经够出色的了
合译成更绝的艳色？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

因 你 一 笑

我的歌正要接近尾声
却因你投来的眼神
是那样带笑的明丽
而突然拔高了八度音
由低沉拔向慷慨
由原来盖顶的阴霾
突然着魔,像晚霞艳开
我的男高音拔向最高潮
你的亮笑飞过来参加
寂寞的独白变成对话
歌声和笑韵,一问一答
这世界本来准备要关闭
是为你一笑而决定再开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圣彼得堡

——俄国行之一

堡呢依然是彼得堡
城却不再是列宁城
革命家也被革了命
只留下三尊,两尊铜像
还斜斜地压着
再也镇不住的广场
由得导游去指点
也吸引不了观光客
懒得回望的目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
挂铜牌的故居斜对面
清冷的菜市场里
几个老嫗守着摊位
皱脸的沧桑对着
卖不出去的空瓶
另一个垂头蹲着
脚边的一只小铁罐
只讨到几枚卢布

我手中的一枚迟迟
不知该不该掷下
只怕拍嗒的--声响
非但救不了她,反而
令高贵的普希金啊
气得在墓里翻身

俄罗斯木偶

——俄国行之二

厚笃笃,胖嘟嘟
俄罗斯的旧民俗
用亮丽的油彩来描画
画出一个老公公
圆鼓鼓的胖肚肚
 旋啊旋
旋出一个老妈妈
圆鼓鼓的胖肚肚
 旋啊旋
旋出一个小娃娃
圆鼓鼓的胖肚肚
 旋啊旋
旋出一只小猫咪
圆鼓鼓的胖肚肚
 旋啊旋
旋出一只小老鼠
圆鼓鼓的胖肚肚
 旋啊旋

旋出一块小起土
以为这下旋到了底
不料里面还有声音
圆鼓鼓的小肚肚
 旋啊旋,噢
飞出一只小苍蝇

金 色 喷 泉

——咏香蕉

夜夜催眠,被马恩的河水
日日吻醒,被法国的艳阳
直到秋神来将你摘下
黑汁如夜色,白浆如曙光
混血而成黄昏的秘密
三百年前是贝希农神父
用一句魔咒的喃喃
将你囚入地窖的黑暗
颠来倒去,左旋右转
悠长而不安的浑沌里
你在梦中不断地翻身
终于魔咒应验,细口长颈
再也忍不住满腔芬芳
勃地一响,惊呼声里
一道金色的喷泉跃回世间
以此飨宾,谁不陶然?
以此浇渴,谁不醺然?
飞腾的泡沫升起幻梦
举着盛梦的高脚杯,谁,不飘然?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后 记

《高楼对海》是缪斯为我诞生的第十八胎孩子，也是高雄为我接生的第四本诗集。

取名《高楼对海》，是纪念这些作品都是在对海的楼窗下写的，波光在望，潮声在耳，所以灵思不绝。来高雄将近十五年，我一直定居西子湾中山大学的教授宿舍，住在甲栋四楼，无论靠着阳台的栏杆，或是就着书房的窗口，都可以越过凤凰树梢，俯眺船来船去的高雄内港，更越过长堤一般的旗津，远望外面浩阔的海峡。家居如此，上班就更加亲近水的世界了。山回路转，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四楼，西子湾港口的堤防和灯塔，甚至堤外无际的汪洋，都日日在望。高雄气候晴爽，西望海峡，水天交界的那一线虚无，妙手接走的落日，一年至少有两百多个。那正是大陆的方向，对准我的童年，也是香港的方向，对准我的中年；余下来的岁月，大半在这岛上度过，就像寿山、柴山一样，在背后撑持着我。十五年来如此倚山面海，在晚年从容回顾晚景，命运似乎有意安排这壮丽的场景，让我在西子湾“就位”。

无论如何，这寂对海天的场景，提供了我诗境的背景，让我在融情入景的时候有现成的壮阔与神奇可供驱遣，得以事半功倍。当然海峡就横陈在那里，人人得而咏之，就像江峡就隐藏在

那里，人人得而探之。只是在杜甫之前，江峡一直无主，杜甫之后，就收入他的句中，为他所有了。为诗人所有之后，也就为天下的读者所有了。

西子湾的海天久已成为我高雄时期诗作的背景，从最早的〈望海〉、〈梦与地理〉、〈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到最近的〈夜读曹操〉、〈高雄港上〉、〈风声〉，莫不如此。如果十五年来我未做海的邻居，则不论诗情如何澎湃，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更外面，海峡的浩荡与天相磨
水世界的体魄微微隆起
更远的舷影，幻白贴着濛濛青
已经看不出任何细节了
隐隐是艤舻的巨舶两三
正以渺小的吨位投入
卫星云图的天气，众神的脾气

——〈高雄港上〉

也不可能有如下的“互喻”虚实相生：

晚霞去时，把海峡交给灯塔
我的桌灯也同时亮起
于是礼成，夜，便算开始了
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
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

——〈高楼对海〉

有幸得宠于海神，我在西子湾的诗作不必刻意造境，只须自然写景，因为只要情融于景，就成了境。我读中国的古典诗，常震撼于其“气象”。例如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其中的地理唤起的空间感，自有一种浑茫的气象。又如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四句诗中竟有五个地名，却不嫌其繁多，反而感到诗意至少有一半是赖地理结构来完成。

在现代诗人之中，我自觉是甚具地理感的一位。在我的美学经验里，强烈而明晰的地理关系十分重要，这特色不但见于我的诗，也见于我的散文。时间与空间，原为现实的两大坐标，在中国古典诗中都极为强调。在这一方面，我的诗是相当古典也相当写实的。

古典诗当然不能说成是纯然写实，如果纯然写实，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古典诗人只是用现实做跳板，跳到一个虚实相生若即若离的意境。画家高庚就说，艺术家创作，是面对自然做了一个梦。十五年来，我有幸日夕与壮丽的西子湾相对，常以地理入诗。地理一旦入诗，就不再是地理的实境，而是艺术的“意境”了。李贺所说：“笔补造化天无功”，真是大胆而武断的美学。

《高楼对海》里的五十七首，至少有十六首是取材或取景于台湾，其中八首即以西子湾为场景，比例不低。若把定居高雄后的前三本诗集，《梦与地理》、《安石榴》、《五行无阻》也包括在内，则西子湾的山精海灵给我的天启，至少引出了二十四五首诗，分量不输我沙田时代吐露港上的收成。从一九七四年八月到一九九九年八月，诗人何幸，竟能四时山居，高楼长窗，坐对海蓝。没有这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海缘”，我诗中的世界必定无此“气象”。

去年我自中山大学退休，虽仍接受校方改聘，担任“光华讲座教授”，并兼授二课，终于还是搬出了西子湾的校园，迁来高雄的市区。新居虽然高在八楼，书房也比旧居开敞，但是当窗却换了街景，无论有多繁华、有多气派，毕竟不是烟波浩荡了。幸而中山大学还让我保留了文学院四楼的办公室，远望依然海天无阻，因而我的“海缘”尚未断绝。

《高楼对海》里的作品都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之间所写，真真是告别上个世纪的纪念了，也藉以纪念我写诗已达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我的第一首诗〈萨福投海〉写于南京，那窗口对着的却是紫金山。好久好远啊，少年的诗心。只要我一日不放下这枝笔，那颗心就依然跳着。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左岸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余光中集 (第三卷)

作者 =

页数 = 5 4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